

年

卷

期

1

4

第

第

1920-
1921

1-4-8

吳 9117

新 人

第 四 號

第 一 卷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四馬路中市泰東圖書局發行

文 化 運 動
批 評 號

「上」

編 輯 者 上 海 孟 樹 拉 路 四 八 四 新 人 社

編 輯 通 訊 上 海 南 成 路 新 樂 里 一 七 七



報日國民

每日出四大張，每星期附送

平民一分。報費全年大洋九

元，半年五元，三個月三元。

館址 上海河南路

十三號

7
505
656,75

新 人 文化運動批評號「上」目錄

文化運動批評號引言

文化運動的障礙物——學問

賭國之囚「俄國托爾斯泰著」

文化運動的過去與未來「上」

談詩人

文化運動中之宗教問題

✓ 托爾斯泰懺悔錄「一二兩章」

文化運動中的新村談

馬賽曲「李賽兒著」附法文原曲

愛情

謠

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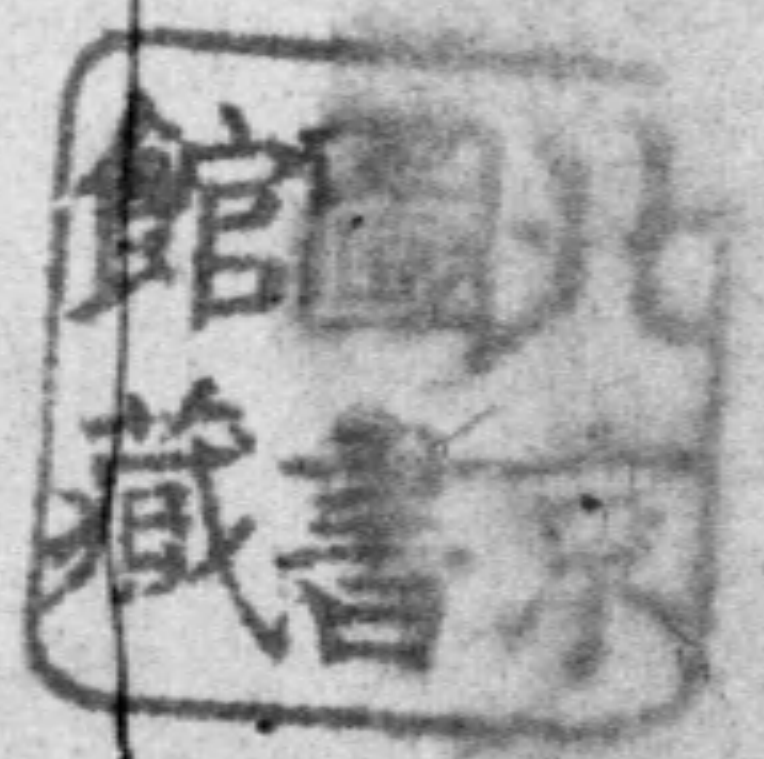
文化運動與理想社會

佃戶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批評「上」

浙江的文化運動

新 人 目 錄



全 人

王無為

王無為

孫錫麒

吳芳吉

王無為

王 靖

邵光典

馬驥良

陳建雷

陳 回

王吟雪

蔡曉舟

谷劍塵

張靜廬

新 人 目 錄

二

福建的文化運動

王無為

天津的文化運動「一」

張靜廬

天津的文化運動「二」

于鶴年

山東的文化運動

王無為

滬蘇等處對學生演講之態度

張原絜

南京的文化運動

田稻豐

甯波的文化運動

企 白

安慶的文化運動

友 鸞

通訊

文化的運動名詞質疑

王吟雪

文化運動釋名

王無為

致新人月刊請允將「上海淫業問題」譯成英文書

Isaac Mason

答 Isaac Mason 允予繙譯「上海淫業問題」書

王無為

覆王無為望協力與罪惡宣戰

Isaac Mason

以上均附原函

附錄「廢娼籌備函件」

致時事新報書聲明不參預妓女救濟會

詰上海總商會書為優待歌妓事

新人之聲

定價大洋二角

外埠加郵二分

新 人

文化運動批評號「中」目錄

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

成平

河階「印度泰谷兒著」

王靖

文化運動的過去與未來「下」

孫錫麒

一個文化運動家——梁喬山——的傳

吳芳吉

「學生政治」與文化運動「上」

陳方

托爾斯泰懺悔錄「三四兩章」

王靖

文化運動與廢娼運動

王無爲

無罪之人「托爾斯泰著」

鄧演存

六種雜誌的批評

朱樸

龍達遇險記

劉沛

文化運動與女子運動

周曉蘭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期——批評

上海報界文化運動

王無爲

上海雜誌界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上海學生的文化運動

孫錫麒

江西的文化運動

溫晉城

河南的文化運動

南京學生的文化運動

成都的文化運動

湖南的文化運動

山東的社會黨

通訊

問如何可免爲社會寄生蟲

答書論技能與環境

問何謂不是人？

答書論人格

與邵力子書論報紙精神

再論詩的自然文學

質三疑

釋三疑

新人之聲

細目不及備載

定價大洋二角

外埠加郵二分

王無爲

王無爲

王無爲

王無爲

李培啟

王無爲

K.W.O

王無爲

王無爲

吳芳吉

德榮

王無爲

新 人

文化運動批評號「下」目錄

文化運動中之倫理問題

王靖

雲南的文化運動

張靜廬

什麼是幸福「托爾斯泰著」

鄧演存

山西的文化運動

張靜廬

將來中國的女子應如何運動

楊璠

陝西的文化運動

張靜廬

希臘哲學——蘇格拉底哲學

王靖

甘肅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學生政治」與文化運動「下」

陳方

通訊

王無爲

托爾斯泰懺悔錄「五六兩章」

王靖

赴湘留別書

王無爲

文化運動中之教育問題

王無爲

湖南自治

等問題

窮人的呼籲「索式著」

王靖

無政府主義

等問題

人生

陳建雷

廢娼運動

王無爲

文化運動與勞工

陶樂勤

新人試工場

王無爲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批評

王無爲

與成舍我書

王無爲

北京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新人之聲

王無爲

五四運動的影響

王無爲

細目不具

王無爲

北京大學與文化運動

王無爲

附錄

王無爲

廣州的文化運動

張靜廬

擬組織員文化運動團意見書

陳榮廣

定價大洋二角

外埠加郵二分

文化運動批評號引言

全人

眼前文化運動的發展固然一日千里，但發展雖速，而進行的方面，却大半不在發展文化應傾向的那一面——反面——我們覺得這樣進行，不能達文化運動的目的，甚或達到反面的目的，因此便發行文化運動批評號來批評他的錯誤認識。

這文化運動批評號共分三冊，三冊中間，無一冊文字不加重感情的量，這感情都用於批評過失的一面，我們自己也曉得是不公不允，但這是良心命令我們，我們如此做法，並不覺得有應該求人原諒的地方。如論批評的態度，我們自信不好的態度多，好的態度少。甚或完全失了批評的態度，也未可知。但我們所以有這態度，實在是有許多魔鬼，天天將醜態給我們看，天天造出令人憤怒不平或令人惶恐疑惑

的事實，使我們墜入黑暗無明的絕境，不能保持平常的態度。

尤有一事：我們批評人不好，並不是顯我們自己的好，是提高理想的表示，並不是要攻倒他人，任我們自己獨來獨往——換一句話：我們批評人的不好，是我們理想中有比較更好的一種情形，而我們只是代表那更好的情形說話，並不是以我們自己的資格批評人的不好。

民鐸雜誌第二卷第一號要目

「尼采號」 八月十五日出版

尼采思想之批判	李石岑
尼采學說之真價	S.T.M.
超人與偉人	朱侶雲
查拉圖斯特拉的緒言(尼采原著)	張丹
自己與自身之人類(尼采原著)	劉文超
尼采傳	白山
尼采之著述及關於尼采研究之參考書	李石岑
尼采之一生及其思想(Nietzsche著)	符譯
通訊	

冊數及定價 ▲每年二卷▲每卷五冊▲每冊二角

▲預定全年連郵二元四角

總發行所 上海泰東圖書局
編輯事務所通信處 上海法租界貝勒路同益里三弄民鐸雜誌社

文化運動之障礙物——學閥

王無爲

現在許多人都說：

「真是不得了！國民做文化運動，政府却跟着壓迫！」

報紙罷，停郵！

雜誌罷，禁止！

集會罷，驅逐！

結社罷，解散！

辦工團罷，捕拿！

出叢書罷，沒收！

做主筆的判徒，

開書鋪的罰錢，

發傳單的拘役，

去演講的挨打；

總而言之：國民要向上，政府却硬壓迫着他向下；國民要公理，政府要強權；不須真做過激黨，但凡有做

新 人

文化運動之障礙物——學閥

文化運動的嫌疑，姓名上頭，就要加上幾個紅圈圈；這紅圈圈就是那人的致命傷。文化運動，要運得動才好，如今連也連不動，豈不是文化運動前途，一件最不幸的事情麼？豈不是我們所認為不得了的事情麼？

但據我個人的觀察，就大不以為然。

我何以不以為然呢？因為我從文化運動初發生的時候，睜着眼睛，看到現在，覺得報紙雖然停郵，報紙的銷路却愈好；雜誌雖然禁止，雜誌的發行却愈多，集會雖然遭驅逐，要集會的還在要集會；結社雖然遭解散，要結社的還是要結社；工團沒一個因捕拿而停辦，叢書沒一部因沒收而停售；做主筆的都不怕拿，開書鋪的都不怕罰；有傳單，處處可散；要演講，隨地可演；無論那一種的現象，都顯得政府的壓迫，等於小學生的拍皮球；拍得起勁，那皮球也跳得起勁；一聲劈拍！皮球就跳得半天高。這樣看來，政府的壓迫，反而能促文化運動的成功，形式上近於相殺，精神上還是相成。除非我們的良心，都生在背上，或者心房裏沒有了良心，那就應該學不尚諷經，喊一萬聲的「阿彌陀佛！」

政府的壓迫，既遏止不了文化的運動，所謂政府，就當然不是文化運動的障礙物。政府既不是文化運動的障礙物，我這篇文章，又當然不是為着所謂政府而作了——老實不客氣，我這篇文章，是對做文化運動的自身，「學閥」下的「哀的美敦」書。

學閥是什麼東西呢？我有解釋的義務，請看下文便知：

「1」壟斷軍權，跋扈飛揚，有吃人肉本領的軍人，時人稱做軍閥。壟斷財權，斂聚金錢，劫制一切人的富人，時人稱做財閥。現在有自命為學者的，壟斷學術，包辦文化運動，其自私自利，等於軍閥財閥的人，當然要算是學閥。

「2」武人用槍砲殺人，富人用金錢殺人，學者用學術殺人；殺人的器具雖不同，其為能殺人總是一樣。現在既有軍閥，財閥的稱呼，那就不妨再加一個學閥的稱呼，請他們三分中國，成三角形的對峙。

以上所述，是學閥的釋名；但我之所謂學閥，不是從現在中國政府員的立腳點，推想出來的名詞，也不是從日本人併吞中國的立腳地，推想出來的名詞，是從「文化運動的社會」上，勘察所得的名詞。既不是專指為學未成的青年，也不是專指為學已成的文人——習慣稱謂上之文人——雖然眼前的社會，沒有真是非，一聽有人說新人物——目下一般人目中之新人物——的壞處，必定罵這人「腐敗」、「頑固」、「賣國賊的走狗」、「日本人的間諜」；甚或說是「人類之敵」也未可知。但我却不怕挨一頓罵。

學閥就像——吳稚暉所謂流氓紳士的——某政黨。他是穿長衫的抓手，戴假面的強盜，借學術濟他的奸謀，謀他個人的利益。

但這種抽象的批評，在批評的價值上，未免太過薄弱；現在請再引伸我的意思，用已得證明的事實，來說明學閥的罪惡。

所謂學閥，以自命爲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和帶黨派色的有名新聞記者爲本位；其餘北京大學裏頭一小部分爲學未成的學生，就做他們的羽翼。他們在文化運動中間，像煞狠出力做事，——其實他們的大前提，還在名與利。有的時候，完全沽名，有的時候，完全牟利；名之所在，就將頭角磨成錐子一般銳利，望裏鑽，利之所在，就將手掌攤像雨傘那麼大望外拿。得了名，得了利，就笑得眼睛沒縫；得不到名，得不到利，就放下一張煞是可怕的哭喪臉。一般人如果做他的擁護者，崇拜他，信仰他，並讚美他的行爲，傳布他的主義，他就以爲是他的孝子慈孫。倘若不做他的擁護者，不崇拜他，不信仰他，並攻擊他的行爲，反對他的主義，他就要用他所有的力量，排擠那人，恨不致那人於死地。——什麼是人格，他們簡直不曉得。他們有的是西裝博士，有的是和服學士，有的是中國最高學府的學生，讀了幾本稍爲有系統的書，便狐假虎威，沾沾自喜，以爲從此目中可以無人，——並且可以用學術殺人，沒人敢要他償命。

他們主張文體解放，用時代文學，介紹時代思潮，這件事固然是好的。雖然眼前的白話文學，還沒有造成，只是「之」改作「的」，「也」改作「了」，「乎」改作「麼」，「哉」改作「呢」，「如此」改作「那麼」……像王一之所謂「愈讀愈不通」的文字；但這是白話文學曆程太短，組織沒有完備的緣故；我們當然不能說他是錯誤。不過提倡白話文學這件事，並不能算做什麼大功，別說在他們沒有提倡以前，已經有許多提倡白話，他們的提倡，只是順水行舟，沒有功可言；就是文體的解放，完全是他們幾個人的力量，這也不過做人應該做的事的一部分；何嘗有什麼功可居？如今他們竟自居其功而不疑，說

起白話文的做法，總是要用自己殘缺不完的文法，來規律別人，做別人的範本，甚且做了狗屁不通的詩，讓人攻倒了，還強將公道抹煞，提倡什麼第二三字押韻的詩格。這種不講理的人，比起提倡女子不纏足，却贊成女子纏胸的人，一樣糊塗，一樣的可憐可恨；好在中國眼前的社會，是睡的社會，死的社會，所以仍舊有人以為這些人是真做文化運動來的；如果中國的社會，是醒的社會，活的社會，他們這些人，真就還要別人來解放他的思想，指導他的行爲了。還配做什麼文化運動呢！

思想這東西，並不是可用政府來管理的，也沒有設立政府管理思想的必要；不料那些學閥先生們，竟想造成一種中心思想——思想的政府，自己來做這政府的元首，實行他們理想中的學術界寡頭政治。他們這種觀念，是把社會的組織，認爲應該成了尖錐形的組織才對的。他們非不知有了尖錐形的組織，那尖錐形上面所立的人，就是用強權支配他人的首領，在現在大家提倡無強權的時代，決用不着這個尖錐形的組織；但因爲自己要做思想界的皇帝，却不顧這樣倒行逆施。唯其如此，所以他們現在，極不喜歡別人做文化運動。他們認定做文化運動的人，只有自己是真的，善的，別人也做文化運動，就都是假的，惡的。他們又以爲自己沽名牟利的文化運動，是合理的，別人出力賠錢的文化運動，是不合理的。他們不唯不自知量，錯認自己的天才，是中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才，他們並認這天才可以永遠支配控制全中國的民族。幸而他們沒練過小站的兵，誓過馬廠的帥！如果他們真個練過小站的兵，誓過馬廠的帥，他們就決不難做比眼前中

國學閥更跋扈飛揚的事——其實軍閥還容易對付，因為軍閥的基本是立在強權上面；強權在現世，已經判決了死刑，只有等死的分兒；一旦強權受了死刑，溘然長逝，那軍閥就立刻破產；只有學閥最不容易對付，他的基本立於似是而非的真理上面，他往往登高一呼，可以使萬壑響應；這種響應的聲浪，久而彌高，不像槍砲的聲音，只能轟動一時。

咳！以他們用於沽名方面的聰明，用於牟利方面的才力，與所處的地位而論，如果真個來做文化運動，社會上一切現象的變更，是很容易的。——如今只是替自己——學閥本身——開一條沽名牟利的血路，什麼人格，人道，人性，都不肯加以愛惜；若說到社會羣衆的利益，就更是他們夢想不到的問題；你說這種人不是可憐而又可恨的人，還是個什麼東西呢？

還有一件事，雖是學閥的家務事，但和文化運動的事情，也有一點相關；這件事，就是學閥相殺的事實。他們所以相殺，或者爲着主張上利害的衝突，或者是因爲金錢、地位的利害衝突，我也不必下斷語，但他們的相殺，總是實在的情形。

這也難怪他們！本來他們個個都有「霸者氣」，一個個都想享學術上的專利；在孤掌難鳴的時候，或許還能有一點和氣，實行那無誠意的互助主義；到了人數稍多，可以橫行的時候，就不止沒有了有一點和氣，連那無誠意的互助主義，也要拋棄了。他們既失了和氣，連那無誠意的互助主義都拋了，自然就要自相傾軋起

來 加上他的父母——代表舊思想的父母——遺血都在他身上活動，什麼名利心，媚疾心，又時時激動他們，逼他們和自己的伙伴戰鬥，於是乎學閥相殺的事情，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實。

在學閥相殺的聲中，恰巧又有兩個政黨，在那裏鬥爭包辦文化運動，於是這相持不下的學閥，就又各各利用黨派，借政黨的言論機關——其實是留聲機——大施其毛瑟槍——筆——的攻擊。現在他們的攻擊，已經到頭破血流的時代了，雙方也都得了某系某系的徽號，被人認作政黨一類的人了，然而他們的覺悟，還在遼遠的未來，眼前無論什麼人用什麼方法勸他們息爭，他們總是不肯停止這無意識的攻擊。

去年年底的我，只看見他們——學閥——的表面交際，以為他們雖不是來做真的文化運動，却也曉得同類互助的道理；倘使他們就此和和氣氣的做下去，在中國野蠻社會裏，建設一種很小範圍的文化社會，供他們自己發展，倒也是件不幸的幸事。誰知他們竟會做到如此境界：甲主張一個主義，乙就主張一種相反的主義；乙提出一種意見，甲又提出一種相反的意見；各用各的小才，各想壓倒對面的敵。無一顆字粒不含有若干的臭味，無一句文裏，不帶有若干的媚疾心。甚且各逞詭譎的長才，甲誣乙受軍閥的利用，丙說丁得財閥的金錢，戊謗己作政黨的走狗。所謂文化運動，簡直就成了他們爭鬥的武器，不止沒有價值可言，並且成了罪惡的逋逃藪。

總之：學閥的文化運動，是利己的，不是利他的；是造成智識階級的，不是造成平民社會的；是金錢的文化運動，不是純粹的文化運動；是相傾，相軋，相毀，相殺的文化運動，不是相提，相携，相愛，相助的文化運動。這種

運動；在眼前看來，好像有益於他們自身，並有益於社會；但實際上，就不止無益於社會，並且無益於他們自身；甚或有害於社會，有害於他們自身，也在不能預先替他辯護之列。

文化運動的意義，是狠明瞭的。我在與王吟雪書裏，也說得狠明白。我說：「……文化這東西，雖然時時沾染到人類社會，但沾染到如今，人類社會並不能完全受他的染化；還有一部分人，沾不着文化的恩惠。人類社會的組織，從開始到現在，不知經過了多少歲月，這文化的發展，還像稚樹的嫩芽；可見文化的進行，如果聽他自由行動，必定遲滯需緩，所以就非謀運動的方法不可。」再引伸來說，文化好係是水，社會好像是江河；水原是自然會就江河的，不過江心河心如果不疏通，那水就不能暢流，江身河身如果不廣闊，就不能容納水的量；我們做文化運動，就像疏通江心河心，使水得暢流的機會，開闢江身河身，使江河加增容水的面積。關於這一點：我在上海的文化運動文裏，有更詳細的說明，現在不再累贅。但我雖不再累贅，已經也可下批評了。我以為做文化運動的事業，固然不能將自己的利益完全拋棄，凡屬於利己的事，都一概不做；但屬於利他的事，是要比做利己的事更熱心，更堅決。倘必只求個人的生活價值增高，假文化運動的名，行完全利己的計畫，這種運動，就不能算做文化運動，只好算做個人生活的競爭。這種運動，反而成了文化運動前途的障礙物，我們只好望着他雪涕，再也不能表什麼同情了。

學問先生們，聽者！文化運動的社會，眼前已經否認你們的人格了！你們倘不欲自絕於文化運動的社會，就還是及早回頭的好！

賭國之囚

原名 "Too dear" 托爾斯泰著

無爲譯意

從前歐洲有一個小國，叫做尼洛哥。這國的領土，僅僅能容納他所有的六千個國民。不過這國雖然小，國民雖然無多，組織却很完備，儼然像個獨立的國家。他國裏有國王，並有國王的宮殿；官殿裏頭的布置，應有盡有，並沒有什麼缺憾；此外像什麼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等，規模也很可觀；並練了一小隊的兵，備發揚國威之用。

他們國王的費用，和王宮，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以及軍隊的款項開支，都從抽稅得來。但他的領土，並非黃金世界，從事生產事業的工人和農民，又偏偏沒有兼人或兼人以上的生產力量，於是他們國家稅的徵收，雖然極重，幾乎奪了工人農人所得生產結果之三分二，國家的費用，終是不能充足。

他國王自己想：『國家的收入，如不能抵過支出，這政府如何維持呢？我這國王，又如何繼續的做呢？』擴充稅款，原是很好的方法，但農產物，製造品的稅，是不能

再加增的，就是奢侈品稅，人丁稅，也已經十分繁重，不能更議遞增；這些稅款，所以不能再增，因為近來一般國民，對於各種重稅，已經有反抗的徵象，倘再加增，必定會起劇烈的革命，將政府推翻，求減輕自己的負擔。」國王想到這裏，就決定姑且召集大臣會議，想得解決的方法。

大臣會議開了，財政大臣提出一個議案，主張聽人民賭博，國家抽收賭稅。國王極贊美他的主張，由是就開始徵收賭稅。

在開始徵收的時候，立法機關的人，有三分之一，不能贊成這主張，但多數立法機關的人，知道這賭稅雖然是千年前德國所拋棄的稅款，在政治道德上，是說不過去的制度；然在眼前各項機關，都缺少經費的時候，假使不採用這野蠻殘酷的手段，別的機關，固不能存在，就是我們自己所有的立法機關，也難於維持，由是便將那少數人的意思抹煞，極力贊助這縱賭的計畫。

到後來尼洛哥國，成了有名的賭國。國民賭得愈盛，國家的收入，也愈是豐富，

不久尼洛哥國的國家機關，就都沒有缺乏經費的現象。

但國家的收入，雖然豐富，犯罪的人，却逐日加多。幸而尼洛哥國的風俗，異常淳厚，這時雖然有許多人犯罪，都不過犯因賭博輸貲，去行偷竊的案件。尼洛哥國的安寧秩序，依舊能夠保全，並不發生多大的影響。

有一天，忽然發生一件暗殺的事情，是因謀財而起的。犯人名波那，年紀很輕，身體極其強壯；他因為好賭，將辛辛苦苦做工所得的錢輸去，不能生活，便到一個大臣家裏偷竊，當偷竊的時候，被大臣覺察，親來捉他，他為保全自己起見，竟殺了大臣。審判廳將波那審問後，以為應判死刑，但尼洛哥國的司法機關，不是獨立的機關，在判決一個人罪名以前，須奏白國王，由國王召集大臣會議決定，決定之後，再奏請國王下諭執行，所以那審判廳就照例將擬定書送到國王那裏。

大臣會議的結果，就奏上國王，說暗殺之風不可長，應將波那判死刑；國王也以爲然，由是便下諭准予執行。

這時發生一件很困難的事了。原來尼洛哥國，從來沒有一個人受了死刑的宣告，所以國內找不出一具斷頭的機器，也尋不出一個殺人的劊子手。這回要執行波那的死刑，却苦于沒有這麼一個殺人的器械，與殺人的人。

國王因為這事，將軍隊的長官喊來商量，問他部下的兵，能不能執行這件事；軍隊的長官將軍隊聚集在一處，問他：

「你們之中，誰能夠把波那殺了？」

那軍隊都不答應。再問了兩三次，軍隊才答道：

「我們不知道如何殺人，我們不能殺。」

軍隊的長官，得了這個答覆，只好據實去奏國王。

國王自己想：「這事怎麼辦呢？哦！有了！我們到法國去借殺人的機器，和

劊子手罷！」由是便寫信到法國去借。

不久，法國回了信，說殺人的機器，和劊子手，有是有的，借也可以借，不過要取一萬六千個佛郎的借費。

國王算了一算，暗道：『太貴了！我的國民，共總才有六千，他要一萬六千個佛郎，豈不是每人要負擔差不多三個佛郎左右的殺人費……哦！我知道了！法國是民主國，我們是王國，精神上隔了一條河，所以我們求他，他才這樣和我們爲難；如果有意國，那就必定要便宜許多了。』由是便又寫信到意大利去借。

果然意國是比法國好，他不久來了回信，說一具殺人的機器和一個劊子手，借費與來回運費在內，只須一萬二千個佛郎。

國王得了信，自己想：『這兩件東西，借費運費在內，只要一萬二千個佛郎，的確是便宜了；不過以我的國民負擔而論，每人還是要出兩個佛郎的殺人費，未免仍是太貴。這又怎麼辦呢？』國王想了好久，想不出一個辦法，便又召集大臣來會議。會議的時候，各大臣都說，波那那人，決不值得一萬二千個佛郎，不如改爲無期徒刑，省得加增國民的負擔。國王同意於大臣的主張，便降諭特赦波那死刑，改爲無期徒刑。

尼洛哥國，從來也沒有受過長時間監禁的囚犯，因此監獄的設備，極不完全，這時候因為波那就用一千個佛郎，建了一所很堅固的監獄，給他居住；并委任一個人看管他。又因為囚糧這筆款，從不曾開銷過，便每日由王宮廚房裏，替波那預備飯食。

一年以後，國王得了財政大臣的決算表，忽然添了一筆開銷，是因波那而付的。這筆開銷，除建造監獄的費用不計外，還有看管波那的人的薪俸，和波那的火食費等等，一共是六百個佛郎。

國王自己又想：「這還是太貴了！波那那人究竟值多少錢呢？現在把他監禁起來，除建築監獄的費以外，每年還要六百佛郎的開支。照這樣算來，他如活着十年，就要六千佛郎，二十年就要一萬二千個佛郎；五十年竟要二萬個佛郎。何況他的年齡極輕，他的身體極強壯，還不止會活五十年呢！」國王想到這裏，便召集大臣，再商議這事。

各大臣先時不曉得事實上有這許多困難，現在聽說要幾萬個佛郎，供給波那

一個人，大家都覺得不安，便請國王，將看管的人撤了，聽波那自由逃走，省得受這重大而又無名的損失。

國王爲節省國家費用起見，便允許大臣撤了看管波那的人。

當看管波那的人，離了監獄的時候，各大臣知道波那必定逃走，便起了好奇心，去偵察波那的行動，看他究竟如何逃走。

說也奇怪！管理波那的人，雖然撤了，波那却不逃走。他到吃飯的時候，照例到王宮廚房去取飯吃，吃飽了飯，又退回監獄，將自己的房門關上，好像不知看管他的人，已經撤退；連一點想逃走的情緒，也不會萌芽。

一日，二日，三日，都過了，波那並不逃走，各大臣益發詫異起來，便又集議如何對待的方法。

有人說：『這囚犯大誠實了，他必以爲你們雖然撤了看守的人，仍舊是要監禁他，他所以不敢逃走。你們——大臣——現在應該明白告訴他，教他自由出獄。』各大臣聽了這話，覺得有理，便令人把波那帶出獄來，預備將實情告訴波那。

不久波那來了，大臣問他，「你爲什麼不逃走？」波那說：「我不曉得如何逃走。」大臣說：「你不曉得逃走也罷，我們現在明白告訴你，你可以自由出獄了，我們並不想再關你了，你既有你的自由，就去營你的正當職業罷！」

波那聽了這話，說道：「我並不曾求你們釋放。就是從前你們要判我的死刑，我也不曾向你們乞憐。」

大臣道：「你雖不求我們釋放，但我們現在是准你自由出走了。」

波那道：「你雖放我，聽我出走，但我已無路可走，決不受你們給我的自由了。」

大臣詫異道：「你爲什麼不要自由呢？」

波那道：「我並不是不要自由，是因爲要這自由，已經無用了。你們定我的罪名，把我的名譽毀壞了，我走到無論什麼人的面前，那人都要將背向我，不願和我說話，更不願和我共事，我走出去，也沒處可謀生活了。」

各大臣聽了這話，也無法可想，只好揮波那退回，再去奏國王，聽候國王裁奪。

國王自己又想：「就是這樣永遠監禁他，至少須供給他三萬佛郎；他這一個人，是值得許多佛郎的。但他既不肯去，這又如何是好呢？」

國王因爲這事，幾乎絞斷了一萬條以上的腦筋，還是沒有辦法，因此便下了詔書，徵求一般人的意見。

最後有一個學者，上書國王，說應該給波那一點金錢，教他自去謀生。國王很以爲然，便又召集大臣，命大臣照辦。

各大臣又將波那喊來，說：「我們現在給你一點金錢，讓你自去謀生，你肯不肯出那不自由的監獄呢？」

波那說：「你給我金錢，須繼續不斷的給，我才肯出去；不然，我雖得了一點金錢，以後仍舊沒處謀生活，我還是住在你們監獄裏頭的好。」

各大臣又商議了一回，結果：許每年給波那二百個佛郎，作爲養老金。

波那聽了說道：「這一來我可以走了，但我倒還要對你們聲明，你們如果停止了我的養老金，我就還要住你們的監獄。」

波那預支了若干年的養老金，便走到有殺人機器和劊子手的國裏去營正當的生活。以後就在一定的期間，跑到尼洛哥國支他的養老金。他每次支了養老金，都在尼洛哥國的賭場裏，恣情賭博一番，這才回去。

如此足足支了六十五年，共支了尼洛哥的國庫金，一萬二千個佛郎；比意大利所索的租費，還多一千佛郎；但比起六十年監禁波那的費用，却省得多了。

東京通信社啟事

中日關係密切是大家知道的日本政治社會的改造有許多地方可以供我們研究的參考又是大家所承認的要想研究日本實在情形必先搜集研究的材料做參考這又是許多人見解相同的——因為有這幾種原因我們才設立一個東京通信社 我們的意思是（一）想傳達與中國極有關係的消息（二）想供給極有研究價值的參考資料（三）想分解各種運動的真相（四）想調查統計各事業的內容（五）想編成有統系的紀載使國人明白日本改造進步的趨向（六）想解剖各種政策的裏面使國人明白日本當局的真正意思 我們通信的範圍（一）勞動問題（二）婦女問題（三）教育問題（四）思想問題（五）經濟問題（六）政治問題 每月通信至少四次每次四千字以上 第一次通信從六月十五日起 國內各報一律送登兩個月但是要請代我們登四次以上的廣告和按日送我們一份報兩月以後如願繼續登載的祇按月收稿費國幣六圓 在送登期內各報凡有來信索稿的均一律寄送 東京通信社社員馬伯援謝晉青高一涵羅裕 通訊處 日本東京神田北神保町十番地 中國青年會謝晉青

文化運動的過去與未來「上」

孫錫麒

自從這次世界大戰停後，一股澎湃排空的新潮流，就由歐羅巴洲洶湧而起。這股潮流，浩浩蕩蕩的奔入大西洋，經過了太平洋，一直衝向亞洲大陸；到了中國，就釀成現今的文化運動。中國人民的思想，受了這潮流的鼓盪，立刻發生了很大的變遷；而沉沉欲睡的社會，亦就因此現出活潑潑的狀態。以後「五四」學潮發生，人民思想的進步，社會情形的革新，更有一日千里之勢。

文化運動是醫治這千瘡百孔之中國的良藥。中國的前途怎樣，還要看文化運動的命運怎樣。文化運動的命運能夠悠久，中國的前途，就有絕大的希望；文化運動的命運不能夠悠久，那麼，中國的前途，就沒有一點兒的希望了。所以我們要創造一個新中國，必定先要設法使文化運動能夠在中國繼續不斷的向前發展。

但怎麼能夠使文化運動在中國繼續不斷的向前發展呢？我們須把兩三年來文化運動經過的情形，細細的考察一下。若有不完備的地方，就應該快點補充；若有錯誤的地方，就快點提出修正；然後再研究出一個以後的方針來，那文化運動纔能夠在中國繼續不斷的向前發展。我做這篇文章，就是要將兩三年來文化運動的效果和弱點，窮流溯源的說出來，做一個根據；依了這根據，定出一個今後的方針來，供大家討論。至於篇中有錯誤的地方，請讀者諸君指摘出來，加以糾正。

新 人

文化運動的與過去未來「上」

文化運動的意義

有的人往往誤會文化就是文明，因為這二個名詞，粗看上去，似乎有點相同的。其實文化是文化，文明是文明，二者絕是不相同的。現在我們要曉得文化運動的意義，且先把文化和文明不同的地方，詳細的說出來。

文明是進步，是表示一種生活狀態；這種生活狀態，是最適宜於某時代的人類社會的。譬如費幾島上的人，等到他們的父母年紀老了，就召集親族，開會商議，把他們的父母生葬在地下；這樣算是孝的。這就是費幾島上的文明；因為這種生活狀態，是費幾島上認為最適宜的。倘使他們不活葬年老的父母，而用更殘忍的葬法，那就不算是文明了。又如雲南的裸夷；父母死了，就將屍身掛在樹林當中，使大鳥來啄食其肉；倘使把屍身啄食盡了，他們就非常快的活，說是他們的父母升到天堂上去了。這也就是雲南裸夷的文明；因為這是雲南裸夷認為最適宜的生活狀態。倘使他們不如此去做，而用比這更殘忍的方法去做，就不算是文明了。

我寫到這裏，旁邊有一位朋友，笑着說道：「這是什麼話？這明明是極野蠻的行爲，怎麼說是文明呢？」我說：「文明和野蠻，是有了比較纔可以看得出來。進化的人類，看了未進化的人類社會的生活狀態，

說未進化的人類是野蠻；倘若更進化的人類，看了進化的人類社會的生活狀態，那麼，也要說進化的人類是野蠻了。就是今日我們所謂極文明之人類社會的生活狀態，照後世的人看起來，也難保不算是野蠻。總

之文明和野蠻是沒有一定的標準的；某時代人類社會最適宜的生活狀態，就是某時代的文明；這種生活狀態，要是不適宜於那時代的人類社會，就成爲野蠻了。」

文化是衝動進步的工具，是指導人類社會上種種生活狀態的開化進步。換一句話說，文化是對於某時代人類社會的生活狀態，有不滿意的地方，要想法去改革，使之達到滿意的地步。比如費幾鳥人原是以活葬父母爲文明，忽然有種風氣，能使他拋棄活葬的蠻風，而採用比活葬更好的制度，這風氣就叫做文化。

文化和文明不同的地方，我們既然明白了；但是文化爲什麼還要運動呢？

我們要曉得世界的文化，是天天向前進行的；但是幾千年來，人類社會上能夠沾着文化的恩惠的，還不過是一小部份，這是因爲他進行得太慢的緣故；所以現在我們要實行運動，加快他的速度，望他能夠早日傳播普遍於人類社會，使人類個個都能夠早日受着他的恩惠。

文化運動的範圍極廣，凡是一切人類社會上的現象，如政治，法律，經濟，教育，科學，宗教，文學，美術，等都包含在內的。

有的人——張東蓀等——說：政治和法律是不在現今文化運動的範圍以內的；文化運動的人也不應該去與聞政治；這句話是錯的。試問現在政治和法律能不能夠廢去？我們能不能脫離政治和法律的範圍？

現在的世界既不是我們理想的烏托邦，政治和法律當然不能夠廢去；我們當然也脫離不了政治和法律的範圍，那麼，怎麼可以將政治和法律，除在現今文化運動的範圍以外呢？譬如現在的新國會賣國，賣的還是

人民的國；南北戰爭，費的還是人民的錢財。倘若我們不去干涉他們，儘他們去幹，其結果我們的向上生活，必定也要遭重大的壓迫。

文化運動過去的觀察

「A」效果

文化運動在中國實實在在的效果有多少，要確實地調查出來是很不容易的。現在且將我淺近的眼光所顧得到的寫出來，但自問還不致於和事實相差很遠。

一·國民責任心的表現

前清的時候，人民都痛恨滿清政府的專制，社會的腐敗，所以大家情願犧牲了性命來革命；好容易把一個腐敗的政府推翻，改爲共和政體。那時人人都以爲從此中華民國的主權，本於國民全體了；國家可以強了；社會可以好了。那曉得只擁了個共和的虛名；萬惡的政客，腐敗的官僚，仍舊是無惡不作！袁世凱想做皇帝，斷送了許多國權；人民已經都很爲失望。等到雲南起義，把袁世凱推翻；大家又發生了一種新的希望，以爲從此國事再不致於壞了。那曉得袁氏去了，又來了許多武人，握着兵權，爲所欲爲。爲了爭權奪利，以致南北用兵，外債山積，大半都用在軍費上頭。人民至此受了幾次的打擊，把一團希望，就化爲烏有了。以爲國事的日壞，社會的腐敗，是不可以救藥的。於是無形中大家都抱起悲觀來。自從文化運動實行後，人民忽地覺悟過來，曉得以前種種的失望，都因爲自己放棄了責任。改造社會的責任，還要大家共同出來擔

負僅靠着幾位領袖是沒有用的；那些官僚政客，更是越鬧越糟的。必須大家互相協力幹去纔行。於是大家對於國事社會，就生了一種很大的責任心。這就是文化運動的一個大效果！

二·國際地位的增進

外人看中國，總當做是一個半開化國。辛亥以後，外人的眼光，雖稍有變更，但是官僚的腐敗，武人的跋扈，把好好的一個國家攪得一塌糊塗，人民却一點兒聲息都沒有，他們看了，以為中國仍舊是沒一點真正的民治精神存在。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他們方才和道中國並非沒有真正的民治精神。各國對於中國的輿論，亦都變換了態度，默認中國民族的性質，確是革新的，進取的，自主的，而非守舊的，退守的，奴隸的。就是日本的輿論，也有怪他們政府處置失當的。由此外人對於中國人民無形中就生了敬佩的心。這樣看來，五四運動實行後中國國際的地位，確抬高了許多。

三·聯合組織的發達

我們中國向來不大見有能夠替社會服務，為人類造福的組合。就是有也不過是些無聊文人的消遣會，爭鬥意見的同鄉會。他們做的事情，非但不能造福社會，反足為社會發展的阻礙。自從五四運動以後，全國忽然發生了許多羣衆的組合，和造福社會的團體。如各地的學生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商界聯合會；工界聯合會等；還有那些少年演講團，半夜促醒隊等團體。他們都盡力於各種公益的事業；開辦平民義務學校，教育那些貧苦人家的子弟，和年長失學的人民；設立通俗圖書館，供給那些沒有錢買書的人看。這種

互助的精神，豈不是文化運動的效果嗎？

四·青年學生自治力的發展

從前的學生，只曉得埋頭讀書，什麼事都不管。教職員對待學生，處處用壓抑的手段，學生們也只好惟命是聽，不敢稍有違背；其中雖有幾個志氣堅決的學生，因為勢力孤單，也只敢怒而不敢言；而一班志衰氣弱的學生，有時還做出種種醜態，去逢迎那些官僚變相的教職員。雖然有幾個學堂，名稱維新，掛了什麼學生自治會的牌子，也不過是一種強制性質的自治，沒有一點「德謨克拉西」的精神。

文化運動的浪頭衝過來，全國的青年學生，受了這潮流的激盪，立刻覺悟過來。他們對於舊日一切制度，一時都懷疑起來。那些不好的制度，如考試制度，舍監制度，就極力的設法剷除。對於那頑固守舊的校長，亦都用嚴厲的手段來要求撤換，如北京大學，唐山工校，浙江一師等學校的風潮，都抱了奮鬥的精神，犧牲的決心做去。雖也有一時不能達到目的；但是這樣做去，總有成功的一天。即久無聲息，屈伏在外人的勢力底下的教會學堂，亦都覺悟過來。這種學生自治能力的發展，對於中國將來的前途，世界的前途，都有極大的希望！

五·青年學生服務社會觀念的提高

我國學生對於社會的觀念，素來極其薄弱。他們只曉得一天到晚坐在屋裏讀死書；什麼服務社會，做事做不到，但甘願做真正的社會寄生蟲！

學校和社會，本來是不能脫離關係的。學生在求學的時候，原應時時和社會接近；藉以周知社會上一切的風俗制度，將來出校到社會上去的時候，不至有隔閡的困難。

近來學生也覺着僅讀死書，不熟悉社會上的組織，狀態；與社會沒有聯帶的關係，雖學問好極，是沒有用的；所以在課餘之暇，便大家出校到社會上去服務。關於有益於社會的種種事業，都肯參與其間。他們覺着社會上的平民，大半是沒有知識的；所以他們就設法開辦平民義務學校，舉行通俗演講，並散佈淺近的白話書報等去開導他們；社會上發生米荒，就想法去開遊藝會，捐資救濟平民。這種服務社會的精神，一方面可以與社會發生關係，一方面又可以造成將來社會的人物，真可謂一舉兩得了。

六·女子的自覺

幾千年來，女子一向屈伏在男子下面。他們也不曉得什麼是他們的義務和權利。他們以為女子是男子的附屬品，奴隸，玩具，應該受男子的支配。他們只曉得三從四德，做個賢母良妻。他們嫁了靠得住的丈夫，一生有吃，有穿，算是有福氣的；若是嫁個不肖的丈夫，也只好怪自己的命薄，暗自流淚；並且有時還要受公婆的氣，姑妯的欺。他們自己以為比不上男子，所以看見了男子，就覺得自慚形穢；除了自己的丈夫與親族，不敢和別個男子談話。男子可以荒淫無度，嫖娼娶妾，他們只能嫁雞隨雞，嫁犬隨犬。他們的未婚夫或已婚夫要是死了，就不能再嫁，要終身守寡；但若男人死了妻子，却是可以再娶。他們受了這些精神上的痛苦不算，還要受什麼穿耳纏足肉體上的痛苦。女權至此，可算是蹂躪殆盡了。

不料近兩年來，女子忽然覺悟過來；曉得以前種種生活，都不是人的生活。男子和女子同是一樣的人，並沒有什麼賓主之別。男子盡的義務，女子也應該去盡；男子享的權利，女子也應該享受。於是解放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要求大學開放女禁呀！改造家庭呀！改良婚姻制度呀！要求參政呀！這種覺悟，雖是各方面的壓迫激成的；然而大半却是受着文化運動的影響。

七·勞工的自覺

沒有智識的工人，往往有一種迷信，以為有錢的人應該享福，無錢的人就該吃苦；享福和吃苦，是天定的，人是無可奈何的。他們的腦筋裏存了這種觀念，所以無論如何吃苦，無論如何過不是人過的生活，只怨自己命薄；不敢稍為與萬惡的資本家——他們所謂有福氣的人——抵抗。以致偌大的世界，只有少數的人，在那裏安安逸逸的享福，其餘大部份的人，都是供他們的使喚，做他們的牛馬；而所得的酬報，還不足以禦寒擋飢。唉！天下不平的事，再沒有過於此了！

歐美各國的勞工，早已覺悟了。他們早已和萬惡的資本家奮鬥過了；這種不平等的事，大半已經剷除。日本的勞工，亦已有了覺悟；他們正在和惡勢力宣戰，直到現在，還未罷休。

我國的勞工，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亦已有幾分覺悟了，他們也想法起來和資本家抵抗。一年來各處罷工的風潮，足以表示他們確有奮鬥的決心。今年五月一日，勞工紀念日那一天，各處勞工的動作，更足以表顯他們的精神。這不是因為受了文化運動的影響，發生的覺悟嗎？

八·軍人自覺的動機

軍人也是一個人。軍人也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朋友，親戚等。軍人和我們，既是同一樣的人，那麼，他們穿上軍衣，就會變相了嗎？這也不能怪他們；他們穿的什麼衣服，吃的什麼東西，住的什麼房子；一個月拿幾兩銀子的餉，還不能照數按月的到手；不要說養家，就是自己用都不夠。他們處到這樣地方，難道還能安分守業嗎？一般人只曉得說中國的軍人不好，中國的軍人野蠻，中國的軍人是強盜；那知道這都是四週的環境，壓迫着使得他們不好，野蠻，做強盜；而況他們大半又都沒有受過教育的呢？

文化運動的怒潮，滾來的時候，猶如萬馬奔騰，凡是人類社會上，早晚都要被浸遍的。現在已經無形中滾到軍營當中，喚醒了不少昏迷不醒的軍人。何以見得呢？你看這次皖直戰爭，皖軍的兵士，曉得安福派是國人的公敵，所以都不願意去戰。雖有充足的軍餉，快利槍砲，但是大家始終不肯爲他們效力。有許多兵官都棄職逃走——這並非是他們怕死，要曉得他們頂喜歡的是上戰地；當兵的可以搶劫，做官長的也有高升發財的希望——這就是他們已經有了幾分覺悟的證據。將來文化運動漸漸的普遍到全國的軍營當中，把全國的軍人都感化過來，就是中國前途莫大的幸福。

九·出版品的發達

出版品是宣傳文化的利器，指導進化的南針。一國文化的發達不發達，只要看國裏的出版品多少，就可以曉得了。我國從前的出版界，真是腐敗；合全國的雜誌，計算起來，還不滿一百種；而其中大半還都是談

風花雪月的；對於社會的文化，並不發生什麼關係。論到學說的書籍，更沒有幾部是好的。自從五四學潮以後，出版界忽然發達起來。單就各式雜誌而言，已經有三四百種；雜誌以外，還有許多各種新的譯著。這樣看來，出版界受文化運動的影響，實在是不少了。

B 缺點

文化運動在中國的年數還不多，成效雖是不少，不周到的地方，却也很多。不過我們應該乘他在這萌芽的時代，把這種缺點找出來補足才是。否則一等到將來成熟的時候，就不容易改正了。我現在且將兩年來文化運動的缺點，大略講一講。

一、非必要的一致趨向

現在文化運動發生了一種極不好的現象，就是大家都去做同一樣的事業。往往在同時同地發生了好幾個同樣性質的團體，或發行同樣性質的雜誌。這樣白費許多精神，錢財，未免太不經濟。還有一層，倘若同時同地發生了幾個同樣性質團體或雜誌，他們做的事業，必致耗費心力，勞而無功。譬如同時同地發生三種同樣性質的雜誌，雜誌的份數當然增加了三倍。但是看雜誌的人數，精力，錢財，是有限的；他們對於同樣性質的雜誌，未必都肯本本買來看。那麼，這三種雜誌的銷場，平均起來，每種就要減少了三分之二；日子久了，經濟充足的，或者可以支持下去；若是經濟不充足的，勢必致停止出版。又如同時同地發生了幾個同樣性質的團體，都從事於辦平民義務學校。倘使那個地方之人數，本來辦一個義務學校就容得下的；現

在同時辦了好幾個，豈不是白費了許多精力和金錢麼？設若拿來分做別種事業，收功豈不較多！

現在大家不願這層，只是你做我也做，我做你也做，說起來橫直都是文化運動，都是替社會出力。可是將來文化運動的危機就伏於此處了。

一一·不對症的藥物

同是一種藥，有種病吃了就會好；有種病吃了，非但不能好，反要送命。這是什麼緣故呢？不過吃的藥，一個對症，一個不對症罷了。

改造社會，和治病一樣。改造的法子也要對症才好；否則非但不能把社會改好，反要把社會弄得破壞不堪，終至於不可救藥。

中國的文化運動，是要改造中國的社會；所以要揀對中國社會病症的方法。換一句話說，中國的文化運動，應該適合中國社會的環境。凡是中國社會上各種情形，都應該留意，不可以胡亂的做去。對於歐美的學說，無論怎樣新，要是不適合中國社會的環境，就是介紹了過來，也是沒有用的；並且還要危及中國的前途。譬如歐洲這次大戰停後，男子大半都從戎戰死，女子就陡然多了好些。所以有的人提倡一夫多妻主義。倘我們不問他適合不適合中國的社會，就把他胡亂的介紹過來，豈不是把中國的社會，更要鬧糟了麼？現在有的人，往往想出一種奇特新鮮的議論，來聳人的觀念，不管對於社會，有沒有益，只是一味的高談闊論。像民國日報上施存統的張自由交媾，說得天花亂墜，處處圓通。然而平心而論，使人人自由交媾，

人類的社會，和禽獸的社會有什麼分別！解除不自然的現象，也有個一定的標準；比如最初人類的生食，是自然的，現在的熟食，是不自然的，但這種的不自然，比原有的自然要好，我們當然棄了自然，去取不自然。又如工資制度，是不自然的，取做工的真值是自然的，這其間的選擇，就不能不注意自然的方面了。

如今不先考察中國社會的情形，胡亂介紹西洋的學說，包醫梅毒而有效的藥物，尙沒有發明，就談什麼自由交媾，我勸他還是先去研究一番生理學，再來討論這男女亂交的事情，不要再這樣胡鬧了。

三、沒有健全的書店

書店和文化有密切的關係。書店有指導和傳播文化的責任。文化能否傳播普遍到人類社會上，還要看書店的多少，和書店的好壞。中國說起來實在可憐，連健全的書店都沒有。即就規模最大，資本最厚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而論，也不能夠算是十分健全。因為他們並沒有出過幾種好的雜誌，和幾本好的書籍。至其他的書店，更不要去說了。除出幾部詩詞彙鈔和講笑話的一類書外，還有那些千篇一律的哀情言情小說。什麼福呀！什麼泪呀！什麼怨呀！花呀！月呀！的觸目皆是。你想這些好貨色搬了出來，文化怎麼會進步呢！

近來他們雖然有點覺悟了，出了好多文化的雜誌和文化的譯著。但是大半的書籍，都是定價很貴，並且不盡力推廣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去；這樣做法真使我們疑惑他們是為營業而覺悟的！

許多朋友告訴我，在內地要買一本新出版的雜誌，或書籍，真是困難極了；費去許多匯費郵費尙不算，

並且還要遲至二三個星期纔能到手。至於原版的西書更是不用說了。這樣看來沒有健全的真正能夠盡力指導和宣傳文化的書店，也是文化運動的一個大缺點。

四·不能普遍到社會各方面去

現在的雜誌和書籍的內容，都是很深；識字不多的平民，看了懂也不懂。就是有許多通俗的書報，大半都是供給小學生看的，仍舊不能夠普遍到大多數無智識的平民方面去。

近商務大埠的沒有受過教育的農人，工人，商人，他們能夠常常聽着演講，看見通俗的書報，或者還能沾着一點文化的恩惠。至若離商埠遠的農人，工人，商人，耳既聽不着演講，眼也看不着書報；什麼解放什麼改造，簡直都不曾曉得。他們絕對沒有受着一點文化的恩惠，仍舊在那裏過他們黑暗的生活。

現在從事於文化運動的人，往往以為辦通俗的出版品，沒辦大篇文章的雜誌來得痛快。其實這二種都是不可少的。辦大篇文章的雜誌和書籍，是大家互相切磋，增進大家的學問；出通俗的書報，是要傳播文化到沒有智識的農人，工人，商人方面去，使他們通通能受着文化的恩惠。二者缺一，就不成其為文化運動。

現在大家只在智識階級的一方面運動，把許多無智識的平民丟在一邊，真是文化運動的缺點。

五·蔑視羣衆

陳獨秀說：「……西洋留學生除馬眉叔，嚴幾道，王亮疇，章行嚴，胡適之，幾個人以外，和中國文化史有什

新 人

文化運動的與過去未來「上」

麼關係呢……」

這句話未免講得太過了。

係嗎？

難道那些不做紙上的文化運動，而從事於實際文化運動的人，和中國文化史也不發生關係嗎？我
想終日不息作工的勞工和農夫，他們對於文化的貢獻，恐怕比什麼人都貢得多呢！

文化運動不是寡頭運動，也不是博士大人的運動；是羣衆的運動，平民的運動。大思想家，大學問家不過是文化運動的先鋒隊，要把文化發揚而光大之，還須羣衆協力一同向前的做去，才能夠收效。若說這幾個人有關於文化，其餘的都不足道，那成了什麼話呢？

現在自命功高的人，以為中國的文化，是我們幾個人創造出來的；中國的文化運動，是我們幾個人發起的；而一般崇拜偶像的人，也把他們捧得天人似的。咳！這樣的輕視羣衆真是令人痛哭的現象了！（未完）

一九二〇·八·三。

介 德

紹 醫

黃 鐘

醫寓在白克路珊家園龍飛馬車行後身

他的醫術極精，有許多患重病的人，都受他的恩惠

，我也是受他恩惠的一個人。

介紹者王無爲

談詩人

吳芳吉

我於昨年七月，從四川出來，爲第六次上海之遊，混了一年；又把上海厭惡極了，今年七月，於是決定回到內地。當我起身之前，新人社的陳大荒君，要我作篇文章，以充新人月刊的篇幅。他爲我宣布的題目：1. 爲文化運動的批評。2. 爲全國雜誌的批評。是時我在普陀避暑，於途中見着此題，心裏甚爲不安。1. 因爲我是根本不相信文化運動的人。我覺得新聞紙上所叫囂的文化運動四字，都是騙人的話。既已不相信他，所以對於第一個題不願去做。2. 全國雜誌雖沒有許多洽意的，但雜誌的門類甚繁。我的知識曉得了這點，總曉不了那點；我既不是全知全能的神聖，當然不能盡去批評。我之看閱雜誌，無論中外出的，我只看他所載的「近詩」The Current Poetry。除了詩外，縱有天大的事，也不愛看。所見既不周到，對於第二個題，也自不敢去做。但陳君的厚意，不好推卸。只得守着我的本分，說一篇老實的話。我是終身學詩的人，只知談詩；這便是此篇「談詩人」之來歷。

談詩必先知的，就是談詩的人所立論的東西。

我是主張「個人無政府主義

Individual Anarchism 的人，所以一面對於甚麼文社學會 The Literary Societies

我是從不加入。因為文學的根本在個人，而不在團體。

團體的弊病，足以拘來個

人的天才，與墮落個人的人格。

所以團體活動，對於別種事業為有效用，對於文學

是用不着的。

大凡中外詩人之成其為一個詩人全靠他自己用功去做。

就是教

育，也不能將他養得成器的。

教育之事，可以教人於文學中得着性靈的開發，詞章

相修飾，或使音節更加和諧，或使神情別添滋味；但終不能教人成爲一個詩人。

因

爲詩人是不可教而得的。

教育猶且如此，何況團體力量？我不但反對文學上的團

體，且一面對於所謂學問道德，我也根本不相信他。

我以為：人在大宇宙間，只有直

捷了當的生活，絕無稀奇古怪的學問；只有天真爛漫的良心，絕無裝腔做勢的道德。

但是現在迷信及膽怯的人極多，即如我在新羣發表了一篇一詩的自然文學」

過後，便有一個同鄉，從南京高等師範來警告我，他因為是法國的甚麼碩士；所以他

說：「這篇文章雖是罵的痛快，可惜不是學者的態度。」同時又有一個好友，從漢

口也來告我說道「我以為你的工夫有長進了誰知養氣的工夫還差得遠你以後可罷了嗎！」他們的忠告，我都感謝。只是他們的迷信，與膽怯，實在不敢贊成。我以為「學者的態度」一語，可是害人不淺。我們立身，只有一副本來面目是永遠當保存的。除了本來面目，那有甚麼態度？態度兩字，惟軍閥政客，可以用來欺世，而於我們，却用不着。現在許多的人，因為對於一種道理不肯去澈底的研究；或則他的人格沒有高尙的表示；而自己又怕為人識破；所以發出來的議論，總是半吞半吐，半推半就的樣子，這種樣子，便是所謂學者態度之來源。故「學者態度」四字，可算滑稽至極！鄉愿至極！學者態度苟不打破，則宇宙真理，必成了騙人的虛話。他說我不是學者態度，其實裝扮起來，到是很容易的。其次「養氣工夫」的話，也不妥當。凡是教人養氣以遷就於社會的人，必是承認世界之罪惡與黑暗是當然的。以為在罪惡與黑暗之社會中，是沒有吾人生路，要尋生路；只有自己刻苦去服從他。這由於主觀錯誤之故。若從客觀看來，世界上面只有美善，只有光明，其罪惡與黑暗；都不過一時間的。縱要養氣，也該做法那孟子與之浩氣；文信國之正氣；以與美

善光明，同其一體。斷不可做理學末流之暮氣，死氣，以與罪惡黑暗並存。我是承認天國就在眼前的。我們已經是天國中，用不着養氣與否。所以我總是有話必說，有說必盡，不計較其得失如何。這個人無政府的主義，也就是我於文學立論之根基。

談詩要分作兩面，一面是談詩，一面是談詩人；因為詩的工夫，原是兩樣兼具的：

1. 是詩的修養

1. 是詩人的修養

說到談詩在國內刊行的，雖沒有幾多專書，但一年以來關於此事的文章散見於雜誌新聞上的，總算有了幾篇。只有談詩人的，幾乎沒人過問。我看新詩進步之遲鈍，之空泛如此，正由於大家眼光注重在詩的問題，而沒有注重詩人的問題之故。充滿宇宙雖是詩的材料，但沒有好的詩人；也尋不見好材料來。譬如詩人是一個母親，做出的詩便是他的兒女。沒有好母親，自然教不出好兒女。所以要解決新詩問題，先要解決新詩人的問題。我於中國詩史最抱恨的，是幾千年來，除了唐代

李長吉一人外，再找不出第二個自少自老，無怨無尤，能夠自知其有詩才，以自勉爲一個「職業詩人」The Professional Poet 的。若以中國所有的詩人，將他身世列成一表，可見他們做詩的衝動不外四個原因：1. 是做官而不得志的，則藉詩以洩其憤。2. 是求名而不如願的，則藉詩以逞其才。3. 是厭世而不遽擺脫的，則藉詩以托其情。4. 是放心而不能自適的，則藉詩以償其慾。所以如善作抒情詩的陶淵明，善作敘事詩的白樂天，善作諷刺詩的屈靈均，善作農牧詩的陸放翁等，他們都不是想發揮他的詩才；不過藉詩以遣煩悶。所以此種詩人，可算是間接來的，不是直接來的。後世又駭於文章千古事的神話，雖有詩才，亦不敢以詩人自居。於是一「職業」的詩人，就永遠尋不出了。

中國今日，事事苦無人才，在詩界中，尤覺沒得人才。因爲詩的人才，原比其他的人才更難得些。

1. 其他的人才，可以因襲成功；詩的人才，必要能夠創作；
2. 其他的人才，可以希望速成；詩的人才，必要慢慢修養；

3. 其他的人才，可以假借別的帮助；詩的人才，只有靠着自家；

4. 其他的人才，可以由一定的方法養成；詩的人才，只有由各人的稟賦。

所以「在英國的劍橋 Cambridge 牛津 Oxford 兩個大學，每年教得出四千的良好學生；然而教不出幾個良好詩人。」中國的留學生，在外國得有博士學士的，也不知有若干，而在外國學得爲詩人的，也沒有幾個。足見詩的人才之難！

但詩的人才，不難於人才之稀少；而難於人才之放棄。英文的諺語雖有「詩人是天生的，不是人做的，」*Poet is born, not made.* 一言，却是不甚妥當。詩人固

是天生的，其實誰又不是天生的呢？*Every man is born as poet is born* 造成詩人的原素在「想像」。*Imagination* 凡能「想像」的人，都有當詩人的本事，所以人人都可以爲詩人；而究竟人人不能都爲詩人者；這其間却有個最大的原故。就是詩人雖貴想像，但想像賴於智識；無智識的想像，絕不中用。蔣生 *S. Johnson* 在

他所著「詩人傳」上說：「無智識的想像，是無用的。」*Imagination is useless without Knowledge* 正是這個意思。……蔣生他提出這智識兩字，無非是他的下

文所說：人與自然結合，惟靠研究與觀察，可以得來這智識之意，就是在研究與觀察中所得的實在東西。並非世人所謂玄之又玄的學問……我看智識得來也是容易的事，只要肯去研究觀察，也就俯拾便是。不過研究觀察，必需一點時間。時間為物，到是人人所不易得。所以根本問題，不僅在詩人的想像，與智識，而正在詩人的時間。

用個比譬來說：『詩人之做詩，猶如女子之生兒。』兒在娘的腹中，至少八九個月，乃得成熟降生。若是不到八九個月便就生下，這樣便叫流產。流產的兒，是不能長大的。詩人做詩，也是一樣。起初要有『詩興』 The poetical Inspiring。詩人之有詩興，猶如女子之有愛情的結婚。其次要有『詩料』 The Poetical Materials。詩人之有詩料，猶如女子之已有身。再其次要有『詩的醞釀』 The Poetical Embryo。詩人之為詩的醞釀，猶如孕婦之重胎教。再其次為詩的『貢獻』 The Poetical Completion。詩人之到詩的貢獻，就如母氏之分娩了。英文中還有一句諺語說道：Poet is a man who is half a woman。這句意思是：『凡屬詩人，一

『半要有男兒性，一半要有女兒性。』 以我經驗實在不差。不但詩人之德，要溫柔敦厚，是取法乎女兒來的；就是詩之有律，*Metro* 有韻，*Rhyme* 等等，都是女兒性的表現……因爲有律，則均齊；有韻，則和諧；這均齊，和諧，都是女性中的特色。不過我所說的律韻，是天然的律韻罷了……

所以無論長篇小品的詩，要是嚴格而論，都不容易做出。世人每有天機活潑，情景湊巧之時，信口說來，便成絕調的。此種的詩，看來似不經意，實則那樣的天機情景，不知費了多少苦心乃來到的。若更細密觀察，可見他的詞興，詩料，詩的醞釀，詩的貢獻，都藏有一段的歷史在內。所以這種的詩：1. 不可以常有的。2. 必是內容極單簡的。3. 必是感情過度之際，而後發出的。若是感情返於平淡，便不能繼續下去。乃自白話文學喧傳以後，許多沒嘗過『詩味』*Poetical Taste* 的人，都濫於做起詩來。又誤解詩是寫出，不是做出的話；於是開口也是詩，閉口也是詩，喫飯睡覺都有的是詩；詩的品格，可是墮落極了！須知文學的意義，不是想把文學愈弄愈壞；乃是想把文學愈弄愈好。不是望人人都作壞的文章，乃是望人人能作好的。

文章。猶如社會主義，其所以打破貧富階級，不是望社會中人人受窮，乃望社會中人人享富。今新詩墮落的最大原因，就是流產的太多，而成熟的太少；也就是今日詩人缺乏時間之故。

既談到此，還要補說幾句詩人與社會的關係。原來詩人是大同世界的愛兒，而非昏亂世界的難民。像今日之世界，實在不合生出詩人，使他受窮受苦，爲人類最可憐的一個。不過在詩人的主觀看來，世界雖是昏亂；他的心中却是光明澄澈，了無一物。所以凡是詩人，都有他的透底的人生觀，與宇宙觀。甚麼是透底的人生觀與宇宙觀？1. 凡是詩人都是以『四海爲家』的人 *The Cosmopolitan* 2. 凡是詩人都是以『萬物皆神』的人。 *The Pantheist* ……最近同鄉詩友郭沫若君以其「三葉集」相示，其集中已先我說及；但我與他的意思稍不同的：他以詩人的『我』列於神以外；吾則以詩人的『我』本是神之一體，所以詩人也是個神。 *A half human being* 他主張贊美『自然』 *Nature the Great* 我則以『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除了贊美『自然』還許贊美『自己』……詩人既都

以四海爲家，所以他也是家庭的一個；既都以萬物皆神，所以他也是神類的一個；於是詩人之視世界，覺得都似家庭之可愛；都似神類之可敬；世界雖是昏亂，實在不足介意。且暫時之昏亂，也不能有損於永久之世界。如十二年前之英詩人湯生 Francis Thompson 有「在不稀奇的地方」 In no strange Land 一詩頗能道出一種詩人之假定 The Supposition of a poet 其詩有幾句說道：

O world invisible, we view thee;

O World intangible, we touch thee;

O World imknowable, we know thee;

Inapprehensible, we clutch thee!

……我最反對譯詩，但恐披閱此篇的人，不盡學習英文，只得把他譯出，
啊！世界啊！

爾之不可仰兮，吾今得以量兮；

爾之不可近兮，吾今得以親兮；

爾之不可識兮，吾今得以知兮。
爾之不可解兮，吾今得以懷兮。

世界啊啊！世界啊啊！

由此可見詩人的假定，足以把千萬年的時間縮於一點。有許多幸福爲千萬年後始達到的，但在他的眼前也就可以實現出來。所以照詩人的眼光看來，那般浮雲富貴，走狗功名，獸性的戰爭，傀儡的法度，都是不值他一看。他所看出來的，只有光明澄澈的景象，而在在足以自慰的。因此詩人的性就生出以下四種。

1. 詩人的性是單獨的。（單獨不是厭世）

2. 詩人的性是超脫的。（所以宇宙也不能約束他）

3. 詩人的性是寂寞的。（也有愛熱鬧的，但其自視仍是寂寞）

4. 詩人的性是和平的。（他是用和平的進化，不是用爭奪的進化）

可是現在社會不許詩人有存在餘地：詩人性要單獨，社會偏是紛繁；詩人性是超脫，社會偏是虛矯；詩人性要寂寞，社會偏要煩囂；詩人性是和平，社會偏要奔競；以一身

的力量，怎當得起社會勢力 Social Force 的強迫？居今日而欲成爲詩人，真是難之又難。非具以下條件殆歸絕望：

1. 沒有極豐富的境遇不能夠。
2. 沒有極清閑的時間不能夠。
3. 沒有極滿足的修養不能夠。
4. 沒有極堅定的決心不能夠。

除上項條件之外，如亨氏 Lafcadio Hearn 所演講之「生活與文學」 Life and Literature 書中，他首先提出的還要有「創作的能力」 The Creative Power 他說：「若是你沒有創作的能力，而勉強從事於詩，其結果不過終爲一個「模擬家」 An Imitator 罷了。」但此話究不真確。我以為文學界中，只有創作家，絕無模擬家。因模擬的文學，絕對不能成立；而模擬的舉動，已與文學原理要在「個人活動」 The Individual Activity 之義相反。至於創作能力之有沒，就視其境遇，時間，修養，決心，四項之有沒。如果四項都有，並且甚好，自然會有創作的能力出

來。

就此四項看去，後面兩項如果自己能夠明白，能夠勉勵，到也不費一錢；都可做到。只是前面兩項最難得說：

1. 有許多好時間，往往爲不好的境遇所誤。
2. 有許多好境遇，往往爲不好的時間所誤。

因此以埋歿挫折了的詩人，也不知其好多！又有許多具有詩才的人，反因境遇豐富，時間清閒，爲其詩才之累，實爲最痛心事。所以比較起來；到是出身窮苦的詩人，佔大多數。其理由：

1. 所以要境遇豐富之故，不過使詩人的一身勿爲生活所箝制，而得抖擻精神以與自然相接。但於窮苦之中，也不能直捷了當與自然相接的，雖是窮苦；也不妨害。

2. 惟其貧苦，於是外界的應酬少，而時間的享受多。所以窮苦於詩，到是有益。窮苦的狀態是保守，不是退縮；所以窮苦於詩，決其無害。

故時間乃爲詩人之資本，而窮苦就是資本之來源。詩人之與世無競，不是感受了厭世思想的墮落；乃是歡迎與自然接近的表示。既要常與自然接近，則在其接近自然的道路中間，如有妨礙此路進行的東西，便不能不一概拋下。妨碍此路的東西是甚麼？就是名利，富貴，奢華，權勢，種種。須知我們所以要做詩，與夫勉爲詩人的衝動，由於我們富有詩才；應該盡我們的義務去培植他，去發揮他，去犧牲他，以免其冷落廢棄，爲人類之鉅大損失。而我們做詩與夫勉爲詩人之責任，則在爲人類生活之批評……英人安諾爾 M. Anord 著「批評論」Essays in Criticism 即

以文學爲生活之批評。

Literature as the Criticism of Life 中國的古訓如尙書

「詩言志」如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可以事君，事父」的話，都是以詩爲生活的批評之意。其下文「多識於鳥獸鳥木」的詩，則不但爲人類生活的批評，並且進而爲自然界生活的批評。不過舜與孔子未讀過英文 Criticism

（批評）一字罷了……所以詩人之對於生活，（無論詩人自己的，與別人的）只可盡其批評之責，而不可藉詩以謀衣食，求知遇，出風頭，討便宜的。我們可以按着

生活去做詩，而不可以拿詩來謀生活。詩人衣食上的生活當要自能獨立，此爲詩人的立足地點。因爲要有獨立的生活，乃有獨立的人格；要有獨立的人格，然後配得爲一詩人。不過解決生活問題有兩層的例外：

1. 因外界的壓迫，實在不能謀生的，如刀兵飢荒之類；這不能怪他。
2. 因內界的阻碍，實在不能謀生的，如老弱殘病之類；這不能怪他。

今我又藉無政府主義來說明白：無政府主義的根本意思，是不承認智識階級，與勞動階級之分判。因爲人人都應當求智識的，人人都應當去勞動的。（昨夜有個美國回來的詩友，與我不睡的論西洋詩。末後他問我的志向。我說我是毫無志向。只俟蜀亂平後，仍要回去繼續我的耕田生活，與教書生活。他說既是耕田，如何有暇教書？我說我是教的不要錢的書。他問甚麼是不要錢的教書？我說教書是人類的義務，所以不當要錢。他問如何去教？我說上午在家中耕田，下午便上街去教。田中的五穀，是我享得天的權利；街上的教書，是我報答人的義務——做詩也是報答人類的義務——他問誰伴你去？我說我愛的妻兒伴我去。他說你真是瘋

話呀！你不懂「分工」的道理，The Division of Labour 我恐你田也耕得不好，書也教得不成了！……其實智識與勞動若不調和，將來之大亂可是難於叵測。世界一切的罪惡，都由於有智識的不肯去勞動；長勞動的又沒有智識；因此不平，而罪惡生出。所以我主張詩人也要自謀生活。若是不求自謀生活，只是吃人的飯，穿人的衣，這種人既失了生活上的資格，當然不配為生活上的批評。這種人做出來的詩，只算無責任的詩，而雕蟲小技之所以由起。所以將來的詩人，與往古詩人之觀念其不相同處：

1. 要知道社會之生活，必要自謀生活。
2. 做詩不是為生活，是專為他的天才。

惟其自謀生活，然後他的人格不致墮落。惟其專為天才，然後他的詩品不得墮落。波斯古代的詩話所謂：「詩人無壞種，」No bad man can be a poet 行將見於今日了。

說到真正的詩人，行將見於今日，但誰為將來之最大詩人呢？這個疑問，却是難

說。

不是不能回答，是不能十分快意。

我想下列幾種的人，都缺乏當詩人的能力：

1. 現年已在三十五歲以上的。
(因為離赤子之心愈遠，天性愛情都薄屑了。)

2. 境遇雖好，而無時間的。
(因為塞了與自然相接的路。)

3. 不能安於淡泊生活的。
(因為把詩人性抹殺了。)

4. 生活而非獨立的。
(因為是詩人的人格所關。)

5. 非出身草野，而又非平民模樣的。
(因為有時代的錯誤。)

6. 染了「政客化，資本化，勢利化，風頭化」的。
(因為這種人俗不可耐。)

7. 加入各種學會的。
(因為與文學原理之貴個人活動相反。)

8. 沒有透底之人生觀，及宇宙觀的。
(因為哲學與詩，是並行的。)

9. 膽怯，而不能犧牲一切的。
(因為愛情與信仰，同樣是一體的。)

10. 不研究英文詩的。
(因為英國文學，獨以詩擅長。)

前段不曾說過境遇與時間之關係嗎？今欲答此疑問，不妨再申言之，以為前段

結論。就是詩人第一要事。

要在不好的境遇中，去尋求好的時間。

用着好的時間，去安慰不好的境遇。

然後在這境遇裏面，隨那時間前去，以接近於自然。

因為詩人的創作是自然賜給他的，

不與自然相接，便生不了他的賜給；便生不出詩人的創作。

時間是接近自然惟一的導線，

所以必要有了時間，纔得接近於自然；能接近於自然，纔能生出創作。

時間恐慌，殆為今日詩人共同感受之痛苦。其影響於詩的成績，實在不小。

最明顯的，因為時間恐慌，把詩的認識都弄得不清楚了。即如許多的人，所主張的

新詩，以為新詩就是由宋詞，元曲，或漢唐樂府，脫胎來的。只要能夠使用幾句詞曲，

樂府的套話，便可叫做新詩。實則錯誤極矣。第一，若謂新詩是由詞曲樂府之脫

胎，可不主張詞曲樂府之復辟，較為直捷了當。還拿幾套詞曲樂府的唾餘來幹甚

麼？第一要知新詩的發生是受了西洋詩的影響……百分之中，有九十分是英國詩的影響……若於西洋的詩，不加專門的誦讀，的揣摩，的討論，的比較，恐怕中國之新詩，沒有成立的希望。現在報紙上所登出的新詩，其實從何新起，不但不新，并且舊得不了。又如因為要做白話，連修詞也不講究。對於文學的美，Literary Beauty 簡直沒有幾人過問。於是在形式上，The Poetical Forms 看不出一種外美。External Beauty 在精神上，The Poetical Spirit 看不出一種內美。Internal Beauty 所以令人不耐咀嚼。美雖有莊嚴，神秘，宏壯，激烈，純潔，安靜，慈悲，種種之不同，而詩之必要有美，然後得以成立；總是不能非議的。今日的新詩，只知寫實，不知寫美，實為進步上之大缺點。至於前者之所以不新，後者之所以不美，正由於時間恐慌，才生出這種現象。因為新與美二者，都藏在自然中的。除了自然，Nature the Great 便沒有新的成在。便沒有美的成在。但是詩人沒有時間，也見不着自然中之新與美。以後要得新詩人有滿足之涵養，就在詩人自家有救濟其時間恐慌之法。其法如何，視各人的生活境遇，不能說定。此篇所欲告於同志的：

1. 詩人既不是人力的教育產得出來，故欲勉爲詩人，當在大自然界的學校去肄業。不可向人力教育的學校去討煩惱。若自量能夠獨立修養之時，便可與現世牢獄式的學校脫離。

2. 近兩年來，出洋之風大盛。但與詩人沒有關係。詩人出洋去遊歷猶可，出洋去進學校則毫無意思。而在出洋之先，必要熟習其前代詩人，The

Ancient Poets 及其並世詩人，The Contemporary Poets 之詩。先與他有精神的聯絡，然後能得其實際上的幫助。但詩人出身寒微的多，盡可不必妄想出去。只要能夠搜集西洋的詩來讀習，就在家中也是一樣。

至於趨迎富商，投考官費出去；我覺得是齷齪極了，更非詩人所宜。

3. 安樂的家庭，對於詩人，及詩的修養，有密切關係。中外詩人的家庭，十有九個，都是極安樂的。安樂不必要富，而要有愛；有愛，自然富了。同志諸君，如果你的家庭已得安樂，請即努力去讚美他；如果你的家庭未得安樂，請即努力去改良他；這是你詩的源泉，莫忽視了！昔希臘人以「德爾菲」

Delphi 地方，爲世界之中心。以我經驗，我們的家庭，便是一個「德爾菲」便是一個世界之中心。所以與其學詩於學校，不如學詩於家庭。不但父母妻子都是你的良師，就是雞鴨牛羊也是你的好友。

4. 衣食雖要自謀，但詩乃詩人的終身大事。既是決心爲詩，就要終身做去；不可因衣食艱難而中途變志。說到此處，且插一句我之身世的話。我自十二歲時，友人某君命我專事於詩，恰又十二年。此十二年中，所受之飢寒窮苦，雖不知幾次，但無論如何窘迫，沒有把詩拋荒一日。近六年來，除了以精力之半養活家人五口之外，其餘的事便一切放下不顧，以犧牲於詩。我此次之離開上海，尙不是厭惡上海之煩囂；是厭惡我在上海的生活，與自然相接之時間少太，因之影響於詩，使受無窮的損失。所以不能不急於離開。我常想寧肯餓死，而得些詩；不肯飽死，而無一詩。我十年以來，新詩舊詩，却是作了不少；但是沒有一首，我看得起。我每於作詩之先，預想作了以後必有可觀，迄其作成，則又失悔懊喪，不能洽意。

作了一首，便就討厭一首。於是作詩越多而越無心滿意足之日。我覺得世界上事，沒有能夠動我心的，只怕到老死時，還沒有一篇好詩以答報愛我的朋友，到是一件恨事。所以從今以後，更當振作精神，預備爲詩的犧牲了！

5. 詩人貴在個人的活動，自不可以常情並論。所謂新思潮，新文化，在詩人看來，都是剎那間事。詩人的天職，只在貢獻些詩。詩之如何立意，如何造詞，全由詩人自主。非別人所能干預。所以一個詩人，就應該有一個詩人的文學。縱使舉世的人崇尚時新，而我獨好高古，不妨就作高古的詩；只要高古的詩好，自然可以成立。縱使舉世的人都用白話，而我偏用文言，不妨就作文言的詩；只要文言的真好，自然也可成立。因爲美的種類雖多，而美的程度則一。無論如何去做，總要能到美的程度爲止。果真能到美的程度，則又無論如何做來，也都是美。譬如有了了一段詩料，非用白話不能說出的，應該就用白話；非用文言不能說出的，也應該就用文言。

甚至非用英文不能做出的，應該就做英文。總之，所謂白話，文言，律詩，自由詩，Free Verses等，不過是傳達情意之一種方法；並不是詩的程度。美的程度，只爲一處。至於方法，則不必拘於一格。今新詩舊詩之故意相互排斥，都是所見不廣。須知強人從我之事，是永遠做不到的。縱做得，而千篇一律，好似印版，又有甚麼生趣？不但做詩如此，就是詩人的天性，也宜各自發展，各自舒適。今人對於甘守淡泊，或遜跡山林之事，攻擊甚力。這都是片面的見解。不知人各異性，隨其所好，只要不辜負其一己之天才，以貢獻於人類；則無論其爲厭世，爲樂天，都是一樣。我也是附和「返於自然」Return to Nature的人。我是絕對的厭惡現今的社會。要是罵我爲涼血動物，我却毫不介意。同志諸君如果有意爲詩，請即率性孤行，不必顧忌。試一味馬臯萊 Macaulay「詩人多瘋狂」Every Poet has to be more or less craze之言，豈不令人爽然麼！

6. 詩人之得來，不比博士學士之得來；是有一定形式的。詩人之修養，既非

短促時間所能做到。故不可望其速成。老實說來別人都有成就之日，惟有詩人；是永無成就的。我前一段說，大自然界是詩人的學校，詩人也便是大自然的學生。自然是無窮的，詩人之修業也是無窮的。所以詩人只有修業，沒有畢業。學詩的人，苟不見到此處，則速成之心一生，其人格之墮落也就從此起。

我所欲告於同志的，大要如此。至於誰是今後之真正詩人，我們由時間關係之原理想來，可以下一斷語：『要找詩人，請向時間上找。誰的時間最多，誰的成績最大。』趙甌北的詩說道：『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桑滄句便工。』我們生逢今世；看過許多變故，經過許多炎涼；詩的材料，實在豐富得很。快點拿些豐富的時間，去裝載他罷！

崇明望月

（昨年第六次來上海作）

西辭峨嵋秋，來作海上客。莽莽古神州，一來一變革。吟詩恐愁生，披衣望海月。

海月何娟娟，照我孤船邊；但見天連水，但見水連天；不辨山外雲，不辨雲外山。

忽憶我爺娘，忽憶我妻子；天倫極樂鄉，斯世安可擬！萬頃闊風濤，誰驅我來此！

我欲問海月，海月不我言；不言我自語，語罷抱月眠。平生飛動意，荷笠自耕田。

要知社會怎樣進化？

這書是根據東亞歷來的事實，

請讀

研究東亞民族進化的程序。

近世社會學

可稱是現在研究社會問題最

重要的書籍。

請讀

覃壽公譯述

▲洋裝一巨冊

要知怎樣成新社會？

▲定價大洋二元

新 洪 華 憲 春 演 夢 義 記

看小說要看看有趣味之

小說有趣味之小說無如

長篇歷史

小說

社會偵探義俠言情軍事家

庭等在內蓋歷史小說為

實事

小說人有來歷事有根據決不能嚮壁虛造率意成章其難可知况為一百回巨製七十萬言

之新華春夢記耶書為

楊塵因

先生傑作發行以來

銷數逾萬

口碑載道婦孺皆知良以是書叙述洪憲事實

情節之奇奇怪怪

運筆之曲曲折折

折形容盡致維妙維肖為近來說部所絕無僅有者略舉要點如下

革命偉史

鐵血橫飛妖魔掃盡頭顱拋去民國重新有足令人紀念勿忘者

皇帝笑史

八十三天短命皇帝笑話百出趣事橫生有足令人忍俊不禁者

宮闈秘史

新華宮內洩漏春光燕語鶯啼粉黛綠有足為洪憲點綴風流者

英雄壯史

揮戈回天拔劍斫地激昂慷慨可歌可泣有足令人崇拜者

外交痛史

借到外債挖肉補瘡拍賣江山國禍民殃有足令人痛哭者

美人俠史

匪創帷燈出奇制勝美人妙計凱奏情場有足令人拍案叫絕者

兒女情史

柔情婉轉軟語温存如歷其境如聞其聲有足使人魂銷者

名士趣史

白髮紅顏情趣入妙你憐我愛愈老愈騷有足令人詫異者

青樓花史

脂香粉陣打俏罵情旖旎風流別開生面有足令人感想者

英雌穢史

雲雨巫山襄王入夢春花秋月蕩女思淫有足令人唾罵者

官僚醜史

白晝驕人深宵搖尾天生怪物無恥之極有足令人痛恨者

政客騙史

黑心強盜遇着賊爺此詐彼欺恃入恃出有足令人詫異者

偵探罪史

栽贓誣害冤枉良民黑幕重重疑幻疑真有足令人髮指者

社會怪史

乞兒請願娼妓尊皇奇形怪狀迷離倘恍有令人長太息者

凡茲種種莫不詳細搜羅穿插一氣與坊間刊印單行本東鱗西爪無關宏旨者大有霄壤之別愛讀小說而欲知洪憲秘史者固宜人手一編也

(大本)

平裝五巨册

定價大洋五元

實售三元五角

(小本)

平裝五巨册

定價三元五角

實售二元四角半

文化運動中之宗教問題

王無爲

宗教的實體，用平常的眼光來看，固然沒有什麼稀罕的現象，只是幾個聰明人在裏頭變弄戲法；但如果更用顯微鏡，仔細來看，就知道宗教的神奇，並不在表面上的偶像，而在乎宗教內所包含的倫理。本來宗教是從社會缺點上發生的，所以社會上的缺點愈多，那宗教的制度，也愈發達。據宗教家的議論，大抵都說宗教是提高人類生活的工具，渾身都是獸性的人類，不能不靠着他律，宗教就是他律主義的一部分。這他律主義，居多用最高倫理來支配。像基督的博愛，佛的慈悲，就是最高倫理的結晶體。至於宗教的形式，雖然狠遭人非難，但離了形式，宗教就不能存在；現在有些人主張棄了宗教的形式，提倡宗教的精神，然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這事最困難的地方，在乎「宗教的職業」不能打破。「宗教的職業」換一句話說，就是以「宗教爲職業」。牧師靠着佈道生活，佛教徒靠募化生活，就是以宗教爲職業。以宗教爲職業，在分工的社會上，固然有不勞動而衣食的嫌疑，但比起以教人爲職業的學校教員，也不見得有什麼軒輊。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學校教員專教人如何用智識維持生活，宗教家則專教人對於生活的各種信仰。學校教員的教人，偏於智育，宗教家教人，却偏於德育。人類的的生活，原不僅靠着智育，德育也是狠必要的。但宗教家的德育，是不是正宗，就還有斟酌的餘地。依一般學者說，凡是含有他律性質的信仰或習慣，都是道德的象徵，也就是一種德育；不必有神的迷信，才算是德育。但宗教家的意思，和這個完全不相同。宗教家以爲道德這東

新 人

文化運動中之宗教問題

西，必有所附麗，這受道德附麗的總體，以神爲之，就格外能得人信仰。道德是要人信仰的，如今道德須附麗於神，然後能夠起人信仰，就可見沒有了神，道德便不能成立，所以除了宗教形式而言德育，這德育就毫無根據，不能算做德育。這種話，或者和事實是不對的，但就我們的經驗而論，却也有不可厚非的地方。我們在現社會上，去評估各種社會的道德信仰，固然有不和宗教相聯的，但與宗教相聯的部分，實在是占多數。比如眼前大衆所認爲「下流」的社會，他的罪惡責任，往往藉宗教的信條而表現。他們對於殘忍的行爲，並不承認是人類所不應該有的行爲，只認是神所不喜的事情。他們殺人，往往不承認這事是違背人道，倘沒有神的迷信，他並不知責任的所在，甚且以爲這事是無責任可負的。幸而有宗教，給他幾個信條，用天堂，極樂園，等幻燈，做他們的前導，又用地獄等恐怖他們，使他們有所顧忌，不敢向罪惡方面發展，倘沒有宗教，他們的理智，既不能制裁自己，那麼他的罪惡就要發展到無可發展的地步，我們天天所主張的人道，也就不免無從主張了！依這事例而定德育的實質，那「神的德育」的名詞，就無從打破。我所以不厚非宗教家的德育解釋，也就以此爲根據。但我一面雖不厚非宗教家的德育解釋，又一方面却不肯認德育非附麗于宗教，便不能成立的話。因爲德育這名詞，不由于宗教而起，德育是教人以各種道德傾向，是教人負善惡的責任，並不是專教人對神負責任的德育。如今因有對神負責任的「下流」社會，便認德育爲神的獨占品，就未免把人類的人格，都歸納在崇拜偶像的範圍以內了。——我由是便下一個斷語，宗教家的道德教育，在「下流」的社會，是占有特殊勢力的，但這勢力不能代表真正的德育，只能算做因時制宜的德育，不是可以一成

不變的。至宗教家的地位的確和學校教員的地位不甚懸殊，社會上如承認教育家的地位，就應該同時承認宗教家的地位，——但不能完全承認——不能以不勞動而衣食的武器來攻擊宗教家，尤不能徒唱高調。不顧事實，用什麼「虛空」「愚妄」等名詞，來攻擊宗教的本身。

以上所述，不過說明宗教的立脚地，和宗教家的地位，至宗教與社會有什麼影響，雖然也略加說明，但極其簡略，尙有待於發揮；現在請繼續發揮宗教與社會的關係的原理，并舉其實際的影響，做印証的材料。

宗教導源於何時，宗教何時由萌芽而發展，我們所讀的歷史，雖然曾予我們以証據，但大半都是靠不住的神話。以我所知：宗教家所奉爲神聖的鼻祖，沒有一個是真的，許多人所崇拜的偶像，也只是鐵石土木所造成，並沒有什麼神靈附麗在這鐵石土木的身上。我前頭說過，宗教的神奇，並不在表面的偶像，而在乎宗教內所包含的倫理。詳細些說，就是宗教這東西，大抵都是建設倫理的工具。在最初造宗教的人，必是覺着一般人沒有生活的信仰，恐怕人類社會有不能維持的時候，因此便利用初民的愚妄思想，造了可供崇拜的偶像，斂聚他的信仰，使他的生活價值，能夠增高，向上心能夠發達。這種建設宗教的人，都具有大智慧，他非不知世界是物理的世界，沒有所謂不可思議的世界，更不是神的世界，但他知道一般人心裏，都有一種不可思議的世界，和神的世界，這世界是比較上善的世界，由是便造出自己信不過的不可思議的世界，神的世界；使一般人在那裏生活，使社會成了有生活信仰的社會，不至失進化的秩序。他雖然有欺騙一般人的地

方，像教人穿特別服裝，行特種儀禮，并教人如何盡忠於宗教，如何事神的事，但他的原始意思，只為建設一種倫理——維持社會進化程序的倫理——並不是專以欺騙一般人為能事的。關於這一點，狠有些人加以討論，但能原諒他的人，實居多數。這多數的人，所以能原諒他們，是因為宗教這東西，雖然有種種被人認為無意義的形式，但宗教如離了形式，便不能聚斂一般人的視線，並不能取得一般人的信仰，所以對於宗教的形式，就不能不稍予以原諒。至宗教離了形式，就不能得人信仰的證據，實在很多，但我因為這篇文章所討論的問題，不限於這一部分，這一部分並且是不重要的部分，便不來舉這證據。但我雖不舉出證據，我却敢斷定一個事實；說是，宗教的確是靠形式來維持精神的，沒有形式，宗教的精神，便不能興奮，一般人對於宗教的信仰，也必定中止，如果要宗教的精神，能夠興奮，一般人對於宗教的信仰，能夠堅固不拔，那就要維持宗教的形式，——不必完全維持——不使宗教的形式，陷於破產。

上面所述，是發揮宗教的立腳點；至於宗教與社會的關係如何，在社會裏頭，能發生如何的影響，那就另是一個問題。上期本刊通訊欄施畸君曾有一段關於宗教問題的談話，他說：

「……例如現在聚訟的宗教問題，一方面以為毫無價值，一方面以為價值極高，在這時候，我們就要尋人類間為什麼有了宗教？今之所謂宗教，是不是人類所需求的？假若把他擴充到圓滿，或減得毫不存，人類間將呈一種什麼現象？一步一步的，找出證明的東西來，這宗教的最終得與，豈不有了麼？」

他這意見，完全與我相同。所以我在要說明宗教與社會的關係如何，在社會裏頭能夠發生如何的影響以

前我願先做一番加減乘除的工夫。

現在請先就宗教極有價值的方面講：人類的社會，是靠各個人類來維持的，社會中間，不能沒有秩序，就好像機器裏頭不能沒有發動機。社會的秩序，是什麼東西造成的呢？豈不是集合各個人的道德、習慣，而成的麼？既是集合各個人的道德、習慣，而成，那社會的秩序當然就是道德與習慣的結晶體了。道德與習慣，雖是人為的，並且要一部分人認為善的，才有存在的價值，但一部分人以為善的，必另有一部分人以為不善的，這以為不善的一部分人，就必定不肯維持那道德習慣，卒必蹂躪破壞，使他不能存在而後已。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是跟着循環的理走，這一部分人將那一部分人的道德、習慣蹂躪，那一部分人，又必設法蹂躪破壞這一部分人的道德習慣。如此循環報復，互相牴牾抗拒，社會的公共秩序，就永遠不能維持。公共的秩序，永遠不能維持，那羣衆的幸福，就無從得；結果：社會或歸於破滅，人類就沒有進化可言了。宗教家知道這現象是不好的，無論什麼政治、法律，凡是用強力來維持的，都不能維持社會的秩序，策進人羣的進化，因此造為不可思議的，神的、的境界，立了一種不用強力來維持的規律，令大家信仰遵守，務使羣衆相安無事，常常保持前進的狀態，向上的心理。所謂用神道設教，就是他的本意。

還有一層：人生是有情的人，情最不能忽然的，就是生命。生命在人人心中，都有三個：一個是過去的生命，一個是現實的生命，一個是將來的生命。這三種生命，恒人所最珍重的，就是將來的生命。他所以如此，是因為人生無一天不是在苦惱中生活，無論什麼人，都有他的苦惱；這苦惱雖是相續不斷的，但人的慾望，總

想解除這苦惱，因想解除這苦惱，便希望到將來的生命，冀將來的生命，能與苦惱脫離關係。他有了這希望，自然想採取有效的手段，求達他的目的，宗教家因此便造出因果報應，求解脫於懺悔，爲善入天堂，爲惡入地獄，好人成佛，惡人墜畜生道，種種學說，來適應那些人的環境，懸了人類理想的恩物，來安慰苦惱衆生，使不滿於現實生命的人，得個安慰的方法。人生無論什麼時候，總是求得安慰的，在沒有方法安慰自己的時候，就不免自暴自棄，失墜了向上心，如今宗教家替他設了方法，使他信仰將來的生命，他自然不致因爲不滿意於現實的生命，而戕賊自己，失墜人生必不可少的向上心。

依以上的說法：宗教家建設宗教，並不是無意識的。宗教的形式，雖然有不妥的地方，但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包含在內。至宗教的信仰根憑，也不是完全虛空的；他是假定一種未來的生命，使人擬得；換一句話說，就是懸了一種恩物，令人照他所指示的方法去攫取，這恩物雖無人能夠得到，但他的吸力，很是雄偉，不止能使個人增加向上心，並且能使社會保持進化的秩序。所以宗教這東西，我們須承認他的存在價值，並不能加以輕蔑。

以上是專講宗教的利益，現在請更持反對的論調，去減他的價值。依科學家的觀察，世界是物理的，世界，事事物物，沒有不受物理的支配。宗教家所假定的世界，是不可思議的，神的，換一句話說，就是迷信的，虛妄的，非物理的。人類社會的進化，是從昌明物理得來，如今不去研究物理，求自我的安慰方法，却去迷信不可思議的神，求那永世得不到的，自他的安慰的方法，將人羣命運，付托那冥冥杳杳無聲無臭鐵石土木的偶

像，這豈不是自殺的政策麼。

再次：倫理這東西，並不是宗教家可以包辦的，因為倫理是人類的倫理，不是神的倫理；倫理以人的堅定意志來維持，可以垂諸永久，用詐欺賂誘的手段來維持，一被人識破，就會立時腐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今說什麼愛即上帝，慈悲即佛，以上帝代表愛的倫理，以佛代表慈悲的倫理，有智識的人，已經都將他詐欺賂誘的情形看破了，再過幾時，這愛的倫理，慈悲的倫理，就必定會腐潰不可收拾。到了附麗於宗教的倫理腐潰了，那時一般社會，豈不失了信仰？信仰失了，社會的秩序，就不能維持。所以無論附麗於什麼宗教的倫理，都不能加以信仰，即使倫理本身，有不能不信仰的地方，也要去了神的迷信，不因神而信仰倫理，然後才可以算得真正的倫理信仰。

還有一層：宗教是人類進化的障礙物；因為宗教否認生物是自己進化的，無論什麼生物進化論，宗教家都加以否認，甚且用強力來禁止這學說的傳佈。從前亞里士多德一派的生物進化學說，都被法王禁止傳佈，致極有價值的學說，湮沒多時，重勞後人的研究，這就是最顯明的証據。人類的智識，是要互相沾染的；如今有人要將智識沾染別人，宗教家却用強力禁止他的沾染，你說宗教不是人羣進化的障礙物，究竟還是什麼呢？

據以上的理由，而論宗教，宗教的價值，就可以減到零度。如果更用現在時髦人的議論，說宗教是桎梏人類的刑具，束縛人類的繩索，戕賊人類的刀斧，等名詞，加在宗教上面，那宗教的價值，就不止減到零度，並且

會得到反面的影響——有害於人類，絕對無益於人類。

我做這篇文章，本來不是攻擊宗教，也不是替宗教做辯護士，是覺得現在的宗教問題，在應該討論之列，不容不加以研究，所以才提出和大家討論。雖然我是門外漢，連宗教的名詞，都解釋不清楚，對於宗教的內容，也不會做一番研究的工夫，所說的話，都未必能夠破的；但我却不會用良心與語言不相容的話，欺騙別人，也不敢用普通人所不能領解的專門名詞，來縈惑大眾，並不敢承認我所說的理由完全沒有錯誤，這一層是所差能自信，而要求別人予以原諒的地方。

我現在繼續討論這問題：我以為宗教這東西，如果在完全無缺的社會裏，是用不着的；但在不健全的社會裏頭，却不可少這宗教。我所以有這主張，是從各方面觀察得來的。我雖不能窮究宗教的原始，但我可以決斷宗教是由於社會不健全而起。因社會不健全，才有人怕社會破滅，因有人怕社會破滅，才會想造出宗教。宗教所立的公共信仰，是使大家來迷信的；他像保持銀行信用的基金，又好像催眠術家所用的集視球。這信仰，是從社會弱點裏尋出來的，但的確就是補救社會的缺點，使不健全的社會，能得健全的結果的工具。倘使社會是健全的社會，人類都是覺悟的人類，各種維持社會秩序的信條，也都立于顛撲不破的地位，不必受監督迫促，或獎勵，恐嚇，自能向上發展，自能循序進化，不會走錯了軌道，入了迷途，這以監督迫促並獎勵，恐嚇，使人羣向上發展，使社會循序進化的宗教，當然要算是社會的贅疣，毫無存在的價值了。

在這文化運動的聲中，人人都講解放，凡是帶有束縛意義的無論什麼東西，大家都想將他拋棄，我如果主張保存宗教，必定有人罵我不覺悟，并說笑我這人沒有解放自己的毅力，但我却不能不主張保留宗教。

我主張保留宗教，不是主張保存宗教的形式，是主張保存宗教的精神。至我所以主張保留宗教的精神，是因為以下的幾個原因：

「1」現時的社會，絕對不能算健全，在這不健全的社會裏，要策進社會的進化，鼓舞人羣的向上心，一方面固然以公認的文化運動為工具，另一方面也有借重于宗教的文化運動的地方，所以要保留宗教，藉以補助公認的文化運動的不逮。

「2」不侵犯他人的自由，才算真自由，如今明白這意義的人太少，非有宗教的迷信，一般社會必定以侵犯他人的自由為自由，所以保留宗教，就是保留一般社會所必需的宗教迷信，使他用宗教的信仰規律自己，不致因求自己的自由，而侵犯他人的自由。

「3」人類的教育機會須相等，然後智識的量數，才會相等；目下教育機會，甲與乙不同，丙與丁不同，戊與己又不同，各人的智識，自然不能相同，智識不能相同，對於生活的信仰，道德的認識，習慣的遵守，當然也是參差不齊，無一致的希望。聚這生活信仰不同，道德認識不同，習慣遵守又不同的人，而成社會，這社會決不能受同一規律的鞭策，并決不能受同一真理的支配。既不能受同一規律的鞭策，就

不妨於正當規律以外，再立一個代用的規律；既不能受同一真理的支配，那也不妨於真正真理以外，再添一個假定的真理；使不受正當規律鞭策，與不受真正真理支配的人，去受代用的規律的鞭策，假定的真理的支配。宗教確能做「代用的規律」，并能做「假定的真理」，我所以不能不主張保留宗教。

總之：現在的社會，是殘缺不全的社會，好像一把破傘，有蔭庇人類的名，却無蔭庇人類的實，我們要使這傘負完全的責任，改造固然是要緊的事，但在半途遇雨的時候，如果有可以彌縫這破傘使他不漏的東西，我們也不能不認為需要；宗教之在現社會，就是彌縫破傘的東西，雖與改造無關，其有益於眼前，却是實在的事實。我們與其徒唱高調，說什麼偶像打破，迷信毀滅，毫無補於實際，那就不如「卑之無甚高論」的妥當了。

我反對宗教的形式，是因為宗教的形式，實在使人厭惡。但我所反對的形式，並不是宗教形式的全部；舉凡十分討厭的宗教形式，像基督教的洗禮，佛教的剃度，回教的禁忌黑毛——回教徒稱豬為黑毛——等等，是絕對愚妄的行爲，沒有絲毫的價值，我都反對他；其餘比較有意義的形式，能因形式而見精神的，我並不十分加以反對。

再說明白一點，我對於維持宗教存在的形式，是贊成的，其無關於維持宗教，徒使人覺得累贅剩餘的形式，我不能承認他的存在。

關於這件事浙江甯波新佛教社的全人與我完全同意陳建雷在新佛教上頭曾發表一篇我對於佛教的懷疑的文字，凡是在使人厭惡而又沒有什麼意義的形式，他都加以反對——很激烈的反對——他們對於宗教所贊成的部分，就只有宗教的精神。

以上各節，大抵偏重於宗教與社會的關係，還有一件很重要的問題——改造宗教以適應新社會的問題，現在請再加以討論。我前頭說過，如果社會已經健全，就用不着宗教，可見我對於宗教，只承認他的暫時存在。但我雖只承認宗教的暫時存在，宗教家是不以為然的。依宗教家的意思，無論社會健全到什麼地步，宗教總是需要的。不過宗教家的認識雖如此，而社會覺悟分子，對於宗教總是要加以攻擊，宗教家為避免這個攻擊，於是乎就有改造宗教以適應新社會的動機。

這動機，或者由於宗教家覺悟眼前宗教的破產而起，或者由於宗教家要用宗教征服全人箱而起，雖在不可知之列，但其為維持宗教的存在，却是不可掩的事實。關於這件事，我的批評，暫且不寫出來，請先介紹宗教家改革宗教以適應新社會的事實。但我關於這事，並沒有詳細的調查，所知道的事實，只有以下的兩種：

「1」佛教 佛教在中國最發展，在中國的佛教徒也最墜落，從前——新文化沒有發生的從前——大家都在夢中，對於佛教徒的墜落，自然沒人注意，自從文化運動發生以來，大家非難佛教徒的聲浪，漸漸

高了，對於佛教的信仰，也漸漸的薄弱了，佛教破產的形勢，又一天比一天危急起來，於是浙江杭州淨梵院的太虛和尚，就以改造佛教的目的，辦了一個覺社，做改造佛教的大本營，並發行海潮音月刊，做宣傳的機關。他曾在海潮音上面，發表第二次的宣言，主張實行「禪而農，農而禪，內外無乞於人的新僧化。」極端反對不勞動而衣食，徒為社會蠹蟲的僧人。同時在甯波辦佛教孤兒院的王吟雪也以創造新佛教的目的，結了新佛教社，做創造新佛教的基本，並發行新佛教半月刊，做鼓吹的機關。他們主張更進一層，將佛教不適應社會的部分，一概割棄，重新估定一個佛教的價值，另換可以適應社會的佛教，補充舊有佛教不足的地方。

「2」基督教 基督教是比較上進步的宗教，但在歐美文化昌盛的社會，也有點站不住腳的形勢。有些基督教徒知道基督教最不滿人意的地方，只在各種愚妄的形式，因此便主張解除一切不便於人的形式，令人不感宗教束縛的痛苦。這種論調，在美國唱得最高，英法稍為低微一點，俄國雖受托爾斯泰文字的影響，大家都認「愛即上帝，」以上帝為愛的倫理的代表人，但因政體改革，教育改變的緣故，基督教的信仰，一落千丈，現在也有人在那裏附和解除形式，保留精神的主張。

以上所述都是宗教改造的先聲，也是宗教家想保持宗教的遺緒的表示。這種消息，傳播出來以後，狠有人加以攻擊，他說：宗教在新社會裏，決無存在的餘地，無論如何改造，總是和真理背馳，只是白費氣力，終久要淪於破產，但據我個人的意見，就有點不同。我以為宗教終久要消滅的話，固然是狠確當，不過眼前却沒

有消滅的必要；在這沒有消滅必要的時期，宗教自身能從毀壞改造到健全，宗教家能從墜落掙扎到不墜落，却也有存在的價值。

我的見解，所以如此，或許是我的觀察不周，對於宗教還存着迷信的心理，或且是宗教在現社會的確是有存在的價值，這都說不定，但我自己是不能尋根究底，一定要從仿髣近似中間，辨出雌雄黑白的；如果有人用周密的觀察，來和我商榷，我極端歡迎他，無論贊否，我都願意虛心承受。

到結論的時期了。本來文化兩個字的解釋雖多，其結論總不外乎：活的倫理，謀人類最良的生活，促人羣長足的進化。依此結論，而求宗教的實質，那宗教運動，也可以算做文化運動，縱不是文化運動的中軍，也不能說不是文化運動的左右翼。至宗教形式上的錯誤，也只是方法對不對的問題，決不是目的成立不成立的問題。所以宗教運動，與非宗教的文化運動的關係，我們須加以承認，不必用客氣攻擊他；如果用客氣攻擊他，那就不免「以百步笑五十步」，事實上是無可笑的。

——在過去的宗教歷程中間，去尋宗教的罪惡，固然很多。像歐洲的新舊教戰爭，就是宗教家最可攻擊的罪惡。但新舊教的戰爭，現在不會發生了——我的觀察如此——他們以和平為幟志，也得了多數人的公認，援既往不咎的例，就應赦他們的往過。眼前我所希望於宗教家的，只在宗教家不專以宗教為職業，專恃宗教而衣食；即不能完全做到，至少也要減少宗教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使他不專以宗教為職業，不專恃宗

有消滅的必要；在這沒有消滅必要的時期，宗教自身能從毀壞改造到健全，宗教家能從墜落掙扎到不墜落，却也有存在的價值。

我的見解，所以如此，或許是我的觀察不周，對於宗教還存着迷信的心理，或且是宗教在現社會的確是有存在的價值，這都說不定，但我自己是不能尋根究底，一定要從仿髒近似中間，辨出雌雄黑白的；如果有人用周密的觀察，來和我商榷，我極端歡迎他，無論贊否，我都願意虛心承受。

到結論的時期了。本來文化兩個字的解釋雖多，其結論總不外造社會最高的倫理，謀人類最良的生活，促人羣長足的進化。依此結論，而求宗教的實質，那宗教運動，也可以算做文化運動，縱不是文化運動的中軍，也不能說不是文化運動的左右翼。至宗教形式上的錯誤，也只是方法對不對的問題，決不是目的成立不成立的問題。所以宗教運動，與非宗教的文化運動的關係，我們須加以承認，不必用客氣攻擊他；如果用客氣攻擊他，那就不免「以百步笑五十步」，事實上是無可笑的。

——在過去的宗教歷程中間，去尋宗教的罪惡，固然很多。像歐洲的新舊教戰爭，就是宗教家最可攻擊的罪惡。但新舊教的戰爭，現在不會發生了——我的觀察如此——他們以和平為幟志，也得了多數人的公認，援既往不咎的例，就應赦他們的往過。眼前我所希望於宗教家的，只在宗教家不專以宗教為職業，專恃宗教而衣食；即不能完全做到，至少也要減少宗教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使他不專以宗教為職業，不專恃宗

教而衣食，然後宗教家才不至成爲社會的蠹蟲。如果宗教家還只在紙上寫什麼改造，事實上做基督徒的，仍有許多不勞而食，用自己都不信任的話，強聒人耳的牧師；做佛教徒的仍有做一日和尚，只撞一日鐘，絕不勞動，只謀衣食的人；那宗教自殺的末期，就快到眼前了。

一九二〇、七、二五作於上海

新知叢書

北京大學新知編譯社編輯

化學發達史

王若怡

明日之學校

杜威著
楊亦曾譯

近世化學

吳前模合譯
姚文林

勞動罷工戲曲

蔣希曾

近世經濟學說

計得著
孫芳譯

過激派與世界和平

成平

馬克思學說

夏詔

國際同盟論

吳障東

以上各書不日付印尚有各種將次就緒俟付印更行通告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泰東圖書局

懺悔錄

第一章

少年的信仰——懷疑——學校中的無神論——卓麥脫萊托爾斯泰的神秘信道——個人如何停止信仰——正教非道德的保障——S.的歷史——人格完成的信仰……

我受洗禮於希臘正教會，同時也受過正教的教育；我童年和少年時代所受教誨和所學習的無非正教的信仰。但到了十八歲我就離去大學，就將從前所遵循的信仰一概破除。因為什麼，我也記不清了，那時我實在沒有一種真實的信仰；教師的訓誡，自然有一種信心 *Trust* 做根據，不過這信心的根基不堅固罷了。

我記得有一次是十二歲時候，*Vladimir*——還未死，他是格致學校的學生，星期日他和我們在一處游玩，並把他學校所發現的新消息告訴我們——就是，沒有上帝，我們所讀的聖經是假造的。「這事在一八三八年」我記得我的幾個兄長，當時得這消息，非常喜悅；我也熟思一過，由是我們大眾很受這消息的感動，個個都認這事是十分真

實的。我尚記得我有一個長兄名卓麥脫萊，當他在大學肄業的時候，他品性非常的純厚天然，感情的信仰也很深，他常常到禮拜堂虔誠祈禱，齋戒，過他清淨和有道德的生活。我們大眾，或有年歲長的，都不住的嘲笑他，糊糊塗塗的，亂加他一個綽號叫做羅亞。^註有一次開安大學 University of Kazan 管理員 Mousin——Poushkin 開跳舞會，請我們大家去與會，我長兄卓麥脫萊不肯到會，Poushkin 就用大維 David 也會在亞克 Ark 面前跳舞的故事，去譏諷他。

我當時和幾個兄長，很表同情，所以誦讀教義，和教堂頂禮，這些事情，都覺得勉強得很，並且對於宗教的職務，以為并不十分需要，也就不以為意。我記得當少年時讀福祿特爾的著述，他滑稽的語調，并不使我生憎惡之心。我的種種信仰，漸漸的動搖變遷，和社會上一般人變動其信仰，是一樣的。我信仰心的消滅，大半是這樣：——人的生活是一樣的，並且他們的生活，並不是受他們所學的信仰原理的引導，是受他們的反對方面的引導；People live as others live, and their lives are guided not by the principles of faith which is taught to them, but by their very opposite;.

信仰對於人生，沒有權力，而且在人類關係中也沒有權力——信仰可以移動到他處，沒有人生的所在；倘人生和信仰相接觸，這信仰 Belief 也不過是外面的現象 *Outside phenomena*，並不是生命的原質部分。belief has no influence on life, nor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n — it is relegated to some other sphere where life is not; if the two ever come into contact at all, belief is only one of the outward phenomena, and not one of the constituent parts of life.

無論過去和現在，一個人對他的生活和行爲，自己並不能曉得他是不是一個信徒。若使遵守正教的人和反對正教的人中間有了差別那麼，這差別就是前者一方面的利益。且遵守正教訓誡的人，大半是愚而無識，品行不端，只知自私自利。至於智慧，忠愛，坦白，仁恕和道德，都是正教教徒，所不能比肩的人，也往往在非信徒中遇着。學校的兒童，學習宗教義旨後，送入教堂，領取教會會友的憑證，表明他們是信徒了。但是屬我們這一階級的人，並沒有入過學校，他的職務，也不受教規的約束，一樣的可以過他很長久的生活——或者比正教的人還好——並不會說是在

基督教中生活，也不曾說過自己是正教會的會友。

因此，從前宗教訓誨的勢力，僅以信心去承受，用權力去維持；到了後來，學識漸富，經驗日多，就不知不覺慢慢的消磨了，而且後來的生活，完全和宗教教義旨居相反的地位。所以一個人早歲很能夠遵循教道，嗣後就靠不住了。

有一個朋友名叫S——是很聰明，很誠實的人，他曾告訴我如何停止他的信仰。二十六年以前，他和幾個朋友在一處行獵，當他未休息以前，遵年少的習慣，他就跪下祈禱。他的長兄也在一塊，那時躺在草上，瞧着他。S——祈禱後，預備臥下休息，他的長兄對他說，「咦，你還是這樣做嗎？」僅僅只說這一句，由此日起，S——就不祈禱了，也不到教堂頂禮了。大約有三十年光陰，S——總沒念過祈禱文，也不做會友，也不到教堂，他這樣容易的變遷，並不是因為他長兄有力量使他反教，也不是他自己會明白過來，因為他自己的信仰已經不堅固了，所以他長兄這個話，好像一指之力，把幾乎要倒的牆，牽動一下，那牆就立刻跟着傾倒。

並且他們一般人都證明他的信仰不過是空的形式，至於他所誦的禱詞，所畫

十字，以及種種行爲都是無意識的，所以他自己一知道這行爲是無意識的，自然就立刻不繼續下去了。我相信大多數的人失去信仰，都是這樣。

我所說的，是我們這一級的人，和那些能夠信服自己的人，並不是那一種以宗教爲名義去希求世俗的利益 *temporal advantage* 的人。「這些人絕對是非信徒，若教道信仰使他們做求利的工具，這信仰 *Faith* 就等於零。」至於我們這一階級的情形是這樣：靈動生活的學識和閱歷，能夠使他們內部信仰所建造的樓閣打破，並且把這毀壞的東西掃除乾淨，或者尙是不知不覺的做破壞的工夫。

我童年所醞釀所信仰，也像他人一樣，漸漸的消滅，但有點不同的地方，就是當我十五歲的時候，誦讀哲學，就覺得自己失去信仰。十六歲我停止祈禱，和教堂頂禮，齋戒，種種的行爲。這時我童年所得的教道信仰，完全破除，但我又另有一種不明瞭的，不可思議的信仰，我自己也不能夠說得明白，這信仰是什麼。我相信有上帝，並不反對上帝的存在，但關係天然的神德，*the nature of that godhead* 我不能描寫得出；我也不反對基督和他的教旨，但這教旨 *teaching* 如何組成存在，我也說不出。

現在我加以考慮，覺得很明白，我所有的信仰，除獸的本能以外，*animal instinct* 能操縱我的生活的，就是在完成的可能 *possibility of perfection* 中的一種信仰；這信仰自身是怎樣，和結果如何，我是不能說出。我極力求智識的獲得，去達到完成 *perfection*。我研究的學術，因生活給我很好的機會，已經擴充到各方面；我把意志練得堅強，自己做了規律，使我自己去服從；我又極力用各種適宜運動，使體力充分發展，並且又要使我自己有忍耐，堅定的習慣，常常自己勞動並操作粗笨，艱辛的事情。凡此種種，我都認為很必要，可以達到所期望的完成。最先，自然道德的完成 *moral perfection* 我認以為是很大的目的，但不久，我又得了一種全體完成的觀念，*an ideal of general perfectibility*。總之，我要做更好的一個人，不是在我自己眼中，也不是在上帝的眼中，只是是在那衆人眼界之中。這種感念不久又變換了。要有比他人更有權力的慾望，爲自己去求得大部的名譽，大部分的社會優越的地位，和財產。

第二章

少年的情緒——托氏開始著述——關於人生之創造的藝術家的理想——自視爲高出庶物，以教人爲職業——托氏對於此事的懷疑——以得名利爲真實的願望……

將來我要把我一生的歷史敘述出來，而且把我青年所遇可悲愴可爲教誨的事情，詳詳細細，懇切陳述一下。許多青年所經過的事情，或者可以和我的不謀而合。我很想使我自己成爲良善有道的人；但我年紀太輕，情感又烈，獨居無侶，沒有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伴我而上，尋覓道德的途徑。當我把殷殷望道，求真實有道德的生活之心表現出來時，往往被一般人嘲笑，反之，我任情奔放，又得他們的讚美和頌揚。我是野心，擅權，自利，淫蕩，驕逸，喜怒不常，睚眦必報的一個人；而且這幾種惡德，都達到很高的程度。我自己也不略加約束，只任其漸滋默長，和我幾個兄長一樣，我覺得當時以這樣的品性處於世界中這樣的地位，環繞我身旁的人，居然以爲很滿意。我仁愛的姑母是一個真實善人，常常對我說，伊對我最希望的事情——就是和一個已嫁的婦人有密約。『Rien ne forme un jeune homme comme une

liaison avec une femme comme il faut. 伊別的使我有幸福的希望，就是，若使做得到，最好能夠做皇帝的侍臣；他以為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得有奩資豐富的新婦，並且替我攜帶一般如雲的婢僕，像妝奩那麼多。

我現在想記當年的事情，直使我心痛，慚愧，幾無地可以自容。

當時，我嘗於戰爭中置人於死地，和人比武而殺戮之，曾作葉子戲，把農人辛辛苦苦所獲得的物品，任意揮霍，且刻薄對待他們，又和不貞節的婦女相徵逐，作欺騙的事情。總之，謊言，劫奪，淫慾，奢侈，薰酒，不法，種種的惡德，我沒有一件不做過，但我雖然這樣，靈心尙未十分蒙昧，我常常以為尙有向上的希望。這樣生活，忽忽過了十年。

自那時起，我開始著述，純為利益和名譽起見。我循着文家的路徑走去。為

著名譽和金錢，我不得不隱匿所謂善，而伏首屈服於所謂惡的面前。我當著述時像戴一種面具，不知多少次強把我所渴望的生命之真實問題，置諸不理！我達到我的目的，很受他人的頌讚。二十六歲那年，戰爭停止，我就到聖彼得堡，和當時一

般文人結交。

我很受他們的歡迎和諛語。

在我未加考慮以前，我被所結識的一般文人的武斷，和偏見的生活，潛移默化，竟把我從前力求向善的心志，完全消滅無有。這種偏見，在我所沉溺的渙散勢力之下，發生一種人生的理想。他們一般文人所採取的人生的見解，就是人生是一個發展 a development，這發展最重要的部分是我們自己——思想家——演進得來，至於在思想家中最主要的勢力，也是有待於我們自己——詩家。我們的職務，是去教導人類。

要想避去解答那自然的疑問，『我懂什麼，我能夠教導什麼？』就根據以前一種理想，以為這教人準則 formula 就包含在裏面，沒有懂得的必要，而且思想家和詩家教人都是無意識的。我當時自矜是一個很可以驚人的文家和詩家，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採納這一種理想。我雖是思想家，又是詩人，但我所著述所教導的，也不懂得是爲什麼。我這樣做下去，居然得了很多金錢，買了一個極美麗的棹子，租

賃了一所華屋，結交不貞的婦女，又和一般友朋酒肉相徵逐；此外，我還享有名譽，我以為所教導於人的必定是善；詩情的信仰，*faith in poetry* 和人生發展，是真實的信仰，——有重大的責任。我當時這樣信服，也不曾一次覺得懷疑。

嗣後，在這樣生活第三年，我對這信仰，起點懷疑心，就格外留意去窺察。第一件使我最致疑的事實，就是他們對於這種信仰很不能和協。有幾個人妄自誇大，以為自己是很有價值和善良的教師，斥他人不值一錢；而他人也這樣不遺餘力的互相攻擊。他們互相辯難，口角，傷殘，欺詐，種種惡德都做到完備。

還有一般人竟不顧正當和不正當，只圖他們自己的私利。凡此種種，都是強迫我對於這信仰，發生疑慮。我既不信服這一般文人的信仰，我就進一步觀察那稱做最重要教授的人品和德行，我自己覺得這一般人的生活都是不道德的，他們大半是無價值，不足齒的社會分子，比較我從軍時所遇的火伴尤劣；因為這一種的人沒有自信心，他們尚可以達到聖哲的地位。

我由是對於人類和自身發生一種憎惡的思想，而且明白我所接受的信仰是

謬誤的。最可怪的，就是我自己既知道這信仰是虛偽的，宜立刻破除才是，而我眼前所獲得的地位，又戀戀不捨，不肯一齊拋棄；我還仍舊自稱是思想家詩人，和教師。我常常設想，我是詩家和思想家，並不曉得自已所以教人，居然去教人。我和他們結納，僅僅得了一種道德的污點，使我愈墜落愈深；且我不知所以教，而妄自教人，這種自信心幾和癡狂的人一樣。現在我一回想到那時候的情境，記起我自己和他他們心理，（這種心理，還是很平常的，在千萬人心中）真覺得心痛，恐怖，羞恥；這已往事情，激動我們情感，好像我們經過瘋人院一般。我們當時，沒有一個不是誇張，所有演講，著述，印刷等等事件，都很盡力去做，以為人類的幸福和安寧，都是倚靠着這事。我們許多人都做著作，印刷，教導的工夫，也都是互相殘害，互相誹謗。我們一般人，什麼都不懂，甚至對於人生很淺顯的問題——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也解答不過來，只是無意識的互相談論，互相讚美各人的好處，不一會，則又怒目相向。——總之，我們似在瘋人院中扮演瘋人的舉動。

許多可憐工人，日夜忙着工作，把整千整萬的書報印出，以便傳佈全俄羅斯，而

我們還是繼續教導；但我們不咎自己實在沒有教人的能力；反埋怨沒有人傾耳而聽。這真是奇怪的現象，但現在都覺誤了。這最能鼓動我們的真正動機，就是金

錢和名譽的慾望，我們以為去求取這兩件，除著書和出報以外，沒有別種的好法子。

既是這樣胡鬥，我們還遮遮掩掩自命我們的確是社會中堅人物，還把一種理想去證明我們這樣職業，是必要的；以下所述，就是我們所採取的理想之一——不論什麼都是對的，並且萬物都有待於發展，而發展是在文化；文化的程度，以所刊行的書報，發達不發達為標準；我們應受人崇拜，和報酬；因為我們能夠著書，編報，所以我們是最有用，最善良的國民。

論理這一種理想，我們一般應能互相贊成才是，但事實上又極端相反；無論我們中間那一個人，有發表意見，即有一人立刻反對，以意氣相攻擊，究竟得不到一種同意的理論。但我們糊糊塗塗的也可以敷衍過去；以為可以獲得金錢，受一般人的崇拜，我們就是不錯了。我幸明白了，以今日追想過去，我們和瘋人院的瘋人簡直是一樣的；然在當時，我也像瘋人一樣，以為除自己外，他人都是瘋的。

文化運動中的新村譚

邵光典

「二」

本誌「創刊號」南星君在他那篇新人的環境創造文裏說：「做新人應該從創造新環境做起……組織新村，是創造新環境的試驗石。」積石君在他那篇新人最應該做的事文裏說：他對於組織「新村」還有詳細的計畫書。這全是最好的消息。我對於組織新村，本來有一肚子要說的話；但沒頭沒腦，很難有統系的講出。所以只得雜雜拉拉的寫來請大家指教。

「新村」「新村」這種聲浪，近來叫喊的很高。但是究竟「新村」是什麼？談到這個問題，周作人先生的日本的新村有幾句很痛快的話，可以寫出來給大家看——

「……新村運動，（却更進一步）主張汎勞動，提倡協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一方面也盡了各人對於個人自己的義務；讚美協力，又讚美個性；發展共同的精神，又發展自由的精神。實在是一種切實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我從前在我那篇組織新村商榷書裏，也有幾句話論到這「什麼是新村」問題，現在一同寫出，請大家參觀：

「……我們「新村」的理想，既不是死板的模形，也不是鑄定的偶像；那我們理想中的「新村」」

新 人

文化運動中的新村譚

定是由精神和物質改造而成的，靈肉一致的。所以新村的目的是，乃積極的，而非消極的。須知道「新村」絕非桃花源，乃另立一新社會之模型，以便世人的仿製；並且是和舊社會宣戰的大本營，千萬莫要誤會是「避世廬」「隱士窩」。

還有幾句話，說道：

「新村，是一種新組織；是物心兩面改造的，是皮肉一致表裏相應的，是要打破現在智識階級的，是要加入勞動團體的，是以現在的新村為基礎建立的小組織；是以將來的世界為擴充小組織的大聯合。」

統觀以上的話，我們也就可以明白「新村」之為「新村」絕不是胡適先生所說的「一個小主義的新生活」。

〔二〕

我們要組織「新村」是由於：

第一、不滿意於現在舊社會的舊生活，想著解放改造他。

第二、本我們澈底覺悟的精神，作一種革新的運動；按科學的研究，實現我們理想的社會——新村。

總而言之，就是要：「改造舊社會的舊生活，另創一種新社會的新生活。」

「另創一種新社會的新生活」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人，說許多話，去闡發他；也用不着我再來細談。所以我們的只須討論討論這「舊社會的舊生活」何以應該改造呢？

(附言一)我還有許多對於「新村」要說的話，無奈我這篇文字「亂七八糟」、「顛三倒四」實在不便再多寫了；日內我想再做一篇文化運動中的新村談。(二)補這篇意思的不足。

(附言二)新村北京支部現已成立，由周作人先生主持一切。諸君關於「新村」的各種事務，如有什麼信不過去的地方，不妨和他通信接洽。他的通信處是：北京西道門內八道灣十一號。

積石的新村計畫書，因太長，改爲新人叢書約十月底可出版。

無爲附註

海潮音

第五期 唯識號 已出版

定價二角
各省中華書局
各佛經流通處 出售

新人 文化運動中的新村譚

中國小說史大綱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編一冊 (二編續出)

定價三角

張靜廬著

王無爲

周劍雲

王靖

蔡曉舟

都有極長

詳細的序

文

內容

目次

第一卷 小說的定義與性質

第一章 小說的名稱

第二章 小說意義

第三章 小說的性質

第二卷 小說的沿革

第一章 小說的胚胎時期

第二章 小說的演進時期

第三章 小說的發達時期

第三卷 現代小說的思潮

第一章 歐美小說入華史

第二章 現在小說的思潮

第四卷 小說的派別與種類

第一章 小說的派別

第二章 小說的種類

第五卷 (附刊) 傳奇與彈詞略言

(1) 傳奇 (2) 彈詞

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一七七號泰東圖書局編譯所編譯(新潮叢書文學系)

上海四馬路一百二十四五號泰東圖書局發行(外埠各大書坊寄售)

詩

馬賽曲

馬驥良譯

馬賽曲 (La Marseillaise) 是世界著名的歌曲，各國都有轉譯，我國劉半儂君也曾譯過，并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上發表。我看劉君所譯，與原著很多錯誤的地方，大約是從英文翻譯，並不是從法文翻譯；恐怕劉君連法文也沒有讀過，所以錯誤的地方，節節發現。

至於這歌曲是法國李賽兒 (Lisel) 所著，原是六節，後來盧意第勃 (Louis Dubois) 增加一節，共計七節，其他詩人，

踵李賽兒而著作的，雖屬不少，終不能相稱，惟盧意第勃之作，法人很贊美，便附李著後面。這歌曲是很悲哀的，雄壯的，親切的。譯者馬驥良在甯波白衣寺吟雪室記。

La Marseillaise.

1. er. Couplet.

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
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é!
Contre nous de la tyrannie
L'étendard sanglant est levé!
L'étendard sanglant est levé!
Entendez-vous dans la campagne
Mugir ce féroce soldats?

Tls viennent jusque dans nos bras

Egog(r nos fils, nos compagne!

Aux 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
illons!

Marc onsl marchons! grinn sang impur
abreuve dans nos sillons!

第一節

快快去，國家的小孩子，
光榮的日子到了！

我們反對的是暴政，

流血的國旗舉起來了！

流血的國旗舉起來了！

你們聽見，在鄉下，

那些野蠻兵士叫喊麼？

他們一直到我們的背上，

殺害我們的兒子，我們的妻！

去打仗，國民呀！整起你的隊伍！

進行！進行！把不清潔的血浸潤在我們的田裏！

2. eme. Couplet.

Que veut cette horde d'esclaves,

De traitrés! derois conjures?

Pour yui ces ignobles entraves,

Ces fers des longtemps prepares?

Ces fers des lon, temps prepares?

Francaisl pour nous, oh! quel outra-

ge!

Quels transports il doit exciter!

C'est nous y rion ose mediter

De rendre aul untigue esclavage!

Aux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

illons!

Marchons! marchons! gan un sang imp-
ur abreuve t'an-nos sillons!

第二節

那些奴隸的民賊，要什麼？

叛逆的人，謀反的帝王？

爲那個卑賤的阻攔，

那些兵器已預備長久麼？

那些兵器已預備長久麼？

法國人爲我們，唉！怎麼樣的凌辱！

怎麼樣的暴虐，他應該激發！

還給那奴隸的古蹟！
「意謂以其人之身
道治其人之身」

去打仗，國民呀！整起你的隊伍！

進行！進行！把不清潔的血浸潤在我們的田裏！

3. eme Couple.

新 人 詩

Quoil ces cohortes étrangères

Feraient la loi dans nos foyers!

Quoil ces phalanges mercenaires

Cerrasseraient nos fiers guerriers!

Cerrasseraient nos fiers guerriers!

Grand Dieu! par mains enchamées

Nos fronts sous le joug se ploieraie-

nt!

De vils despotes deviendraient

Les maitres de nos dest nees!

Aux 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

illons!

Marchons! marchons! gri un songimpur

abreuve dans nos sillons!

第三節

什麼！那些無關係的軍隊，
將來要做規律在我們的心裏！
什麼！那些傭賃的隊伍，
驚駭我們勇敢的戰士！
驚駭我們勇敢的戰士！
無上的天主！從這聯手，
我們前鋒的兵士將歸他們的驅使！
賤的暴君將成功；
我們的命運的主人！
去打仗，國民呀！整起你的隊伍！
進行，進行，把不清潔的血浸潤在我們的田裏，

4. ere Couplet.

Cremblez, tyran ! et vous, perfides,
L'opprobre de tou, les partis,
Cremblez! vos projets pa ricides

Vont enfint recevoir leur prise!
Vont enfint recevoir leur prise!
Cout est soldat pour vous combattre.
S'ilstombent, nos jeunes heros,
La France en prodiut de nouveaux,
Contre vous tout pres a se battre!
Qux arr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
illons!
Marchons! marchons! qri un sang imp-
ur abreuve dans nos sillons!

第四節

戰悚，暴君！及你們，無信的人，
同黨的都受恥辱。
戰悚！你們保證國家的計策，
他們去後獲得他們的戰利品！

他們去後獲得他們的戰利品！

完全是兵爲你們打仗。

若是他們失敗，我們青年的英雄，

重新再造法國，

反對你們大家不預備打仗！

去打仗，國民呀！整起你的隊伍！

進行！進行！把不清潔的血浸潤在我們的田裏！

5. eme Couplet.

Francois, en Yuerrier magnanimus,

Tartez ou retenez vos coups!

Epargnez ces tristes victimes,

A regret s'armant contre vous.

A regret s'armant contre nous.

Mais ces despotes sanguinaires,

Mais ces complices de Bouille,

新 人 詩

Cous ces tigres qui, sans pitié,

Dechirent le sien de leur mere!.....

Jux 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

illons!

Marchons! marchons! qui un sang imp-

ur abreuve dans nos sillons!

第五節

法國人，慷慨的勇士，

露出或預備你們的軍械！

饒恕那些可憐的犧牲，

可恨他們治武裝反對我們，

可恨他們治武裝反對我們。

但是那些專制的君可以殺戮的，

但是這布雷的同罪，

都是像那些老虎沒有慈悲心，

五

我們要撕碎他們母親的胸膛！
去打仗，國民呀！整起你的隊伍！
進行！進行！把不清潔的血浸潤在我們的田裏！

6. e. Couplet

Amour sacré de la patrie,
Conduis, soutiens nos bras vengeurs!
Liberte, liberte chérie,
Combats avec tes défenseurs!
Combats avec tes défenseurs!
Sous nos drapeaux, vue la victoire
Écoute-ir tes mâles accents!
Que tes ennemis expirants
Zvient ton broumpe et notre gloire!
Aux 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
illons! Marchons! marchons! qu'un sru

impur abreuve bavs nos sillons!

Claude-Joseph Rouget de Lisle.

第六節

國家的神聖的愛情，
引導，幫助我們報讎的軍械！
自由，親愛的自由。
同你的敵人打仗！
同你的敵人打仗！
在我們的國旗的下面，何等戰勝，
達到你的英勇的聲音！
那些滅盡的敵人，
將要看你們的凱旋及我們的光！
去打仗，國民呀！整起你的隊伍！
進行！進行！把不清潔的血浸潤在我們的田裏！

7. Couplet

Appelle la strophe descenfont.
 Nons entrerons dans la carriere
 Quand nos ames n y seront plus;
 Nons y trouverons leur poussiere
 Et la trace de leurs vertus.
 Et la trace de leurs vertus.
 Bien moins jaloux de leur surviure
 Fue de partager leur cercueil,
 De les venger ou de les suivre!
 Queux 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
 illons!
 Marchons! marchons! en un sang unpu
 abreuve dans nos sillons!

Sonis-Dubois

第七節

新 人 詩

我們在事務室裏辦事，
 我們的兵士已經是沒有了；
 我們將要尋着他的遺骨，
 及他們有勇氣的遺跡！
 及他們有勇氣的遺跡！
 不願羨慕他們的生存，
 但願早死與他們同棺，
 我們將有了高尚的自尊。
 報他們的讎或從他們的死！
 去打仗，國民呀！整起你的隊伍！
 進行！進行！把不清潔的血浸潤在我們的田裏！

愛情

陳建雷

倘若你是一條清幽的水，
 我便化做一尾魚，

隨着你東西的遊，

倘若你是一枝美麗的花，

我便化做一隻蜂，

圍住你嗡嗡的叫。

即使你不愛我，

我終是愛你；

我情願你不愛我，

將你當作一種信仰。

謠

陳 回

一

客人來，什麼好，牛肉好；牛說道：「耕田犁地都是我，爲什麼不殺馬；」馬說道：「接官送官都是我，爲什麼不殺豬；」豬還沒得說，一把尖刀戳出血。

二

娘道心頭肉，爹道新鮮花，哥哥道好妹妹，嫂嫂道賠錢貨。我又不喫哥哥飯，我又不穿嫂嫂衣，開娘箱子着娘衣，開爹米櫃喫爹飯。

三

一年去，一年來，又見梅花帶雪開；可憐我郎不歸來。

四

外婆出來叫心肝，外公出來笑嘻嘻，舅舅出來不做聲，舅姆出來白眼睛。一碗飯，冷冰冰；一雙筷，水淋淋；一碟菜，兩三根。舅姆舅姆！你道我是誰？我是外婆親外孫。

假上帝！

王吟雪

(一)

上帝！

你是萬有的主麼？

你是公平的萬有的主麼？

我聽假耶穌的說，

你果然是萬有的主，

你果然是公平的萬有的主。

歐洲的大戰爭，

殺死的，

餓死的，

凍死的，

沒有死的，現在還活在世界上的，

一個個都是你的人民。

這一個個的人民，

死的死了，

活的活着，

是不是你爲他們作主？

倘若你爲他們作主，

怎樣有些會死，

有些又不死？

難道你有所私麼？

你到底是公平的萬有的主麼？

那個能斷定！

(二)

上帝！

你不是萬有的主，

你是假耶穌的玩意兒。

假耶穌要束縛人們，

奴隸人們；

只好牽你出來，

威嚇人們。

但是奉假耶穌的人們，

爬起來叫了一聲上帝，叫了一聲狗，
坐下去叫了一聲上帝，叫了一聲貓，
好像貓就是上帝，
狗就是上帝。

上帝！

你不是萬有的主，

你是假耶穌的玩意兒。

(三)

上帝！

我要請你 Go Home，

可惜你是 Homeless！

你既經是 Homeless，

怎能做萬有的主？

倘若你不是萬有的主，

你究竟是什麼東西？

(四)

上帝究竟是什麼東西？

我也沒有知道。

若是要得到個圓滿的答案，

只有上帝自己解答。

我想上帝自己必定說：

「我是假耶穌造出來，

欺騙你們的東西；

你們應該自尊，

不應該屈膝在虛無飄渺的偶像前面。」

文化運動與理想社會

蔡曉舟

文化運動，種類雖多；但有一個總共的大前提：就是「幸福均沾」四個大字。若是出了這個大前提以外的運動，便是瞎搗亂，便算不了文化運動。我們爲什麼要運動文體改革呢？爲的是舊有文字的利益，只限於少數士子；我們爲什麼要運動女子解放呢？爲的是人類裏有多數女子沒享着平等待遇；我們爲什麼要排斥己國的軍閥財閥和鄰國的侵略主義呢？爲的是他們掠取我們多數人的幸福，以供他們少數人的揮霍……照這樣看起來，幸福均沾的社會，便是做文化運動的人所「要求的」理想的社會了。

但是現在我們中國的人，生存在這個環境裏，應當有的理想社會，是什麼？已經做的文化運動，是什麼？還待做的文化運動，是什麼？我是很淺陋的！姑且大着胆子，分幾條子答復這個問題，以待大家指教！

幸福均沾的社會，是什麼樣子？就是使社會中個個的分子，都能得着平均發展個性的機會；使他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碰不着什麼障礙。但是我們現在的社會，總括說起來，有四種很大的障礙；所以纔激出許多文化運動來，和這障礙相搏戰；並且還要有許許多多繼續的文化運動，打破這障礙，纔能走到我們理想的社會方面去。四種障礙是什麼？（1）男女階級（2）智愚階級（3）資本制度（4）國和家

（1）男女問題

我們理想的社會：是男女有對等人格的；男女交際，是公開的；社會上所有的義務，是男女同盡的；社會上

所有的權利，是男女同享的。但是現在我們社會裏是不承認女子有人格的——女子要「三從」——是

「防隔內外」不許男女有交際的；社會上的義務和權利，都是偏枯的——我們男女兩性間，好像鑄了一道

鐵門限，把他分成兩個階級的；所以我們要做女子解放的運動，來把這個階級剷平；來把這個鐵門限，打得粉

碎。——民國紀元以前，有秋瑾革命，至于犧牲性命；民國創造之初，又有女子北伐隊，發現于南京。雖說這

兩件事，都不是為解放女子而運動的；但實為我們社會裏，女子自樹人格的破例之舉。可惜秋瑾寶志以歿；

北伐近於滑稽曇花一現，就沒有了。嗣後宋教仁等草約法大綱時，唐羣英輩，曾以要求女子參政，和當事者

撕開；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他大政方針裏，有男女平等待遇的計劃；這兩件事，可以算是我們女子解放運動

的先聲。去年五四而後，鄧春蘭以西陲荒山中一個女子，在京滬間新聞紙上，發表他「為要求大學開女禁

事」上北大校長的信件，和徵集同志的信件；頗能引起全國教育界和學界的注意。隨後各處新聞雜誌，討

論女子解放問題，幾乎觸目皆是。迨至寒假後，北大竟實行陸續收女旁聽生王蘭等十人之譜；可以說是女

子解放的運動，打了第一個勝仗；也可以說是理想社會中，剷平男女階級的一個楔子。今春以來，廣東曾有

伍某女士等，作參政的運動；上海女界聯合會曾舉鄭毓秀周淑安朱家華夫人三人，出席于瑞士萬國女子參

政同盟會；但是現在已經覺悟的青年，雖在男子，都覺現行法制之下，參政是很無聊的舉動；所以他們這種運

動，很難引起一般女青年的興味。那麼，據我個人為這項問題計劃起來，此後女子應當運動的事項，是改良

婚制；改良裝飾（如纏足，塗脂粉等陋習，有許多地方還是守舊的）——除生理上的限制外，與男子公平的分

配職業援北大的例子，要求學校解除女禁（本年六月中旬有毛彥文女士，「爲反對南京高師招生條件，限制文憑事」曾有一文，載在上海時事新報學燈欄內，頗足代表一部分女學界之心理。）廢除娼妓妾婢制度等等（本月刊第二期曾出上海淫業問題號；而本月刊的編輯王無爲君且將編有系統的娼妓論出版；都可供運動此類事項的參考。）至於運動以上諸種事項，我則以爲應備下列之三種工具：（1）組織團體，而爲有系統，有步驟的計劃；（2）爲大規模的宣講（五四後，天津女學界曾一度爲逐戶的家庭講演，成績頗佳；這種運動，是狠可推廣的。）（3）多出印刷品（我曾一遊東京，看見他們有許多下女，都每人手裏拿一本什麼婦女之友女子世界等書；這是狠可取法的。現在上海周斡蘭女士將出女子運動雜誌，可以算是這種工具的一份子了。）照這樣繼續繼續運動下去，我想男女的階級，一定會剷平的；男女間的鐵門限，一定會打得粉碎的。

（2）智愚問題

我們理想的社會是人人可以讀書報，人人可以操筆扎；人人普通的知識，足夠應付他的生活；人人專門的知識，足夠應付他的職業。但是現在我們的社會裏，文字，是士族私有的財產；教育，是資本家壟斷的奇貨；勞動者，就要畢生的，世襲的，爲他人作奴隸牛馬；他的知識慾，永無償的機會；他的職業，永無進步的希望。於是在古語中，就有所謂：「君子」「野人」的分別；在今語中，就有所謂：「讀書人」「不是讀書人」的分別。那麼，我們要想化除這個分別，達到我們理想的社會，自然要應運而生兩種文化運動出來：第一種是改良

文字；第二種是推廣學校。

推廣學校的運動，與打破資本制度的運動，有連帶的關係，可以歸納到下條去說

明他。

（近年來，頗有人運動退還各國庚子賠款，以爲擴充學校之用；但我則以爲這種運動，仍是挖肉補瘡

的運動；算不了根本解決的辦法。）

至於改良文字哩，又當分兩層來說：一是改古典的文字而爲通俗的文

字；二是改形體的文字而爲音符的文字。

我的朋輩中，如劉君叔雅等，都主張以英語爲第二國語；但是

我覺着第二國語只可爲輔，難以爲主；俄人以法語爲第二國語，就是個先例；且非經十年的熱烈運動，難收效

果。——改古典的文字而爲通俗的文字：自從陳獨秀傅斯年諸先生用新青年和新潮兩個工具運動以來，

把國人迷信古典文字的心理，差不多打退到零度以下去了；而黎劭西先生在「國語統一籌備會」裏，對於

此事，盡力亦頗不少。——近來語體文字，大有風行全國之概，不能說不是他們運動的效果。其次再說：一、改

形體的文字而爲音符的文字。

這種運動，要數吳稚暉先生爲最早；近經「國語統一籌備會」一再討論，

乃定三十九個注音字母，以資拚用；但是我覺此事，尙須經一度大大的運動，方能收效。我於前月曾爲此事，

給蔡子民先生和周啓明先生一函；隨後接着蔡先生復函說：「……尊函送周啓明先生處，俟周先生閱後，當

再設法進行……」周先生的復函是：「……你所說的關於注音字母的話，我都極以爲是用留聲機傳習字

音，確是狠要緊的事；我們家鄉裏有許多人學注音字母，却終恨音不能準，能夠有留聲機，便狠好了。我想就

同玄同幼漁遊先諸人商量，或者可以在國語統一籌備會內提出一個議案。但還有一件事，也頗重要，就是

在注音字母略略推廣之後，須得有一種通俗的報或小冊子，供給他們，灌輸常識；這件事又須分兩種；其一是

從統一國語上着眼，當然應以標準語爲準；其二從開通知識上着眼，却又須用各地方的方言了。我想這兩種是應該並重的……」不過隨後周先生因爲別的事來函，再沒有提到這件事了；或者又是遇着阻力了。我現在且把我給周蔡兩先生的原函，附錄在這裏，做有心運動這事的人，一個參考的材料：「子民先生……：我想我民族若要稍食「新思潮」的幸福，必自辦到「操筆札」——農夫可以讀新聞」始。不然，則所謂「新思潮」——「新思潮」終是少數人的賞鑑品。我又想日本的勞動社會，不必識漢字，但認得五十個「假名」就可以「讀新聞」，就可以「操筆札」；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趕快提倡推廣「注音字母」呢？然而我又想日本的「假名」是家成業就的舊東西；一個人學會就有新聞可讀，筆札可操。我們「注音字母」還是未出世的死文字，就是一人兩人或一縣人兩縣人學會了，還是沒有用處的；因爲學的人也就沒有興味了。所以我又想：要想我們「注音字母」趕上日本「假名」的成效，必定要大大的運動一次纔行。怎麼運動呢？我想可以一面用留聲機教授法，仿照現在書肆所售英法等語留聲機辦法，把所授之語，留在片上，再用印刷的說明書，以爲教授的補助品；一面純用「注音字母」編成勞動社會通用的尺牘，和有興趣的中外故事，散給學的人（有人說：純用「注音字母」恐怕有「太陽」與「腿癢」無區別的困難。我想不盡然，發音上雖無區別；語法上自會有區別的。——有這兩個工具，我想我國一千餘縣，大縣不過需開辦費兩百元，用導師兩人，小縣不過需開辦費一百元，用導師一人，在城鎮鄉，流動教授，彷彿那耶教徒傳教的樣子；一年後的成效，必有可觀的。不然，照現在這樣官樣文章，每省設個「國語講習所」，恐怕十年八年還

不能生效力哩。——先生！你覺着這件事很要緊的嗎？你覺着這件事應當辦的嗎？若是覺着了，你可請胡錢朱周馬諸君，在「國語統一籌備會」裏，建立這個議案，催促他實行；若是教育部不肯做，我想就請你老先生做我們的領袖，我們另外發起一個「國語普及促成會」來做這件事……我想請先生把這封信交給周啓明先生看看，我不另外給他信了。我並盼望周先生的回信……」

(3) 資本問題

我們理想的社會，凡是具人的性靈，和人的形體，都應該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服，住一樣的房子；求學和做工的時間，都應該平均一樣多。但是我們現在的社會，因為行的是資本制度，就不是這樣了：「有錢的，」便要住高樓大廈；穿綾羅綢緞；吃山珍海錯；並且可以終身的研究他那賞鑑品的學問；而且終身的不做一點鐘的苦工。「無錢的，」便要凍死，餓死，風吹雨淋和太陽晒死；而且要終身去做苦工，沒有一點工夫去研究學問。那麼，我們要想推翻這種壞現像，達到我們理想的社會，自然要從打破資本制度運動起了。現在這項運動，總括說起來，可分兩大類：第一類是強權轉移的運動；第二類是同化的運動——即是拿汎勞動主義，無抵抗主義，來同化全人類的。——第一類運動，現世界中有已經成功而且震動環球的，就是我們北鄰的新俄國。——新俄國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全蘇維埃大會通過的憲法第一條說：「俄羅斯宣告爲工人，兵士，農夫代表之『蘇維埃(Soviet)』(即是會議之意)共和國。」中央及地方之權力，均以蘇維埃行之。」第三條第七項又說：「本蘇維埃決定對於勞動者與以武裝，並組織紅衛軍；至資產階級，應完

全解除其武裝，俾勞動者處於優勝地位，而「削階級使之不至再秉政權」——照這兩條看起來，便是他們強權轉移運動成功的一種鐵証了。強權既移到勞動階級手裏，那執照制度，自然會通行的；金銀，自然會等於糞土的；那舊社會上一切的壞現象，自然會都沒有了。現在歐美各國和日本，因為此類運動，發生出來的罷工案子，和暗殺案子，已經是數見不鮮的。至於我們中國此類運動，尚在將來而不在已往；京、津、滬、粵，雖有幾家報館和雜誌社，狠肯提倡此類運動，但是他們的範圍，也不過限於提倡罷了；聽說陳炯明在福建大開學校，研究此類運動，可謂此類運動的一個特別製造廠；今年勞動節——五月一日——京、滬等處，皆略有舉動，也可謂此類運動的一個引子。第二類運動，我國已經發現的：有北京工學互助團——北京工學互助團第一組已經失敗，是因為他的分子，缺乏職業上的技能；並且組織法也未盡善；這是後來運動的人，所當引為鑒戒的——有北京新村支部——在北京西城公用庫內八道灣周作人宅內，是宣傳新村主義的機關——胡適之先生曾有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一篇文字，載在京津滬各報；他的大意是說：新村，是個人主義隱遁的生活；非勞動，是不經濟的。邵光典先生又有非「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把他駁個淋漓痛快；載在本年六月十五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欄。但是我讀這兩篇文字，遂生一種感想。感想什麼？我想：胡先生的身分，是博士；是名人；是大學教授；是著作家；他每天的收入，至少在十五元以上，若以每天收入兩角錢的苦工計算，他至少要吃七十五人的血汗。以他這種人，去議論小組織裏邊汎勞動生活的長短；是何異保皇黨的黨員，去議論同盟會排滿主義的是非得失；又何異宰牲畜的屠夫，去議論博愛家素食主義的是非得失——自然是隔

靴搔癢，搔不着癢處的了。邵先生偏要苦苦的去駁他，真是不能了解胡先生所處的地位！更是不能原諒胡先生做這篇文章的苦心！現在據我個人的見解：第一類運動，受中國以外四圍空氣的壓迫，自然會發生的，我們不必替他着急。第二類運動，隨時隨地都可進行，或是集資，或是有覺悟的資本家化私產為公產，都是很可以的；但只要抱定一個宗旨，以汎勞動為經，以利用科學改良業務，增進幸福為緯。至於組織的種類，或是新工試驗場，或是新農試驗場，或是消費協社，都是可以不拘的。總之，我們現在要想推翻軍閥財閥，應當先把我們自己的士大夫架子放下，去與勞動者為伍；不然，無論你如何說得「天花亂墜」，終是自欺欺人之語。諸君！有與我同志的嗎？我願意加入這種運動！——今天（六月二十七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欄又載鄭陽和先生給邵光典先生一封信，內中有幾句話說：「……但『分工』之說，必須有嚴明的定義，然後不至引人誤會，被反對『汎勞動』的人所利用了。那麼『分工』的定義是怎樣呢？我記得在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晨報上，有署名世豪的『工學片談』一段，他說『分工互助是要在同樣的範圍裏的，』我以為他的提示，便想到人類的工作，既有勞心勞力的兩大部分，而每一部分裏的事，又各有多種，一個人若要把兩部分裏的多種的工，一齊都做，自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各人只要在這兩部分裏，各盡一種本能，各有一種活動，就算是人生正當生活。這才是真正的『分工』，這便是『分工』的定義。由此可知『勞心勞力並行』和『分工』是一貫的。不是兩截的；而且是相成的，不是相反的。所以凡是專勞心不勞力的人，或專勞力不勞心的人，都不合於真正的『分工』，只是甘心作寄生生活，或牛馬生活罷了。……」我看到這裏，又生一種

願想我想胡先生親戚鄰里中必有和胡先生一樣聰明的人只因沒有分得照胡先生這樣勞心的工忙了半生，連自己一個姓名，都寫不來；一封家信，都看不懂；一天勞動十小時或十二小時，還要忍饑受凍的。那麼，分工又爲什麼分得這樣不公平呢？這樣分工，不就是製造萬惡階級的總因嗎？

(4) 國和家的問題

我們理想的社會：無邊無界的空際，便是我們的家庭；無始無終的時間，便是我們的國土；無量無數的人類，便是我們的同胞；無一人對一人享特別之權利；無一人對一人負特別之義務；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但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有國的藩籬；有家的藩籬；有國的藩籬，便有國民的倫誼；有家的藩籬，便有親屬的倫誼。這些倫誼都是束縛人自由的妖魔；破壞人平等的厲鬼。我們要想斬此妖魔，驅此厲鬼，就不能不有文化運動了。我們五四運動，或類於五四的運動，總括說起來，都是對於日本表示拒絕的態度；我們爲什麼要拒絕日本而不拒絕新俄國？因爲日本往日曾用他們國的藩籬；盡他們國民的倫誼；去束縛朝鮮人的自由；破壞朝鮮人的平等；——這不是妖魔嗎！現在又拿這種態度來對付我們，和我們結什麼山東條約軍事密約，這不是厲鬼嗎！新俄國却不是這樣；新俄國的憲法第四條說：「此次大戰陷世界於殺人流血之慘，而其起因，厥在資本主義之財政政策，與帝國主義。本會議表示決心，拯起世界人羣，以自拔於此兩主義。故對於現蘇維埃政府所採密約公表之政策，對壘敵軍之農工人交歡（Fraternising）政策。以革命手段，達到非合併，非賠款，與民族自決之政策，完全贊同。」這豈不是他們妖魔厲鬼的態度，已經化除盡淨麼！現在日本

的人，如堺利彥、大杉榮、森戶辰男、武者小路實篤等等，也正在想化除他們那妖魔厲鬼的態度，不過還沒有運動成熟罷了。照這樣說起來，我們此後運動的方針是當與已經撤銷這重藩籬的人去攜手；打破那「妖魔厲鬼似的」世界公敵——國的藩籬。——以上是說文化運動關於以國為單位的。——傳播世界語的運動，也是此類運動之一種。——至於家庭問題，我們中國家庭，種種違背人道，侵犯人權之事實，已彰彰在人耳目，固無待我來重述了。但為破壞這個制度的運動，向未有所聞知，近來頗有人提議「兒童公育」，或者可以算得破壞家庭制度的一個先導吧？至於此項問題裏邊所包含的婚制問題，可歸前邊男女問題去解決他；所包含的——寄生生活——遺產制度——等問題，可歸前邊資本問題去解決他。

就我們現在的環境上說：以上四種的障礙，完全打破的時候；便是文化運動完全成功的時候；便是理想社會完全實現的時候。

此外胡適之先生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與今後「文化運動與理想社會」關係是很大的；我還有批評他的幾句話，附錄在這裏：胡先生說：「……一方面崇拜個人。一方面崇拜那廣漠的『人類』的，主張個人主義的人，只是否認那些切近的倫誼——或是家族，或是『社會』，或是國家——但是因為要推翻這些比較狹小逼人的倫誼，不得不捧出那廣漠不逼人的『人類』。所以凡是個人主義的思想家，沒有一個不承認這個雙重的關係的……」唉！什麼遠近親疎？都是因相對而生的名辭。——胡先生是安徽人；我也是安徽人；我知道我們安徽女子——甚至我們有血統關係的人——還在那裏纏腳！還在那裏做童養媳！

胡先生爲什麼不去盡這比較狹小逼人的倫誼去改造他們？爲什麼跑到北京去捧出那廣漠不逼人的「文字革命」呢？——至於胡先生舉出英美「貧民區域居留地」的運動，那個例子，恰與我們中國社會所需要改造的情形，成反比例：他們是改造貧民的生活爲富民的生活？自然如同把水引到下邊；把火引到上邊的一樣容易。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把官僚的生活，和資本家的生活，統統改成平民的生活；那末，就同把水往上吸；把火往下逼的一樣艱難，恐怕弄得不好，還要被他逼去焚去，是何等危險！我嘗聽人說：「我們北京，就是官僚社會的冶金爐，無論你是什麼金鋼似的人才，到那裏滾了兩滾，都要受他融化；至少也要被他融化一部分去。」這段議論，是很可玩味的。胡先生若是有偌大的本領，把中國——「一點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改造好了，固然是我們狠盼望的！但是我祈禱胡先生不要做俄羅斯的克倫斯基第二！

對日研究的唯一日刊
留日學生的言論機關

救國日報

每日二張 每份二分

社址——上海霞飛路仁和里口

新人社
上海新潮社
特別啟事

本社現承泰東圖書局贈「書報廉價券」三千張，凡兩社社友及預定新人或新的小說全年者，皆得函索，茲開列辦法如下

- 一、索券須附寄郵費，作寄券之用；本埠郵費一分，外埠三分。
- 二、每人索券限五張，如為兩社社員，得索三十張，并可任意贈人。
- 三、每券購書一次無論多少均可。
- 四、購書時須用贈券一張連書價交至泰東圖書局，方為有效。
- 五、持券者購買由泰東圖書局發行之雜誌，如新人，新的小說，民鐸，國民，家庭研究，紅葉集……等，照定價七折計算；唯預定以上各雜誌至全年者，此券無效。
- 六、持券購買由泰東圖書局發行之書籍，及新人叢書，「新人社編」新潮叢書，「上海新潮社編」等照定價五折計算。
- 七、券之有效時間為一年。
- 八、券用完得再函索。
- 九、索券向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一七七號新人社贈券部索取。
- 十、如泰東圖書局出版書報，有特別聲明不適用廉價券者，此券作為無效。

佃戶

谷劍塵

「你這忘八羔子，混帳東西，快不要再囉唆，惹你老子的氣！天氣亢旱，就是沒有眼珠子的也會知道，難道要你這撈什子嘮嘮叨叨的訴告？總之，你當初既願種我的田，承認十足出租，荒年不荒年，我是不管的；況且這種旱年，又不是我造作出來的；你總該怪自己的命薄！可是一些也不能怨你老子的什麼五折六折，鬧不清楚。」

這個財奴說完了話，兀的在那裏呼呼的吹氣；再看他的一副尊容，簡直同怒目金剛一般，似乎要把那個戶吞下肚的樣子。可憐那位佃戶跪在地上，只管磕頭哀求；棕色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紫，一刻不停的變換色彩。淚管裏包滿了一種傷心淚，同瀉珠一般的拋下來。就是鐵石心腸的人，見了這副景象，早也會現一點惻隱心，洒一滴同情淚，但那位財奴，却安坐在紅木的椅子上，毫不為意。

佃戶放着哀聲說道：

「我們實在是無力了，我們一家老少，平日辛辛苦苦的勞動着，希望秋收豐盛，那還租餘剩下來的，可以暫保饑寒；現在天不加憐，暴日肆虐，把稻子都收拾去了……可憐我們種田的人，還希望有錢的人家，發一點慈悲，打個折頭還租……我們情願賠工，犧牲半年辛苦……咳！老太爺！你總該發點慈悲心，救救我們的蟻命呵！」

佃戶一面說話，一面却把頭叩得震天響。那財奴只是搖着頭腦兒，連聲說道：「不行，不答應！我有五百畝田，許多佃戶，都像你這樣乞哀，饒了你的租，這一筆損失，可還了得！佃戶知道這位田主無可理喻，只得憤憤而去。」

隔了一天，一條小河旁，有一羣人聚着看熱鬧。聲和嘆息聲真同沸鼎一般。原來那可憐的佃戶，竟因追租難償，投河死了！這時候河旁樹上有兩只小鳥，啾啾啾的叫着，似乎說：「不平！不平！」

貧乏論

出版了

定價二角

這是新人社第一種叢書，就是日本河上肇所著的貧乏物語，關於貧乏的意義，與貧乏的原因，說得狠詳細。即人口問題，消費問題，亦畧加以討論。但這書是意譯，不是直譯，並且將閒文刪去很多，這是我們要聲明的。

新人社編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批評

「上」

「二」浙江的文化運動

靜 慮

浙江的文化運動，我認爲非常的薄弱；非但刊物的稀少，比不到北京上海湖南四川，即社會上直接間接所受影響，也非常缺少；非但一般人不曉得這文化運動是什麼，即作文化運動的學生和學者，也不曉得這文化運動是什麼？浙江本來也算是文化的一區發祥地，前有陽明，後有章氏。到現在試一察全省，所謂文化運動的刊物，究有幾種？文化運動的團體究有幾個？真使人有今昔之感。這難道就是我們後生小子的弱點麼？浙江一省，稱爲通商大埠，能代表全省區者，只有杭州寧波二處，現在要說浙江的文化運動，也就只說這兩處夠了。

(一) 杭州 杭州的文化運動刊物，大概可算的，只有浙江學生聯合會周刊、浙江新潮、錢江評論、婦女旬刊、海潮音等幾種。A 學生會周刊本是一種團體的機關，說不到是純粹的文化運動刊物；但是在當時確有傳播新文化的能力，不過篇幅太少，紀事與通電宣言式的官樣文章太多，似乎是一張朝報；到後來學生會與法政學校又以意氣分裂，積氣不平，各不相下，於是你諷我譏，這一張周刊，又幾乎成了一本「謾罵集」。這官樣文章式的朝報，和「謾罵集」相合的周刊，還能算是文化運動的出版物麼？我所以說這一張學生聯合會周刊，說不到是文化運動的刊物。B 浙江新潮比較上有些精彩有些價值。但是

新 人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批評

非孝一論，既爲浙江新潮天殤的催命符，也爲新文化運動中唯一的話柄。怎麼說呢？這「教人做兒子」的孝，在現在時期的確是用不着他；但是廢去這不道德的孝的舊倫理，必須一方面有仁愛互助的新倫理來替代；斷不是一方面只許破壞，一方面毋庸建設的。像做這篇「非孝」的施某，當他父親病篤的時候，曾寫信給他，叫他回去一救；他竟回信說：社會上待我救援的人很多，我決不以你一個人，棄去待我救援的許多人，來救你一人。這真是……什麼話？

C 錢江評論確乎是有精神的一種刊物。雖其所刊文字，談婚姻問題的多；然而婚姻問題，在現在的確是一個重要問題，討論固不厭其詳。D 婦女旬刊本是閨聲的變態，雖說是女子自動的刊物；但所刊文字，由男子做的，却占到十分之八。且所做的文字，又偏是空的；其文苑一欄，更是荒謬絕倫，竟有贈梅曉華的詩，做得真堪肉麻，總算是學到了龍陽才子，依劉教徒的什麼曲什麼曲的皮毛了。E 海潮音確是有研究的出版物，但爲佛教傳布主義的機關，我非佛教徒，對於佛教的內容，也不十分知道，只好置於不論之列。

(二) 寧波 寧波的文化運動我簡直敢說他是沒有。總算是新潮流還沒有衝到甯波或者這潮流被甯江的潮水衝散了。調查寧波的刊物，前後只有甯波學生會周刊炸彈愛克司光時事公報新佛教人學幾種。A 學生會周刊是完全無精神，無色彩，不主張，不議論，的一張染墨色的白紙。無從批評，也不必批評。B 炸彈是六五後的刊物，只論時事，鼓吹抵制日貨提倡國貨，差不多像上海去年最時髦的良心救國傳單。C 愛克司光比較上還有幾篇好文字；不過收羅太雜，像廢馬甲一篇文字，抄襲了許多雲集

疑雨集登徒賦洛神賦的文字，點綴得全篇花花綠綠，什麼酥胸玉峯，什麼鷄頭肉，完全是一篇「春宮的文化運動」的文字。以上三種，都是天殤狠早。D時事公報雖不是專屬文化運動的刊物；但是在甯波——或浙江——已算是比較高出一籌的日刊了。他所載雖不多，却都是討論切近現社會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因為他們的主張，也是和每週評論所說：「多論問題，少談主義。」E新佛教很熱心做文化運動，但他是偏於宗教方面。F人學才出一冊，稍注重人生問題，然亦不占勢力。以上所說對於浙江的文化運動，已可見到大概；雖杭州還有幾種校刊，別的地方，也有幾種刊物；不過我所見到的，只有這幾種，所以我就拿這幾種來批評，但終不至於掛一漏萬。

「二」福建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福建人文薈萃之地，屈指要數福州第一。但福州的文化運動，到如今還沒有萌芽的象徵。所以如此，有三個原因：

「1」福州人的根基，大半是詩云子曰造的，詩云子曰的教育，雖不算完全，却也自成一種的文化。這種文化，福州人感受最深，十個讀書人，總有五個以上能神其用。眼前新文化的運動，既未普遍，而新文化的精神，又不見得十分神奇，一些一知半解的人，提起筆來，做點愈讀愈不過的文字，說些愈說愈糊塗的道理，便自命爲文化運動家，強人以必從；因此福州人愈深信詩云子曰的文化，是高尙的文化，目下的新文化，是粗率淺薄的文化，不止失了容納新文化的量，還生用詩云子曰的文化，征服新文化的心；由是

福州這一塊地方，就成了了一個攻打不破的堅城，憑你京滬文化運動如何猛烈，他再也不會感受這潮流了。

「2」學潮在福州是狠猛烈進行的，福州日本人勢力極盛，侵侮福州人的事，也屢見不一見，福州學生，排日運動會格外劇烈，也爲着這個緣故。排日運動既劇烈，自然容易引起反動，於是乎就發生了轟動一時，到如今還未解決的閩案。閩案發行之後，學界忙于奔走呼救，而官廳又施行極端的壓迫，于是乎學界對於新文化運動的事業，像出版物的刊行，演講團的組織等等，就不能有所盡力。新文化運動，是靠着學界提倡的，如今學界既不提倡，自然沒有應聲的人，所以一年以來，別處人對於新文化運動，總有一點盡力，獨獨只有福州人心甘意願，在那沈寂枯燥的環境，營他以爲正當而實際非正常的生活。

「3」福州印刷業，從來沒有進步，微論一本整齊的書籍，在福州不能印刷出來，就是印一張抵制日貨的傳單，也是極感困難。新文化運動雖不限于出版物的運動，但也非有出版物幫助不能爲功。現在印刷業既沒有進步，關於文化運動的出版物，自然要遭重大的打擊了。

以上所述都是福州文化運動不能發展的原因。倘若我們要想在福州開拓新文化運動的土地，那就要先謀印刷業的進步，然後再以比較上有效力的新出版物，打破那些藐視新文化的心理，才能得相當的效

果。但話雖如此，眼前福州文化運動的工具，却也有了一種。這一種是個出版物，名叫科學通俗談，是介紹

常識的。他出版於本年五月當時很令人注意，以爲急先鋒來了，將來的出版界，必有日新月盛的氣象。誰知事實上竟大謬不然，那個通洛科學談先說要每月出兩本，如今三個月也有了，他竟只出了二本，做先鋒的如此餒縮，做後盾的自然更要向反面進步，因此福州的文化運動，就始終在那無迹象可求之間，令人無從捉摸。

其次要說到漳州了。漳州的文化運動，似乎有點新氣象，但事實上也是很可憐的。什麼閩星月刊，閩星半月刊，天天高談無政府主義，在出版界上，固然要占一個位置，然而誰不曉得這是失意民黨的機關！他們偏安一隅，想取廣東的地盤，又打不過莫榮新，想統一福建，又逐不了李厚基。在沈鬱無聊中，想出製造過激黨的辦法，又不能澈頭澈底去做，只想激動別人兵變，好擴充自己的勢力，這已是個戴假面的文化運動了。加上他們行爲上的卑鄙無恥，一面說什麼要和煙賭世界作戰，又一面却睜着眼睛，笑嘻嘻的看人種鴉片，並不聞他和任何種烟的人，真個戰鬥一次；愈顯得他們的文化運動，不過是裝裝門面，此外沒有別的目的。再次是閒話：福州的日報，和漳州的日報，無一個不是機關報，他們只紀載些他們的主人言動，此外什麼事情都不管。有時也抄錄了一兩篇似是而是的文章，談幾句分不出源流派別的社會主義，然而醉翁之意，也不在酒。這種報紙，我無以名之，姑且把他喊做「文狗之聲」。

總之福建的文化運動，到現在還未萌芽，雖有一兩種出版物，不是沒有毅力維持，等於無有，也就是苗而不秀的東西，別的話也不必說了。

「三」天津的文化運動（二）

干鶴年

概說

天津是工商城市，而不是文化城市。沒有宣傳文化的機關，亦沒有有力的學者。教育家和新聞記者百分之九十九是盲從派。市民對於文化事業，向不聞問。上年杜威博士第一次到天津講演，聽者除了官廳的請到會者外，只有幾個學生，報紙全無記載。今年班魯衛來天津演說，報紙上只稱他為法國前國務總理，而不稱他為學者。這二事足證明天津市民還沒有文化運動的影子呢！

去年暑假後，學潮漸漸平靜，學生中纔有人明白文化運動的必要，便起首建設起來。不到半年居然有許多出版物和文化運動團體。不幸今年春間受了警察的干涉，新書報不准出版，不准郵寄，結社討論更是不能。于是最容易感盪新潮流的天津，又沒有一點變化運動的痕跡了。

文化運動的出版物

（一）平民雜誌半月刊平民雜誌社出版。民國八年十一月一日創刊。宗旨是說明平民和國家的關係，介紹世界的平民思想，啓發平民的知識，促進平民的幸福，改良平民的習慣。內容全載通俗文字。

（二）又新週刊又新學社出版。民國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創刊。宗旨是介紹新思想，發揮新文學。注意新生活，闡揚新道德。

（三）導言半月刊新心學會出版。民國八年十一月一日創刊。宗旨是促進社會的解，研究今後的

改造，提高原性的道德，破壞人羣的競爭，喚醒人民的覺悟。內容分論說，心聲，讀書錄，批評，思潮等門。

(四) 新生命月刊真學會出版。一九一九年八月創刊。宗旨是喚醒勞動人，革新社會。內容專載通俗短文。

(五) 覺悟，今年春間覺悟社出版。記載覺悟社的討論結果，全是攻擊社會現狀的文章。

(六) 新生（刊期不明）新生社出版。新世紀二十年四月一日創刊。宗旨是發表新生社的主張和成績，與介紹新思想。內容與新生命相似。

(七) 南開特刊民國九年一日南開學校校風報社出版。內容是問題，討論，評著，文藝，和社會調查。

以上是各出版物的形狀，以下批評。

平民雜誌與又新的性質相同全是給平民看的，內容亦都很通俗。唯有一共同缺點：是空談理想，而不切近平民的需要。理想不是沒有價值，但看用的地方。給平民看的文字，應當從他們經驗中引導到理想上去，切不可空談理想，作為暗示，使他們全不明白。這二種全有這種毛病，又新還有些不合宜的文字加入。新生命與新生全帶社會主義色彩，不過性質有些不同。新生命是給工人看的，而立論失之太高，現在的工人萬不能懂。新生是新生社的言論機關，雖有社會主義的色彩，亦只就現在社會下幾句淺而亂的批評而已。

覺悟與新生同是團體的言論機關，但程度不同。覺悟內討論的各問題，全是長篇而有秩序，為現在各

出版物中所未有。

南開特刊性質與上不同。十分之八是實在問題的討論，和實在社會情形的調查和批評。精神最充滿穩健。導言與此相似，但較為空虛一點。

各種出版物全批評完了，現在總說起來。優點是真誠，劣點是空虛。空虛的原故，就因作者大多數是學生。因此銷路不暢，社會不受影響。還有一事，就是各出版物沒有繼續出到五期以上的，乃因經濟的關係。

一。以上所說全是正確的新出版。今年七月大公報加改良，增想潮一門，載文藝評論與作品，足稱天津第一。可惜他是皖系軍閥的機關報，言論不正，看者太少。

文化運動團體

文化運動團體除專作出版事業的以外，有學術講演會，覺悟社，與新生社幾個重要團體。不過這幾個團體是學生自己研究的，不是宣傳。學術講演會請名人給學生講演。覺悟社是幾個學生討論自己的團體。新生社是工讀的團體。都不是向外發展的，所以我亦不詳細說他們。至新少年社，雖是最近文化運動團體之一，但尚未見諸實行。

結論

從以上看來，可知文化運動只是學生主動。運動方向雖是向外，其實還沒出學生的範圍。與社會實在

無甚影響，不過留一個將來的希望給我們罷了。

「四」天津的文化運動（二）

張靜廬

我浙人對於浙江的文化運動，很少出力；即我長留上海，於上海的文化運動，亦不過間接盡些微勞罷了。不過我對於天津的文化運動，我直接間接都會經費過一番奮鬥的精神；可惜我所辦的七天評論到如今還沒有出版，這是我一樁最痛心的事情。這時期在去年八九月間至十一月底，想我天津的同學，都還能記得。天津的學生，其奮鬥的成績，實際運動，比較文化運動為偉大而有毅力。天津學生對於屢次學潮，沒一次不是首當其衝。有這一來，所以文化運動，受連帶打擊的影響，就露出懦弱幼稚的樣子。到現在還沒有偉大的出版物，和長時期的刊物。我現在記述天津的文化運動，必須聯述天津的學生運動；因為天津的文化運動，和學生運動，是絕對的有聯帶的關係。我去天津的時期，大約在八月底。當時天津學生，已做了第一次的請願犧牲；我去津的目的，是預備去做第二次的請願犧牲。我到了天津我看天津的文化運動刊物只有二種，一種是學生聯合會日刊，一種是女界同志會的醒世周刊。這二種刊物，都是很有精神；學生會日報比較的更為敢言，其銷數每日能達四千餘份，其「主張」與「評論」二欄，又有特色。敢說是全國的學生會報冠。醒世周報銷數也不弱，不過缺乏人才，每週四分之一的一張小報，還雜着時事；雖其時事，是有系統的紀載和批評，然篇幅既窄，精彩自然也缺乏了。我到了天津，看這種情形，便引起我參與文化運動的興趣，於專論時事的學生聯合會日報和不完全的醒世周報外，別立一幟。就是想繼北京每週評論之後，出天津的七天評論。當

新 人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批評

九

時輔助我辦七天評論的同志還有我的朋友王靖。在七天評論預告發出後，天津的同學，又有覺悟社的組織。當這二社都在籌備時期裏，我和覺悟社的同志，都到北京請願去了。在北京請願籌備時期內，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竟二次查抄七天評論社，派偵威嚇；竟有六次之多；但是我們決不以其恫嚇；便軟化下來；不過我既在京，王靖一人，不能擔負這個社務，必須待我回津，才能出版。不料我們一請願，在監獄裏竟關了四十天；於是這七天評論社和覺悟社都不能夠進行。在這時期裏天津的醒世周報停刊，另和男學生，合組新生命半月刊。這刊物的宗旨，是和北京的新生活一樣，是專重於平民，不談高深學理，專解決切近問題。學生聯合會日報因雙十節的逐楊（以德）風潮，被警察廳封禁的。待我們出了獄，各省同志都回原省去，獨我一個人，仍舊留津，繼續奮鬥，辦這七天評論。籌備完了，只須印刷；我和王靖奔走了三天，找不到一家，因託譔君志篤、周君恩來代找，也是找不到。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是楊以德已下了一道「不許替七天評論印刷」的廳諭。此後，學生聯合會日報繼續出版，並發刊百期奮鬥號。覺悟社也出了一冊覺悟。新生命被禁，另出一種新生命。到省署請願風潮發生，曹銳以數百如狼如虎的衛兵，大殺學生，這一次大流血之後，學生運動和文化運動，都摧殘殆盡，學生精神，也很頹喪；雖奮鬥的精神還有，但在事實上已不能發展了。

「五」山東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山東出大漢，這句話的確是不錯的。但從來山東所出的大漢，不做強盜，便做苦力，這就很令人灰心喪氣。如果山東位於僻地，從來不曾沾染過文化，倒也罷了，偏生山東却是春秋時代之齊魯，儒者奉爲萬世師

表的孔子，又生在那地方，於是乎我們對於山東文化之幼稚，就不覺驚爲奇事。

現在的濟南，總算是山東文化最高的地方，然而那裏做新文化運動的出版物，只有山東全省第一中學學生週刊一種，這週刊並且極幼稚，不能算是強有力的新文化運動。他的勢力，比起濟南娼妓的勢力，就等於零。因爲濟南的文化既極其幼稚，淫風自然非常強盛，娼妓之多，就也多到不可思議，好像上海一般，無論那一種勢力，不與娼妓比量就還好，如果與娼妓比量勢力，就要概等於零。

此外他的普通報紙，上頭只排官銜，沒有新聞，沒有論說，好像一紙同官錄。只有一個在新聞業範圍以內的齊魯通訊社，對於輸入各地文化運動的出版物，能夠十分盡力，與第一中學的書報販賣團，爲同一方面之發展。

批評完了，再說句笑話，我希望今後之山東，不徒生做强盜苦力的大漢，要多生幾個能夠了解做工意義的大漢，在眼前並要生幾個能做文化運動的大漢。

「六」上海蘇州無錫常州丹陽對於學生演講態度之批評

張原絮

同是一種言辭論調，而能喚起各種反動態度；有的贊成，有的反對，有的加以研究，有的毫不關心，有的以爲性命攸關，有的以爲不足輕重；簡單說，有肯定之反動，有否定之反動，也有中立無反動之反動。他們態度之所以不同，由於他們所處的環境相異。普通一般的人民，大都只會爲自己思量，不會爲他人設想；即使爲他人設想，至多亦不過以自己設身處地而設想而已；那能有深切的想像哩！換句話說，我若是他，則當如此如

此；試向我的如此，即是他的如此，絲毫不差嗎？天下那有這樣整齊的事物！——這就是生誤會的總原因，也是生反動的重要原素。因為他們是環境的奴隸，用盡他們的心思，耗完他們的才能，總是跳不出這圈子！（誰能跳得出這圈子！不過圈子有大小問題，跳出小的，即入大的，跳出大的，即入更大的；層層不窮；智識階級上的圈子，不過比智識階級下的大些而已。）所以看看一個人對於一個問題的表示，也可知道他們的環境究竟如何。（自然還有別的情形，表示環境，只取一宗，不能真確，但也可知大概。）

接授暗示，表示情感之原理，既已說明，我們可以討論事實，然後加以評論。我們在上海演講的是：如何愛國，如何排日，中國今日之情形是怎樣，世界大勢又是怎樣，勞動為什麼神聖，國民為什麼要快快自覺等問題。在蘇州，無錫，常州，丹陽，也是一樣。（今年四月下旬，罷課之時，蘇州東吳大學，同學十人為半遊歷半演講之長途歷行，所得的經驗如此；並非道聽塗說。）但是上海人好像司空見慣，沒有什麼稀奇；聽了之後，說道：「也不過如此。」蘇州人對於我們，是姑具一格的態度；聽了之後，說道：「也有這麼一回事。」無錫人大大歡迎我們；聽了之後，似乎稍稍有點激昂之氣。常州人譏笑我們；聽完之後，說道：「孩子氣。」丹陽之人，看見我們手持白旗，口吹號筒，不知我們所做的是什麼一回事！有的說只怕是賣東洋藥的。我們演講，有的歡迎，却乏十分熱誠；有的譏笑；有的不置可否；有的茫無頭緒；實在沒有反抗我們的；換樣說，肯定，否定，之反動，都不易得；只有無反動之反動而已。他們的思量，他們的設想，絕不與我們相近，我們想喚醒他們，衝動他們，真是一件難事了。

他們的態度既已說明，我們可加以批判了。上海物質文明，爲中國冠，一般的人雖受其利，也受其害，加以學校林立，激刺獨多，反成麻木不仁之症。蘇州爲東南精華之地，舊式文明，頗有淵源，所以藐視新趨，有惟我獨尊之模樣。無錫新得物質文明之利，又乏舊式文明之威信，所以還能接受。常州中了官毒，大模大樣，以爲沒有什麼用場。丹陽則甚幼稚，尙無成見，是可喜的。總之，以上各處，對於文化運動，一般的人，尙沒有澈底的覺悟。

九七二五

「七」南京的文化運動

田稻豐

南京是江蘇全省的省會，人口有五十萬以上，表面上看起來，都說南京是「江南人文薈萃之區」，其實却不然。從前科舉時代，忙碌做官運動的文化，固然是熱心，現在科舉停了，連此做官文化，也化歸烏有了。五四運動以後，雖有幾個覺悟的學校，出了幾種有色彩的日刊和週刊，到現在也是，「冰銷瓦解」，「無聲無臭」的消滅了。但話雖如此，南京文化運動的調查，我們當然要寫出來，并且要下我的批評。

(1)日刊；南京的日刊，向來是腐敗得很，搜羅起來，有七八種，細譯他們的宗旨，多半是政界的機關，或是香烟公司的機關，一張半張，可也不必去管他。關於地方的記載，除了代替妓女，宣佈皮肉新聞以外，並沒有什麼有價值的記載。倒置黑白，播弄是非，造謠生事，是他們特別的長處。例如去年王揖唐到上海，上海的報紙差不多都說「賣國代表，恥與相見」，本是順從民意的主張，並非意氣用事，而南京報紙反來恭維拍馬，看來令人肉麻。今年驚天動地，直皖相國的大事，他們反絕口不提，這不是一個大奇事麼？最近又出了

一種南京日報，看看他的材料，覺得比別家好些，但是聽說，是某外國煙公司的機關報，其餘尚有一二種帶文化運動色彩的日報，一是南京高師日刊，二是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現已停版），「高師日刊」祇限校中有關係的各處，對於外面並不普遍，現在已改為週刊。

(2) 週刊；現在所有的，祇寧聲週刊，南京青年，兩種，都是為宗教盡力，材料也不豐富。

(3) 月刊；資格最老的，要算金陵大學出版的金陵光，現在大加刷新，對於學術的研究，很是盡力；其餘如江蘇省行政月報，「警務雜誌」，「教育月報」等，無非各機關為自己傳達命令面沒，並沒有什麼批評的價值。

(4) 季刊；季刊祇有金陵神學會出版的神學誌，專載令人迷信的事。

(5) 傳播文化的機關，南京傳播文化的機關，間接的，「通俗圖書館」，省立運動場，古物保存所等處，他們本有間接傳播文化的責任，但他們內容腐敗到極點，已經完全失了價值，至於直接傳播文化的機關，就是印刷事業，南京印刷廠，有宜春閣，有模範監獄等處，但印出來的東西，都是字迹模糊不清，形式異常笨拙。兼上校對者忽不經心，以致魚魯亥豕，一見令人生惡。

「八」寧波的文化運動

陳企白

靜慮要我做這篇文，我提起筆，心裏先慚愧起來。寧波文化運動的能力，實在薄弱得很。寧波的社會，是死的；不是活的，雖有一二抱着改革志願的人，但是社會裏面，已成麻木不仁的徵候，雖有演講，一般人聽而不聞，雖有印刷品，一般視而不睹；一切運動，幾乎都失了效力。

現在將去年五四以來大略經過情形寫在下面

(1)印刷品 可分二種：(一)由團體發行的，(二)由個人發行的。由團體發行的印刷品，除零星不計外，有救國十人團聯合會的「良心」，商業公團的「民意」，及小學聯合會的旬刊，都是我和一蜨臻庠及幾位同志編輯，都是送閱的。可惜經濟有限，不到十期，都停版了。後來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也出一種周刊，內容蕪雜得很，而且有人提倡奴隸道德，反對新思潮，有某校學生，竟和我大開筆戰，真是笑話！我也不要多說了，偌大一個甯波，幾千學生中，新思潮的命運，竟到這般由地，一嘆！

由個人發行的，炸彈是我編輯的，還有一種時鳴鐘，是了煩編輯的，太致尙不錯，現在都已停了。不定期的印刷品，既然壽命很短，不能鑒閱者的望，難道甯波沒有日報嗎？甯波只有一種四明日報，他是抱閉關主義的。不關痛癢的論調，滿紙陳腐的新聞。什麼叫做新思潮——文化進動，他那裏懂得！有人叫他「嗚呼報」，「水火盜賊報」，真是話非無因。但在此時能在甯波文化運動史中，放一大光明的時事公報，就產生了。

我們幾個同志，要顯出甯波文化運動的色彩，所以創辦這個報紙。出版後，果然受大多數人的歡迎。但是除了一蜨痴民塵芥靜廬幾個朋友外，却沒有什麼人來發表意見，可知這樁事，還沒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這是我們積極運動聲中的悲觀！

印刷品大略這樣，現在且談演講罷：

新 人

各地文化運動調查的——批評

(2) 演講 小學聯合會的演講部長是臻庠，救國十人團聯合會演講部長是我，還有各界聯合會演講部長，我可記不清了。這幾個團體的成績，頗為一般人所稱道。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也有演講部，除露天演講外，又常常到戲院等處去演講。

從演講而想到表情演講，所以去年我們有表情演講團的組織，大略如新劇，歡迎的人很多。過去的情形，已經談完了，在那永續不斷的路程上，我們應該本着奮鬥的精神去做！

「九」安慶的文化運動

友 鸞

安慶說起來也是一個四通八達的省會，但是新文化在安慶，可就沒絲毫發展力。這是什麼原因？不過安慶人的腦筋太舊罷了！安慶學校也有二三十，學生也有一兩千，何以文化運動不會發展呢？這也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社會不信仰，——安慶的社會有名人物，腦子都是在第十世紀時候造的，於新潮流自然極力去攔阻他了！學生運動，原想社會上幫助；作文化運動，反受社會上排斥，當然沒人提倡的了。第二，受官廳的阻止——沿長江一帶，各商埠，各縣各省會沒一個地方有學生聯合會，和貨檢查所。獨安慶依然存在。學生只有檢查，集會的事體，受官廳優待，——不干涉。——若是實行文化運動，那麼，官廳有所藉口，就要來解散了，這也是一個苦衷。如今我且把安慶的日刊，週刊，三日刊說一說：

「一」民譽報

這報紙，是禁若寒蟬的日刊，與文化運動，沒絲毫關係。——可以說說也罷？因為安慶這地方，自古以來，

不免將他說說。這報每天出兩張，第一張是抄襲的國內要聞，和不關痛癢的國內評論；第二張分兩版，一版是各縣新聞，和皖國月旦；一版是本城新聞，官廳批示，轅門宮鈔，和似通不通的許多文藝；看來真叫人發笑。十筆七十幾歲老頭兒吳藹航。

〔2〕通俗教育報

這報也是日刊，雖然完全是白話，但是撰述人的思想很舊，所以也不足觀，主筆是徐朗宣和張耀宣。

〔3〕第一中學二年級三日刊

這刊刊是第一中學一年級學生，程禔昌何功量幾個人發起的；雖有他級生投稿，成績總不見好。這是經濟和才力缺乏的原因。但是他們對於文化改造，熱心毅力，却叫人佩服。

〔4〕教學

安徽全省各師範學校，都有一種週刊，這是第一師範出版的。但不是做文化運動的刊物。以上四種，就算現在有名，真教人看了可憐，以從還有青年學會報，（第一中學學生組織的）社刊不久都要出版，我們且睜開眼睛等看罷！

通訊一

文化運動名詞之質疑

無爲先生：

我看見貴誌第四五號預告，知道有「新文化運動批評號」的特刊，我是欣喜之極。但是我很不贊成這「新文化運動」的名詞，何以故？我說這「新文化運動」的名詞，根本上不能成立故。我昨日與吳芳吉好友談話，芳吉說：「新舊是時間性的，文化運動用不着新舊來限制。並且「文化運動」的名詞究係何意？若說現時代是「文化運動」，難道古時代是「野蠻運動」麼？」芳吉對於這「新文化運動」批評很多，我不能詳記。我現在把我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感想，分寫下面，請先生指教！

(一)「新文化運動」的名詞，根本上不能成立。例如芳吉所說。

(二)「新文化運動」的人，大都是含有臭味的不關於政黨，即關於一己的利慾滑頭，騙子，等等，實在不能指數。像忠實不黨的人，我的眼裏放得進的，却是很少。

(三)新出版物裏面，千百本雜誌，竟不到一二本有創作的文字，大都譯自外國，連所譯的意思，都沒有明顯。

(四)「新文化運動」我們恐不能受稍微的利益，因為騙子，滑頭，等等利用，這個名詞，將來反受精神上的破

新人

文化運動名辭之質疑

產苦痛！

我把我的感想，大略寫出來了，我不是頑固守舊派的人，也不是絕對懷疑的人，我恐怕我們最親愛的新人將來受精神上的破產苦痛，特地寫這一封信，和閱者諸君商量，並祝先生康健！

王吟雪一二〇，七，一〇。

文化運動釋名

吟雪先生：

你不承認新文化運動名詞，固然有理由，但我承認這名詞，却有更充分的理由，因為新舊雖然含着時間性，在名詞上差別的作用，是不能否認的。再說明白一點：一切事物，在太陽光底下發見，雖然沒有一微塵是新的，但比較的新舊，總是有的；時時刻刻不停不斷推陳出新的現象，也是有的。海潮音第五期，太虛所著的新的唯識論，發端便說：

「山中十日西湖別，堤上桃花紅欲然；乃吾清明日，從淨梵院赴彌勒院，在湖中，泛一葉扁舟，舟次偶然流露於吟咏者。夫桃花之紅，莫知所始；山外之湖，湖上之堤，物皆位之有素；且吾非一朝一夕之吾，居乎山，遊乎湖，玩春色之明媚，弄波影而蕩漾，今豈初度？然人境交接，會逢其適，不自禁新氣象之環感，新意思之勃生也。夫唯識論亦何新之有！然為歐美人，及中國人，思想學術之新交換，新傾向上，種種需求所推遷

激動，嶄然濯然，發露其精光於現代思想之頂點；若桃花忽然紅遍堤上，湖山全景，因是一新，能不謂之新唯識論乎！」

對於新字的認識，很是堅定不移；對於新字的應用，也有正確的觀察，我很以他的說法為然。你現在因為新字含有時間性，便說根本不能成立，豈不是不承認人情上的新傾向，與事物上的新氣象麼？

還有一層：我所肯定「文化運動」的名詞，並沒有新字加在上面，你所說的文化運動，「用不着新舊來限制」無論是你自己加了新字，懸的自射，即使我所肯定的名詞，真個是「新文化運動」五個字，我也沒有錯誤。因為新舊兩個字，只是字面的辨識，並不是事實上的一種門限，但凡字用得通，意思能夠顯明，就不能算是錯誤。既不算錯，那麼你所說根本不能成立，又在我所不能承認的範圍以內了。

至「文化運動」的名詞，意思是顯顯明的。因為文化這東西，雖然時時沾染到人類社會，但沾染到如今，人類社會並不能完全受他的染化，還有一大部分人，沾不着文化的恩惠。人類社會的組織，從開始到現在，不知經過了多少歲月，這文化的發展，還像稚樹的嫩芽，可見文化的進行，如果聽他自由行動，必定遲緩需滯，所以就非謀運動的方法不可。文化既須運動，那「文化運動」的名詞，就當然可以成立，你問我，「究竟有什麼意思？」豈不是多此一問？

再次你說，「現時代是文化運動，難道古時代是野蠻運動麼？」這話，我以為更問得不妥當了！你須知道：名詞固然多是對待的，但一大半都沒有對待。比如我說，「今天吃飯了，」這話如果去求對待，那麼就要說

新 人

文化運動釋名

「昨天是不吃飯的，」才覺得妥當；然而事實上就決不如此。又如你所發行的刊物，叫做新佛教，你從前何曾信過「舊仙教」！我們和你現在結了新人社，從前也何嘗結過「舊鬼社」！如今你用野蠻對待文化，以為現在用了文化運動的名詞，就有如你所說的，「難道古時是野蠻運動？」的疑問，豈不是狠不妥當麼？

總之：我發行這文化運動批評號，是看到大家正在那裏做文化運動，督促文化的進行，使他加速，而各人所用的方法，都不相同，也都有可批評的地方；因此便發行這專號，來批評一番，說明他的得失，并指導他的前進途徑，并不是拿新舊來限制文化，分文化的畛域；這個意思，你應該要明白的；現在你來信質疑，都是從憤怒抑鬱中，吸出來的氣息，未免有點客氣了。

以上所說是答覆你的第一疑問。我原曉得你那疑問不是對本題做的，是感於近來文化運動的現象不佳，心中平時蓄了無數牢騷，偶然拈筆，都想發抒孤憤，所以用墨着紙寫信給我的時候，不自覺而流露許多過富的話；但我照字面來做答覆，就不能不派你的不是，這一層，是要請你諒解的。

又次：你說新文化運動的人……『我的感覺與你完全相同，因為眼前靠着新文化運動營純粹利己的人，多到不可思議，像那新中國雜誌社，就是最好的證據。他的編輯人，嫖賭吃喝的開銷，都從文化運動得來，純以文化運動為投機事業。又編輯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也是專為編輯費的；他的新青年，歸羣益書局發行，每月取一百五十元的報酬，他還以為不足，因此便和羣益書局大爭特爭；結果新青年就以暫時停刊——自五月一日起至今無繼續發行消息——聞於我們。可見這一般人的文化運動，簡直都是金錢運動，掛了

一塊很好看的招牌，來做滑頭的生意，你所下的批評，真是一絲不錯。

又其次：各種雜誌都沒有創作的精神，這或者是少了真正能做文化運動的人，或者是文化運動萌芽時代應有的現象，我都不敢斷定；但我相信這種現象，可以有逐日減少的希望，我絕不抱悲觀，并請你不要悲觀。至說我們將來會受精神破產的苦痛，我當初也有這感覺，但現在已沒有了。現在所以沒有，是因為我能相信我自已，決不至為騙子，滑頭利用，其他社友也各能自信不至受騙子，滑頭的利用，既不至受他們的利用，就永無精神破產可言了。

好朋友！我答你的話完了，我希望你此後遇事不必過於悲觀，但凡我們的前途——我們的理想社會——有一寸餘地容我們走，我們就要走過這一寸，有一尺餘地容我們走，我們就要走過這一尺；別的話也不說了。

一七二〇·七·二五·無為·

致新人月刊社請將上海淫業問題一文譯成英文書

梅益盛通訊處在北四川路一四三號

新人月刊主筆先生：

你們雜誌上一篇豐美的文章，上海淫業問題，很引我注意。上海道德幸福增進會正從事於增進道德情形的問題，我們很喜歡看見別人也向同一方向進行；我們尤喜歡接觸改善上海情形的無訛什麼運動。

新人

致新人月刊社請將上海淫業問題一文譯成英文書

五

我請問你們可能將這文章——關於這問題的——摘要譯出給我們，倘譯費不多，我們可以付還代價。我們要將這書散發於租界，供英人的閱覽。

如你們不能譯成英文，不曉得你們可能允許我們譯出一部分，因為在我們或者是很有用的。你們如能將關於這問題的雜誌寄兩本給我們，我們當奉還報費。

梅益盛一九二〇七二八上海道德幸福增進會

July 28th, 1920

The Editor,

“Hsin Ren Yueh K’an.”

Dear Sir,

My attention has been drawn to an excellent article in your Magazine on the Commercial Vice conditions of Shanghai. 上海淫業問題 The Shanghai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is working at the problem of improving moral conditions, and we are glad to see that others are mo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We should be glad to be kept in touch with any movements towards bettering the conditions of Shanghai.

I wish to ask if it is possible for you to prepare a summary in English of the

matter contained in the article referred to, and if you can supply us with the same, for which we might be able to pay something if the expense is small. We might be able to make use of such among readers of English in the Settlement.

Or if you cannot let us have an English copy, will you permit us to translate portions and make such use of them as we may think might be useful? Further, can you please send us a couple of copies of the Magazine containing the article referred to, for which we can pay your charges?

I am Yours faithfully,

Shae Nam

on behalf of the Shanghai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Shanghai. 29. July. 1920.

答梅益盛爲譯上海淫業問題事

梅益盛先生：

你本月二十八號的信收到了，我們雜誌第二號裏所載的上海淫業問題是要增進道德的情狀，我們很喜歡別人和我們聯合起來去做同一的事情。

新 人

答梅益盛爲譯上海淫業問題事

七

這號裏第一部份是詳叙上海娼妓的歷史，意思是要使對於這事有趣味的讀者，——游冶子——曉得上海娼妓逐年增加，好像進化的路上放了巨大的障礙物，並希望得到那願意接觸增進上海情形的舉動之人的同情。

但我們沒有時間去摘出綱領，譯成英文，我們只能指出這文章裏頭什麼地方是緊要的。你可以譯出，使租界上看這書的英人，得點用處。

王無爲，一九二〇，七，二九。

覆王無爲望協力與惡魔宣戰書

王無爲先生：

我很喜歡得着你們的回信和幾本雜誌。我希望這幾本雜誌，有很大的用處。我祝你們成功，我們並願意大家協力，去與上海的惡魔宣戰！

上海道德幸福增進會，梅益盛，一九二〇，七，二九。

Mr. O. W. Wang

July 29th. 1910.

Dear sir I am much obliged for your kind reply to my letter, and for the copies of the magazine—of which I hope to make good use. I wish success to your efforts, and hope we may find ourselves in co-operation in fighting the vice evils of Shanghai.

Yours sincerely

Shao Hsuan

中國小說史大綱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編一冊(二編續出)

定價三角 (七折)

張靜廬先生著

內容

目次

- 第一卷 小說的定義與性質
 - 第一章 小說的名稱
 - 第二章 小說意義
 - 第三章 小說的性質
- 第二卷 小說的沿革
 - 第一章 小說的胚胎時期
 - 第二章 小說的演進時期
 - 第三章 小說的發達時期
- 第三卷 現代小說的思潮
 - 第一章 歐美小說入華史
 - 第二章 現在小說潮流
- 第四卷 小說的派別與種類
 - 第一章 小說的派別
 - 第二章 小說的種類
- 第五卷 (附刊) 傳奇與彈詞
 - (1) 傳奇 (2) 彈詞

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七七號泰東圖書局編譯所編譯(新潮叢書文學系)
 上海四馬路一百二十四五號泰東圖書局發行(外埠各大書坊寄售)

新人

覆王無爲望協力與惡魔宣戰書

新 人 覆王無為望協力與惡魔宣戰書

10

蔡元培先生審定

國語組織法

蔡曉舟先生著作

小學教員師範學生 不可不看此書
研究語學做白話文 不可不看此書

書已再版 定價四角

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發行

解放畫報

第 三 期

- 評論 劃除野蠻婚姻制度和改革的方法 朱樸
- 打破金錢和契約制度的婚姻 馬志超
- 男女社交和婚姻問題 斐君健
- 女校封鎖政策能不能防範女子 谷劍塵
- 思潮 女界不可少的人才 范杏英
- 解放女子的要點 賈觀灼
- 廢除穿耳(一) 嚴慎子
- 廢除穿耳(二) 周劍雲
- 新聞 女子運動社宣言 惡婚姻制度的徵象
- 改革舊式家庭的意見

- 杜威夫人演講「男女同學問題」 每冊二角
- 智識 科學常識(三) 顧肯夫 一分
- 詩 獨居吟(韋閣芝詩) 顧肯夫 上海交通
- 春游感懷 朱沐惠 路
- 現在的女子 羅繡絹 新民圖書
- 劇本 結婚的早晨 潘公展譯 館發行
- 小說 護照 陸潔父 上海四馬
- 慈善家 姚朕 路
- 生命 徐卓呆 泰東圖書
- 我死也不回去了 鄭鷓鴣 局代售

附錄

廢娼會籌備事務所致時事新報函

時事新報主筆先生鑒：

閱七月四日大報新聞「救濟妓女之猛進」一則，有上海廢娼會致函妓女救濟會籌備處，將上海廢娼會籌備事務所合併，改名上海妓女救濟會等語，其下具名，為王無爲等。王無爲等茲謹聲明，實全無其事。無爲等前組廢娼籌備會，誠念娼妓生活，非人所能堪，妓女制度存在一日，即有數十萬女子遭慘無人道之待遇。在此文化運動聲中，衆皆集矢於社會問題，獨茲娼妓制度，則無人加以攻擊，甚且躬參文化運動，猶以彼可憐無告之女子為玩物。於是乃欲組廢娼會，為救濟機關。嗣因組織廢娼會，事鉅責重，恐非數人之力所能辦。乃先組廢娼會籌備事務所，盡發起之責，且為徵求同志之機關。在會人等，方謂如此改造事業，社會必表同情。乃第一次發刊宣言，新申報即譏為「應時妙品」。全人慚誠信之未孚，且憤社會之冷酷無情，乃汎而修過，並從事實際之運動，不為紙上空言。故月餘以來，微論紙上計畫，不敢妄登報紙，即實際進行情形，亦不欲形諸筆墨，今李齊民諸君子，既組織妓女救濟會，期合力以共圖，在全人誠禱祝之不遑，即合併亦何惜！縱此次該會所發表之函件，非全人所與知，但有利於社會，則全人亦不必斤斤於聲辯，沽遠嫌之名，得阻

新 人

附錄

撓廢娼運動之實。第念掠美亦非良德，協力必先與謀，今事前一無聞知，事後率爾承認，內疚神明，外亦無以對熱心廢娼運動諸君子。用特致函大報，暴其真情，藉表同人不敢掠美之苦衷。尙望假以餘白，代爲披露，幸甚。此請大安，七月五日王無爲張靜廬趙南公王靖全上。

廢娼籌備事務所難上海總商會書

上海總商會鑒：

閱報得悉貴會會上書公共租界工部局，請其優待歌妓，曷勝憤慨。夫娼妓之當廢，盡人而知之，廢娼必須有權力者之維持，亦爲當然之事勢。今工部局以遏止淫業之本懷，爲實力之取締，吾人方膜拜之不暇，而貴會羣公，竟以函請優待歌妓聞，何其肺腸之特異於恒人，而舉措之不遵理性耶？綜羣公上書之理由，不外爲商務發達之一語。不知上海商務之發達與否，全視內地商人之肯來與否以爲斷；今內地輿論，咸以上海爲淫疫傳染之區域，梅毒製造之場所，其商人多裹足而不前；苟能一旦肅清，則上海之繁華，可立而待。羣公今願謂維持歌妓之生涯，即所以增進上海之商務，誠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也！以吾等所知，羣公擁有巨資，狃於積習，月有念九日，從事狎遊，故視娼妓爲日用必需之品，貪暫時非分之樂，而忘傳染淫疫，製造梅毒之巨患，且將引起社會之不平。苟流連而忘返，行無地以自容，惟當及茲大禍未作，盡懺前非，爲將來留容身之地耳。若必倒行逆施，極非分之人欲，爲娼妓之護符，激社會之不平，引劇烈之革命，夫豈羣公之福利者！雖然，

此特言其遠大，容未足以促羣公之覺悟。試再言其淺近者可乎？娼妓亦人也，夫孰非恒人之妻女姊妹！特不幸而爲娼妓耳。今羣公亦有妻女姊妹，而國家法律，又無保護羣公妻女姊妹不爲娼妓之專條，羣公見兔顧犬，對娼妓制度，猶當力予掎擊，今外人爲廢娼之運動，羣公竟從而阻撓之，意者羣公殆爲娼院主者之苦語，凄言所惑蔽乎？苟其不然，則羣公豈夫無妻女爲娼，子弟敗德之虞心，亦何忍而出此！總之：娼妓制度之不可留，與目下取締娼妓之必要，凡有人心，皆同此感，羣公皆商界巨子，允宜效美國商人之所爲，努力於廢娼運動，節游冶之資，造社會之福，萬不宜阻撓廢娼之進行，保留社會之污點，貽商人之羞，遺子女之毒。否則將爲社會集矢之的，斷非羣公之福利也。此外羣公所上之書，重在爲『長三娼妓』辯護，故特分娼妓爲歌妓非歌妓兩種，實則上海目下無歌妓，羣公此言，僅足以蔽外人，稍悉上海情形者，皆不信其言。吾亦願羣公之自行更正。否則他日『長三娼妓』皆陽懸書寓之牌，以避干涉，則羣公教唆之事實，亦將不齒於社會。羣公縱百口以自辯，亦當無爲羣公原諒者矣。敬此奉聞，唯垂覽焉。

王無爲張靜廬趙南公王靖同上，七月八日。

外國匯兌詳解

吳應圖編

定價一元

銀行家 貿易家 均大注意

本書特色

- 一 既詳理論復重實踐
- 二 名詞皆採我國通用者
- 三 舉例悉準我國現况
- 四 附圖五十四幅按圖索解瞭如指掌

本書內容

- ▲ 匯兌意義
- ▲ 匯兌市價
- ▲ 匯票摘要
- ▲ 匯兌平準
- ▲ 市價算法
- ▲ 互匯市價
- ▲ 市價變異
- ▲ 異例匯兌
- 金利關係
- 間接匯兌
- 市價變動
- 貿易關係
- 匯票種類
- 銀行實務
- 其外子目數
- 百不及備載

上海四馬路

泰東圖書局發行

爲什麼？

有個要到普陀避暑的朋友，問我你去長沙做什麼？

我說看看劫後的長沙。他說看劫後

的長沙有什麼趣味？

還是同我去普陀罷！

我問他，去普陀爲什麼？

他說，我也不曉得爲什麼？

我說，你

既不曉得爲什麼，何以自己要去還不算，並要帶我一道走？

他說你不要問這個了，爲什麼，到了那裏就知

道，何必說呢？

唉！真的麼？

如果真是這個樣，那就不如直捷爽快，一直向死的路上去，什麼長沙普陀，都不

必去了。

到底是誰熱？

我說熱極了！

一手揮汗珠，一手寫文稿，鎮日無暇時，早晚不休息，這樣做，到底是爲

誰？

張靜廬說：

家熱何如路上熱，文人熱又何如苦工熱，苦工挨熱都不知究竟是爲誰，你又何必自計較呢？

這時偏有個木匠立着對門熱瓦上，斧子鑿子響丁丁，太陽晒得皮肉紫，好像特地和我相比較，微微笑說

「到底是誰熱？」

「王無爲」

吃苦飯

三碟小菜一碗湯，日日見面無佳味，我以為是吃苦飯了。

出門遇着洋車夫，團團圍住老虎灶，

手拿燒餅乾乾咬，也無菜來也無湯，才知道我們雖然苦，還有苦中苦，像那洋車夫，才是真正吃苦飯。

「王無爲」

聽聽——看看——好！

三更後，不睡覺，出門去做夜遊神，遇着個好朋友，問我去那裏？我說悶極了，出

新 人

新人之聲

來吐吐氣。那朋友說：我有個地方，真好！你同我去罷。跑到一人家，聽聽……呼呼吸吸——鴉片聲！悉率率——紙牌聲！滴達嘩哪——骨牌聲！嘻嘻哈哈——男女譁笑聲……看看……人面一般都像鬼，洗汚須決大江水！好！真是好一幅地獄畫圖！

「王無爲」

此地無有鴉片館

一個小弄口，夜裏立着一個人，張目四顧，好像晚秋的飢鷹。我問我朋友，他們立着爲什麼？朋友說：這是一塊不賣鴉片的招牌，他是怕人枉顧，所以才用這麼一塊活招牌，遇着行人，便說：「此地無有鴉片館。」

「王無爲」

山東 濟南

齊魯通訊社

代售各種關於新文化運動的書籍雜誌

新人社介紹

「三」錄員社 社人新

姓名 通訊處

盧懷隱 蚌埠中國銀行

震漢 浙江桐鄉于興茂轉

黃希純 廣州東關海旁東街又八十號

黃光清 上海巨額達路上海學生會紗帶工廠

黃琳 杭州橫河橋下四十七號

張靜廬 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一百七十七號

周叔賢 江蘇如皋師範學校

汪夢華 上海新開路醬園弄九十一號

王吟雪 浙江甯波白衣寺新佛教社

新人社消息

新人第四期文化運動批評號，稿件多出意料以外，現改分三期刊行，三期皆為文化運動批評號，以上中下別之。秦谷兒號則改在第七期出版。

此間上海道德幸福增進會英人梅益盛，來函請本社將上海淫業問題號內，上海淫業問題一文，譯成英文本，裨彼得以在英人方面傳布，其譯費由彼付給；函中並謂如不能譯，則請許彼自譯；本社新人月刊編輯王無為當即覆書，告以無暇譯成英文，僅能許其自譯。

七月二十五日，新人社開第二次聯誼會，到者為陳伯熙，鄧演存，朱樸，孫錫麒，汪夢華，王靖，陳方，趙南公，張

新人 新人社消息

二

靜廬王無爲十人，其餘因雨不到。是日曾討論改組編輯部及組織審查會審查新人叢書事宜，但須繼續徵求同意，故並未決定。

社員住址，近多更迭。茲錄之如下：王無爲通訊處改湖南長沙北正街民國日報社。陳輝漢改上海孟納拉路富康里四八四。吳益論改江西南康塘江圩，新大街益泰和號轉楊眉寺吳德豐號。鄧演存改上海平德路慶安里七八一。葉福綿改上海新聞路一四六七。周曉蘭陳攸序改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七號。朱以書改徐州南關外買賣街泉源公轉。德榮改天津老鐵橋，順直水利委員會滑調伯轉。徐益楸改上海白克路競雄女學轉。汪自新改杭州荐橋街寶善巷五號。

本社社員散處各地，如對本社不常通訊，則精神易於渙散，今社中決請各社員，以後如有遷居或轉學，須以函報告本社，此外如對社會有所盡力，亦當報告，望各社員勿忽視此事。

又社員陳方王無爲，鄧演存孫錫麒朱橫等，均主張將社員年齡及現在何處何校肄業，或經營何事，一律由月刊宣布，亦望各社員即自開列函知本社，以便公布。

新人叢書決歸泰東圖書局發行，茲商定條件如下：新人叢書，如取版稅，由泰東圖書局付一成書價，如取版權，付費不得在一元以下。其利益則由著作或編譯之人享之。

本社月刊編輯王無爲，現應長沙民國日報之招赴湘，期以三月回滬，但對月刊，仍負相當之責任。

救國日報

館址上海霞飛路仁利里

一六三號

定報章程

本埠逐日送每月六角三月一元七角半年二元三角全年六元零售銅幣三枚

本國及日本境內逐日寄每月七角三月二元半年三元八角全年七元

歐美各國二日寄三月三元八角半年七元全年十二元

以上均照大洋計算報費先寄郵票九五折

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第一日每行大洋八角第二日至第七日每行大洋六角第八日以上每行大洋四角短行五十字起碼第一日每字大洋一分第二日至第七日每字大洋六厘第八日後每字四厘多者以十字遞加後幅減半

歡迎轉載

編輯發行者 上海孟納拉路富康里四八四號
 編輯所 新 人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泰東圖書局
 上海孟納拉路富康里四八四號
 王 無
 上海福州路一二五號
 趙 南
 發行所 趙 南
 代理人 各 大 書 坊
 印刷者 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費

全卷十號大洋一元 零售每號一角至三角
 本號售大洋二角 郵票代價不折不扣

郵費

本 埠 每册一分 每卷十分
 本 國 每册二分 每卷二十分
 日 本 每册二分 每卷二十分
 歐美各國 每册八分 每卷八十分

廣告刊資

底封面		封面內		底封面內		正文前面		及正文中	
全頁	每册四十元	全頁	每册三十五元	半頁	每册十五元	全頁	每册二十元	半頁	每册十二元
全頁	每册一五〇元	全頁	每册一三〇元	半頁	每册六十元	全頁	每册八十元	半頁	每册四十八元
全頁	每册七元	全頁	每册七元	半頁	每册七元	全頁	每册七元	半頁	每册七元
全頁	每册七元	全頁	每册七元	半頁	每册七元	全頁	每册七元	半頁	每册七元

中華民國九年八月十八日發行

每大瓶 售洋二元

人造自來血

每小瓶 一元二角

(主治概要)

氣虛血虧 面黃肌瘦 怔忡不寐 寤寐不安 瘦弱多病 呆滯消胃 未老髮白 精神萎靡 婦女血虛 小兒體弱 性味甘和 時可服

呼吸香膠

此膠為順氣化痰生津止咳 能助肺經呼吸之良藥凡患 氣管炎熱肺萎咳喘哮喘氣 急臥不安枕寒咳痰咳一切 肺病不論新起舊患重症輕 症一經此膠入口立能化痰 為水常服可免肺患
每盒兩元 每打二十元

女界寶

女子體虛手足痠痛經水不 調赤白帶下痛經難產胎前 產後手足浮腫腰骨痠痛等 症服之能滋陰補虛榮養新 血安胎保產舉子必健誠婦 科之至寶也

每瓶洋一元
每打洋十元

本藥房專運歐美各國 原料藥材承辦軍營醫 院一切醫療用品外科 傷科牙科產科器械刀 件綳帶藥棉化驗器具 照相材料附屬用品牛 痘刀管及冬令應用之 象皮熱水袋煖腳壺熱 水瓶各種魚肝油老牌 牛肉汁并婦女化粧香 品凡香水香皂香油香 蜜雪花粉凍瘡藥等一 應齊備又自製補生治 病各種經驗良藥四時 衛生藥品新鮮牛痘苗 各種花露以備社會上 不時之需并另編衛生 指南一書詳載各藥名 目及功效服法函索即 寄倘荷 各界惠顧無 不推誠相待以表歡迎

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謹啟